

小马倌和"大皮靴"叔叔

XIAOMAGUAN HE "DAPIXUE" SHUSHU

颜一烟 著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小马倌和“大皮靴”叔叔

颜 一 烟 著

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内 容 提 要

内容描写东北抗日联军中一个小战士的战斗故事和成长过程。

书中的主人公小马倌姓江，爸爸叫鬼子抓走，妈妈也被踢死。小江当了小长工，给地主放马牧羊，成天在山里跑，磨练出了一身胆量和打野物的本领。后来，小江不堪地主虐待，逃了出来，经过一番曲折的过程，终于参加了抗日联军。

小江的机智勇敢，深受战士们喜爱，特别是他找野物的本领，为部队给养解决了不少问题。大家亲热地叫他“江副官”。“江副官”和同志们一起活跃在雪山密林间，出色地完成了许多战斗任务。但他那未经改造的野性子，又与部队的纪律格格不入。以后经过部队同志和“大皮靴”叔叔的培养教育，以及战斗生活的锻炼，小江逐渐成为优秀的抗联小战士。

书中生动地刻划了小江这一少年英雄的形象，值得小读者们学习，同时也能帮助读者了解当时抗日联军的艰苦斗争。

一

我们的小马倌，姓江，生长在东北农村，是雇农的儿子。他祖祖辈辈受大地主的残酷剥削，真是房无一间，地无一垅，三天两头揭不开锅……这都不说。到了他爸爸妈妈那一辈，地主的剥削更残酷了，都说：扛活儿的“吃的是猪狗饭，受的是牛马苦”，其实呀，地主家的猪狗比扛活儿的吃的好得多，地主家的牛马比扛活儿的享福得多啊！猪狗还能吃得着粮食，牛马病了，地主还着急地请兽医来给治；可是，扛活的呢？一年到头，吃糠咽菜，累病了甭说地主给治，跟他支几个工钱自己去买点药都不行呀！

可是，就是这样的苦日子，也过不长！

日本鬼子到村里来抓“劳工”。地主、狗腿子、汉奸们一核计，就把江大爷送去当“劳工”了。

江大娘哭着叫着，死拉住不放，一个日本鬼子骂了声“八格牙路！”一脚就把江大娘踢出去老远。

地主哈哈地笑着向那些哭哭啼啼的家属们说：“哭什么呀？上鹤立岗背煤，给你们挣金子回来，那还不好呀！”

鬼子汉奸们连打带骂，赶着那些“劳工”们出发了。

我们的小马倌，那时候才只有八岁，他也哭着喊着不叫鬼

子把爸爸拉走。可是，他的哭叫，又顶什么用呢？……他一直跟着爸爸出了村。

爸爸说："好孩子！别哭！鬼子是兔子的尾巴，长不了！回去好好照顾妈妈吧！告诉她别难受！有报仇雪恨的那一天！"

直看着鬼子们押着爸爸走得没影了，他才回到村子里来。可是，一走进自己的小马架，他就怔住了！

在又低又暗的小马架里，妈妈躺在炕上，刘大婶坐在旁边，低着头直擦眼泪。

他一下子就扑了过去，趴到妈妈身上，急叫着；"妈妈！妈妈！"

大婶说："妈妈叫鬼子给踢坏了！"

"妈妈！妈妈！……"

妈妈慢慢睁开了眼睛，拉住了他的手，看着他，半天，半天，挣扎着说出来一句话："好孩子！报仇！……"眼睛闭上了，从此再也没有睁开。

眼泪一滴滴地落在了妈妈的身上，他想着爸爸，想着妈妈，嘴里翻来复去地说着这两个字："报仇！报仇！报仇！……"

…………

为了小马倌的名字，以前这两位老人商量过不只一回了，爸爸说："一定给孩子起个大富大贵的学名，穷死累死也得供孩子念书，将来得个一官半职，也给老江家改换改换门庭啊！"妈妈说："得起个大吉大庆的学名，不求中状元作大官光宗耀祖，但求吃口舒心饭，不讨这下眼食啊！"可是，爸爸妈妈还没

来得及把这个“学名”商量好啊！就……

我们的小马倌，就是这样，连个“学名”都没有，村子里，大人小孩就都管他叫“小江”。



比豺狼还狠的地主，连八岁的孩子也不放过，还要在小江的身上榨油哩！

地主把小江叫了去，拿着厚厚的一本帐簿，指着一个地方向小江说：“这是你爸爸欠我的钱！——父债子还，拿来吧！”

小江不认识字，可是，他光知道地主欠爸爸的工钱，多会也没听爸爸说过欠地主的钱呀！就摇摇头说：“我没钱！”

地主说：“那你就以身抵债，到我家当长工来吧！”

八岁的小江，刚识数，刚能数过来猪的数目，赶出多少头猪，能如数赶回来，就当上了“猪倌”——给地主家放猪去了；刚能记路，钻进了那九道岭十道弯的山林里刚能对付着回来，又当上了“羊倌”——爬山越岭地给地主家放羊去了；他长得刚高过地主家那匹大洋马的肚子，就又当上了“马倌”——满山遍野地跑着给地主家放马去了！

长白山上的雪，长年也没有个化；小江那件丝挂丝、缕挂缕的衣裳，长年也没有离过他的身；他那个小肚子呀，长年也

没有吃过一顿饱饭！

有时候，村子里好心的大爷大娘们，也想帮帮他的忙，给他点什么。可是，那时候，村子里的好心人也都是穷人呀！自己一家人都吃不上穿不上哩，哪儿还给得了别人什么呢？我们的小江——这个没爹没妈的八岁小娃娃，能够活下去，主要就是靠“山”。

能咬得动的，生着吃；能煮得烂的，煮熟了吃——山里能吃的东西，小江差不多都尝遍了。什么好吃，什么不好吃，什么季节能有什么吃的，他都知道得清清楚楚的。

不但吃树上长的，地里结的，他还能吃山上跑的哩！

他能拿木棒子打野兔，拿马尾儿套山鸡，他能从洞里掏黄皮子的小崽儿，到后来，他还学会了拿烟熏刺儿猪哩！

吃活物可比吃死物难多了，小江这些个本事，学得可是真不易啊！

有一天，小江又在山上放羊，羊满山跑着找草吃，他也满山跑着找野物吃。跑着、找着，又遇见狼了。在山里遇见狼，可不是一回了，每回他都是大声吼着，敲打着，有进山打猎的、采药的，或是别的羊倌听见了，也都赶过来帮着一块喊，人多势众，狼也就吓跑了。可是，这一天，小江喊了半天，除了山上的回音，没一个应声的，这会儿山里再没别人了。

狼追上了一只羊，下嘴就咬。小江一看，自己心爱的羊要叫狼吃了，急的什么也不顾了，举着根大木棍子追过去就打，狼叼着羊脖子拖着就跑，小江紧紧地追，从狼嘴里往外抢羊，狼狠狠地向小江扑去，小江连忙窜开，可是已经叫狼那一爪



子，把他的破衣裳连肉给撕下了一大块，鲜血直往外流。他也顾不了这些，这时候真是连命都豁出去了，怎么也不能叫狼把羊吃了啊！他知道狼最怕打腿，就使出全身的力气，狠狠地给它来了个扫脚棍。那只狼嗷嗷叫着，吊着一条腿，三只脚一窜一蹦地跑了。

小江赶紧抱起了那只羊，一看，伤得不算厉害，就是脖子上叫狼咬了几个小窟窿，他从被狼咬破了的袖子上撕下了一条布，给它裹了裹，然后抱着它坐在地上，看着跑远了的狼的后影，跟羊说："咱要是有把刀，或是有支枪，该有多好啊！那咱俩就都受不了伤，还一定能把它打死！——狼可比兔子大多了，一只狼的肉，能吃好几天哩！你说对不对？"

他可真累坏了！多么想在这块地方饱饱的吃一顿，香香的睡一觉啊！可是，天快黑了，他得快点把羊赶回去了。他怕那只伤羊再累坏了，就抱着它走，可是自己胳臂也受了伤，实在抱不动，就又放下来，背着它……

好容易，好容易，一只不少，把羊都赶回来了。

黑心的地主，一见有只羊受了伤，立刻就急了眼，不问青红皂白，把小江吊起来就是一顿毒打，直打到都快断气儿了，别的长工给说着情，才算把他给放下来，还怒冲冲地说："再罚一年工钱，赔羊！"

小江躺在马棚里，越想越憋气，咬牙切齿地骂了一阵："他妈拉巴子的！你这黑心的地主，比狼还狠！……我为了你的羊跟狼拚命，狼没咬死我，你倒差点把我给打死！你这没良心的王八羔子！老子干嘛给你卖命！"骂了一阵之后，他想站起来就走，谁想，打得太厉害了，他连站都站不起来了！

还是穷人帮穷人，别的长工们，这个抽空给他送点水，那个偷偷给他送口饭，他跟一个长工大叔说："我宁可在山里跟狼打一辈子交道，再也不在这儿受他妈拉巴子地主的气了！"这个长工大叔当他是说气话，没在意。谁知，他的伤才好了一点，刚能站起来走动，就真跑了！

二

有一天，东北抗日联军的一个大队，打完了鬼子，满载着胜利品进山了。

这山，好象自从下雪以来从没有人走过。地上厚厚地铺着一层白毯子，有的地方叫山林里的野兽，象绣花似地在这白毯子上给绣上了各式各样的花朵。

山道越走越窄，队伍成单行，顺序前进着。前头的给踩了道，后头的踩着前头的脚蹓子走，紧后头的同志们，就拿些个树枝树叶子什么的，把所有的脚蹓子都给消灭了。

大队走进了深山密林。

忽然，前头踩道的同志发现：雪上的脚蹓子特别乱了，仔细检查了一下，又发现：在一些普通鸟兽的脚印里，还夹杂着一种特别的脚印。是猴子的吗？普通猴子的没这么大，样子也不完全象；说是人的吧？可又不大，也就五六寸长，样子倒是有点儿象人的脚印。可是有什么人能够光着脚在这样的冰天雪地里到处跑呢？而且还这么小？——照这脚印的尺寸看，要真是人的，那这人顶多也就是十岁左右！十岁的孩子能一个人在这样的深山密林里跑？难道说是什么怪物的？——同志们一路猜测着，好奇地顺着这奇怪的脚印往前走。

走着走着，到了一棵大松树底下，那奇怪的脚印忽然断了。在队伍的前头走着的一个大个子，是第五班的班长，他看那脚印在树底下断了，就抬头往树上看了看——这是棵老松树，足有两围粗，针似的绿叶子，一层一层密密实实地把天都遮严了，看着那上头黑胡胡的有个东西，可看不清是什么。——正观察着哩，忽然，大雪花象倒了个面口袋似地，蒙头盖脸地洒了下来，把他的眼睛都给迷住了。他赶忙往下扑拉脸上的雪，再抬头一看，只见忽地一下子，象猴子似一个东西，

从这棵树窜到另一棵树上去了。

同志们都以为是个猿猴类的野兽，就说打下来瞧瞧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。

大个子班长举起枪来就朝那棵树上瞄准。可是，瞄准了刚要扳枪机，忽地飞来了一个石头子儿，不歪不偏，正正打在他的手腕子上。大个子班长疼的“哎呦”了一声，手里那杆枪，差点儿掉在地上。他气得骂了一声，又举起枪来，刚要再瞄准，只见嗞楞一下子，那个象猴子似的东西，又窜到另一棵树上去了。大个子端着枪又要朝那棵树上瞄准，猛然觉得头上又有个什么东西飞来，赶忙一低头，他的军帽就叫一块小石头给打下去了。

“好枪法啊！——别伤着他！”指导员一边夸奖着，一边就急忙拦住了大个子班长，然后又向几个同志悄悄说了几句什么。

一霎时，蹭、蹭、蹭、蹭，转圈儿的几棵树上全都上去了人，正正地把小东西待的那棵树，给围在了正当间儿。

指导员站在底下朝树上高声喊：“我们是东北抗日联军，我们是专打日本鬼子，不打好人的！你要是个好人，就赶快下来吧！”等了一会儿，上边那个东西，不出声也不动。他又喊：“你要是人，就答应一声呀！别害怕！我们决不伤害你呀！”又等了半天，上头还是一点动静也没有。指导员朝大个子班长努努嘴，大个子班长把大枪往身上一背，蹭蹭就往当间儿的那棵树上爬。

上头那个小东西，一看有人上了树，就又要往旁边的树上

窜，可是周围树上全有人，怎么办呢？他就拚命朝上爬，爬的那个快呀，真可以说是：象猴子那么灵，可是，没有猴子那么轻呀，上头的树枝子禁不住了，只听“咔嚓”一声，一个大树枝子劈下来了，那个小东西想窜开已经来不及了，骑着那个树枝子，悠悠晃晃地掉下来。树底下的同志们一看，赶忙奔过去抱住了他……。

原来，这个小东西，不是猴子，更不是什么怪物，却是小江。

小江自从地主家跑出来之后，就一直在大山林里象个猴子那样地生活着。渴了吃几把雪，饿了找点野食；遇见了野兽，打得过的，就弄死吃了它；打不过的就跑——就这么着，小江被逼着练会了一身本事：翻山越岭如走平地，几丈高的大树，玩儿似的就能窜上去；这回，是心慌了，没注意那树枝子粗细，能不能经得住他，这才掉下来，叫人家给逮住了！

同志们一看：原来是个小孩儿，看样子顶多十岁出头，又瘦又小，身上横七竖八地缠了一些杂样的兽皮，怀里揣满了石子，脸上乌漆麻黑的，就是两只大眼睛闪着锃明锃亮的光辉。大家都挺奇怪：这么个小的孩子，怎么一个人在这样的大山林里跑？又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本事呢？……

同志们端详着小江，小江可也正端详着这支队伍哩！看看这个，看看那个，心里暗暗琢磨着：“这可是些什么人呢？说是当兵的吧，可又有不少穿着老百姓衣裳的；说是老百姓呢？可又都拿着枪——拿枪的还不是兵？对，拿枪的就是兵，那么，是什么兵呢？当然不是鬼子兵，可也不象走狗汉奸队，要

是走狗汉奸队，早就打上人了！——管他什么队，反正当兵吃粮的没好人，得提防着点儿……”

他心里正琢磨着哩，忽然，一个人走到他跟前，拉着他的手，挺和气地问他：“小弟弟：你叫什么名字呀？怎么一个人在这大山野林里啊？”

小江一看这个说话的人：有三十多岁，个子挺魁梧，浓眉大眼，没说话先笑；穿一身旧军装，上头补着好几块颜色不一样的补丁；脚上穿一双大皮靴，特别招眼，靴统长到他的磕膝盖，上头贼光贼亮的，底下可胡着一层泥，鞋后跟上还钉着锃亮的一个洋铁箍，小江知道：那是为了踢马的——这是鬼子官穿的大皮靴啊！看着、看着，他仿佛看见了：这双大皮靴铿锵铿锵地在雪地上踩着，连踢带打把爸爸押走了！……这双大皮靴狠狠地踢在了妈妈的肚子上……妈妈拉着他的手看着他，半天半天挣扎着说出来一句话：“好孩子！报仇！……”

“报仇！报仇！……”小江狠狠地自己在心里说了这么一句，转身就走。

他觉着后头象是有一个人紧紧追了来，就赶忙加快了脚步拚命跑，跑到一棵大树底下，他刚要往上窜，谁想后头那个人一把就把他拉住了，一边还听他说了句：“小弟弟！别跑啊！”

他一看：嘿！正是穿着日本鬼子官儿的大皮靴的那个人，他还披着一件鬼子的黄大衣哩！——看那样子，准也是个官儿，他瞪了他一眼，甩手就又想走。可是没甩开，那人劲儿真不小，拉的他可紧哪！

那个穿大皮靴的官儿紧紧地拉着他，还是那么眯眯笑着，问他：“我说话你不懂吗？小弟弟？”

小江一看，那个人虽然穿着鬼子的大皮靴，可是一点儿也不象日本鬼子那么凶，说话挺和气，一口一声“小弟弟”，——长这么大也没人这么叫过他呀！他就站住了，翻着大眼睛看着他，一句话可也不说。

穿大皮靴的官儿见他不言声，就又解释说：“小弟弟！你放心吧！我们决不伤害你呀！刚才，大个子班长不知道在树上的是个什么，所以就要拿枪打，要知道是个孩子，他也不能动枪啊！——你刚才没听见我喊：‘别伤着他’吗？”

小江定睛一看：好象真是夸奖他“好枪法”，又叫“别伤着他”的那个人，可是，他又为什么穿着日本鬼子的大皮靴呢？……

那个穿大皮靴的官儿上下打量了他一番，就拉住他的手，笑着说：“别害怕！小弟弟！我看得出来：你一定是穷人家的孩子，是个受苦人啊，对不对？——告诉我呀！你怎么不说话呢？”

“他是个哑巴！”后边谁赶过来说了这么一句话。

小江一听，就冲冲地顶了他一句：“你才是哑巴哩！”回头一看，原来就是要拿枪打他的那个大个子。

大个子故意钉问他：“既然不是哑巴，那就说说吧！你叫什么名字？家在哪儿？为什么一个人在这大山里跑？”

小江歪着个脑袋，翻着大眼睛瞪着他，嘴闭得比缝起来的还紧。

穿大皮靴的官儿见他不说话，也不勉强，就把旁边一根倒木上的雪扑拉扑拉，按着他坐下，然后从背兜里拿出来一块干粮，递到了他的手里，一边说：“你一定饿了吧？我们也没什么好吃的，这是我们在屯子里跟老乡买的，不多，快吃了吧！”

小江手里托着那块干粮，眼睛却看着那个穿大皮靴的官儿，心里想：“真奇怪：这到底是怎么档子事呢？这伙子当兵的，不但不打人不骂人，怎么还给我吃的呢？……”

穿大皮靴的官儿见他拿着干粮直发怔，就催他说：“吃啊！快吃啊！我知道你早饿了——快吃吧！有什么事儿回头再说！”

小江的肚子咕噜咕噜直叫，他就想：“对！有什么事儿，吃完了再说！”连看都不看，往嘴里一塞，大口大口地嚼了起来，那么大一块东西，三口两口就吃完了。真香真甜啊，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啊！——这才想起来：怎么没瞧瞧吃的是什么呀！

穿大皮靴的官儿一看他大口大口吃的那么香，就猜着这孩子准是在大山里待了不少日子，多少天没正经吃过东西，一定饿坏了，就又拿出来一个给了他，又从身上摘下了军用水壶，一边递给他一边说：“喝口水，慢慢吃，别噎着！”

小江接过水壶，咕咚咕咚喝了一气水，就赶快瞧瞧手里这第二块干粮：原来是红高粱面作的窝窝，这是正经粮食啊，真的，他有多少天，不，多少年没吃过这么好的东西了呀！

穿大皮靴的官儿笑眯眯地看着他，亲切地问他：“小弟弟！你叫什么？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大山林里？你的家在哪儿？你

的爸爸妈妈呢？”

小江举着那个窝窝送到嘴边刚要咬，一听这些话，就怔住了，张着嘴，举着手，一动也不动，两只大眼睛直直地看着他——大皮靴官儿看出来：在那眼睛里，燃烧着一股多么强烈的仇恨的火焰！他心里明白了一半：这一定是个没父没母的孤儿啊！他坐在他的身旁，紧紧搂着他的肩膀，非常亲切慈祥地说：“吃吧！吃吧！吃完了就跟上我们走吧！”

小江一听，惊奇地翻着大眼睛看着他，心里反问着：“跟你们走？”

大皮靴叔叔看着他的眼睛，就象听见了他的话似地点点头说：“这就是你的家，走吧！”

队伍集合，要出发了。

穿大皮靴的官儿领着小江走到队伍前头，跟大队长和同志们说：“又参加了一个新战士，同志们快欢迎吧！”

大队长说：“好啊！小鬼！你有这一身好本事，要是能在咱们队伍里好好学习学习，一定能锻炼成一个英勇的抗日英雄啊！”

小江一听这个大队长叫他“小鬼”，可不乐意啦，心里说：我明明是个人嘛，凭什么叫我鬼？可是没言声。

同志们有的给他鼓掌，有的立刻从自己身上脱下军装来给他穿上，有的摘下干粮袋给他背上，有的送他个背兜，有的送他个水壶，……喝，这一打扮，小江立刻变了样儿，完全是个威威武武的抗日战士哩！他自己看看，也觉着比起原来那丝

挂丝、缕挂缕、人不人、兽不兽的样儿，例是强多了。

可是他心里又犯上嘀咕了："这些个当兵的可真是有点怪啊：别的当兵的都是抢人家的东西，他们怎么倒白给人家东西呢？天底下还有这么好的兵啊？别信这套，这准是有什么道道儿，可得小心着点儿！现在落在了他们手里，他们人多势众，又都拿着枪，不好跑，……哼！走着瞧吧，反正怎么也有个松点儿劲的时候！"

队伍露营了，穿大皮靴的官儿亲自把一块地上的雪给扫干净了，砍了好些树枝子，给铺好了"床"，就叫小江躺在上头睡，小江疑疑惑惑地看着他，站在那儿一动也不动。穿大皮靴的官儿笑着说："怎么？还不想睡呀？这一天还不累啊？快睡吧！"说着，就按着他躺在"床"上，然后又在他身上给盖上了一件缴获的日本鬼子的军用大衣。

小江躺在"床"上，心里还是嘀嘀咕咕的不想睡，可是，这个"床"多么舒服呀！他真好象从来也没睡过这么舒服的"床"似的，躺在上头，觉着又绵软、又暖和，心里虽然还想着不睡，可是，不知怎么的，腿一伸就睡着了。

睡得这个香、这个美呀！

…………

怎么着？这不是睡在自己家的热炕头上吗？是！真是自己家的热炕；这不还枕着妈妈的胳臂哩，跟妈妈伙盖着一条大麻袋，脑袋使劲往妈妈的怀里钻，睡得这个香、这个美呀！

忽然，门一下子叫什么东西给砸开了，几个走狗汉奸队乱



小江立刻变了样儿，完全是个威威武武的抗日战士哩！

吼乱叫着闯了进来，把爸爸从炕上揪下来架起就走，妈妈叫着往外追，小江也紧跟着跑了出去。

大街上挤了不少人，走狗汉奸队押着好些叔叔大爷们，拿大粗绳子拴住胳臂，给连成了一串，爸爸就在当间儿，小江刚要过去，只见一个鬼子官瞪着铜铃似的两只大眼睛，张着血盆大口，凶神恶煞似地大吼了几声，那些个走狗汉奸队押了爸爸他们就走。妈妈奔过去拉住爸爸不叫走，那个鬼子官狠狠地一脚就把妈妈踢倒了！小江扑了过去，也帮着紧紧地拉住了爸爸，一个黄狗子过来就给了两枪托，打的他身上火烧火燎地疼，可是他还紧紧拉住爸爸不放。只听鬼子官大吼了一声，那个黄狗子提搂着小江的脖领，使劲一下子就把他给摔出去老远！眼看着鬼子和走狗汉奸们把爸爸给押走了，小江爬起来就追，黄狗子打着往回撵他，他拚命抱着爸爸的腿哭叫：“爸爸！爸爸！……”

…………

“爸爸！妈妈！……”小江叫着睁开了眼睛，爸爸在哪儿呢？妈妈在哪儿呢？他揉了揉眼睛，看了看周围，一下子清醒了：爸爸早叫鬼子汉奸给抓了“劳工”，妈妈也早叫鬼子给踢死了！自己呢？如今也叫当兵的给抓来了，现在他是躺在那个穿大皮靴的官儿给铺的“床”上，刚才是作了一个梦，他手里抱着的，不是爸爸的腿，却原来是穿大皮靴的官儿给他盖在身上的那件鬼子大衣呀！

月光，钻着树枝树叶子的空隙漏了出来，斑斑点点地洒在小江的身上，小江借着天上的月光，借着地下的雪色，看看他

身上盖着的鬼子大衣，心里琢磨着:“这些人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呢？说是坏人吧？可是他们说话都挺和气，不打人不骂人，不象走狗汉奸队那么凶狠。还给我吃，给我穿，睡觉还给我铺上盖上，长这么大倒是还没见过这样的军队呀！要说是好人吧？当兵的还有好人？再说，他们又穿鬼子的大皮靴，又盖鬼子的黄大衣，连背的枪都是鬼子的三八大盖——哼！没准儿这是个小汉奸队哩！对！准是这么回事儿，这些准不是好人！好人不当兵，好铁不打钉，老子才不在你们这儿哩!”

小江想到这儿，掀开鬼子的黄大衣就坐了起来，一阵风吹来,他打了个寒战，看看大家都睡着了，听了听，除了匀净的鼾声之外，就是哨兵的靰鞡踩着雪发出来的咯吱咯吱的响声。他想,“这会儿不走，还等什么时候？”他身灵腿快，没什么响动，只窜两窜就跑出去了好远。

哨兵同志好象觉出来了一点响动，端着枪找了一阵，没发现什么，就以为是什么山兽走动，没在意，在篝火堆上给加了些柴禾，就又踱来踱去地照常放他的哨。

小江跑了一大阵子，看看后头没有人追来，就站住了，想歇一会儿。忽然，一低头看见了自己这一身打扮，这才想起来:“刚才走的太慌促，没把他们的衣裳跟东西给留下，——瞧我穿戴的这样，不也成了大兵啦？妈拉巴子的！冻死我也不穿他们这老虎皮啊！不行！我得给他们送回去!”这样一想，他立刻转身就又往回跑。

往回跑了一段，他寻思着:“别到跟前儿去了，要让哨兵发

现了，就又得给逮回去，给搁个地方叫他们早晨起来一出发就能看见那就行了。”于是，他跑到队伍宿营的林边上，找了个显眼的地方，把那些东西都给撂在那儿了。看了看，还不放心，又把那件军衣给挂在头顶上一个树杈子上，——这样，只要他们从这儿一过，就一定能看得见，这才放心地走了。

第二天，同志们一醒来，就发现指导员员收留下的那个小鬼不见了，在周围找了一阵也没找着——不用问，准是跑了。有几个同志就议论开了。

一个同志说：“早就不该收留他嘛！这下子完了，咱们的情况他都知道，要是叫鬼子抓住了……”

另一个同志没等他说完，就立刻抢着说：“哎呀！真糟糕！赶快急行军转移吧！他要是给暴露了，把鬼子给引了来……”

指导员一听，就抢着说：“甭担心！这个小鬼一看就是个受过多少折磨的苦孩子。”指指他留下的那些东西，接着说：“要看这行动，还是个有骨气的孩子哩！他跑了，是因为不了解我们，可是，他也恨日本鬼子汉奸队，就是叫他们逮住，也决不会告诉他们什么的。”

大队长点点头说：“这个小鬼，勇敢灵活、胆大心细，可惜咱们没能留住他啊！”

指导员同意地说：“是啊！出身好、本事大，要是教育好了，是一定可以成为一个勇敢坚强的抗日战士的！”

三

开头同志们还经常念叨念叨这个机灵的小鬼，后来日子长了，战斗又紧张，慢慢地也就把这件事给忘了。

有一天，队伍在大山里宿营了，同志们分组到周围的山林里去“打饭”——打些个野兽作给养。指导员领着一个小组，这组里有老炊事员和另外三个同志——这五个同志，象老练的猎人一样，在山林里机警地悄声前进着。

走着走着，忽然发现前边有火光，大家都很奇怪：怎么会有火光呢？看那样子决不是荒火，一定是有人点的，可是在这样的深山里，会有什么人在这儿点火呢？别的组都没往这个方向来，所以也决不是自己同志点的，那么，到底是什么人呢？

指导员立刻下令：“拉开距离，提高警惕，搜索前进！”于是，五个同志拉开了距离，提高了警惕，奔着火光走。

走了没有一会儿，就听见了有野兽吼叫的声音，还闻到一股腥味儿，凭着他们猎人的敏感，立刻觉出来：这是老虎！

指导员说：“可能是山里的猎人在打虎，我们赶快帮助帮助去吧！”说着，立刻领先奔那火光跑，那四个同志也急忙跟着跑去。

跑了一段，远远地就看见了：果然是老虎。可是，并没看见猎人，只见一只老虎吼叫着向一只小野兽扑去，那只小野兽很灵巧地窜开了；那老虎又向他扑，他又窜开了。……指导员说了一句：“瞄准了，两只都不要让它跑了！”忽然一看不对！立

刻喊："注意！小的不是野兽，是人！他手里还拿着火把哩！……"他的话还没有落音，那老虎忽然又象山崩地裂般地大吼了一声，向那人猛扑过去，那人一闪没闪开，一下子叫它扑倒了，两只前爪已经抓到了他的身上，只听那人狂叫了一声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就在这千钧一发，最危急的时候，指导员一扳枪机，正中咽喉，那老虎惨叫了一声跳了起来，晃了晃身子就倒下去了。

同志们急忙奔过去一看，果然，那个小东西，不是什么野兽，正是那回跑了的那个小野孩子。他身上缠着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野兽皮，——远点儿看，简直象一只小野兽——一只手拿着根大棍子，一只手拿着个点着了的木头棒子，叫老虎抓的浑身是伤，鲜血不住地往下滴，把地上的白雪染红了一片，又染红了一片……。

指导员赶忙过去抱他。

他疼的一阵迷糊，就昏过去了。

小江迷糊了一阵子，睁开眼一看：咦！怎么躺在人的身上了呢？揉揉眼睛再一细看：呦！这不是穿大皮靴的那个官儿吗？怎么回事儿？又叫他们军队给逮住了？这下子完了！又落到他们手里了！这还不定怎么整治我哩！他挣扎着爬起来就想跑，可是身上好几个地方说不上的那么疼，还没站稳，又倒了下去。心说：随你们便吧！我认啦！

真奇怪，那个穿大皮靴的官儿还冲着他直笑哩！不问他为什么跑，不问他干什么去了，不问东，不问西，光是笑眯眯

地问他："疼得厉害吗？咱们队伍里条件还困难，一点药也没有啊！"说着，就从他自己贴身的小褂上，撕下了一条布，擦了擦小江伤口上的血，就给裹上了。

小江看着大皮靴官儿给他裹伤，看着看着，眼睛又移到了旁边一块伤疤上，这块伤疤就是那回村里来军队，叫一个黄狗子给打的，这块伤疤现在已经好了，可是那个黄狗子当时那个凶样，他一辈子也忘不了；黄狗子给他留下的那块伤疤，一辈子也掉不了。现在紧挨着它又受了一处伤，这个伤是老虎给抓的。可是这个军队里的穿大皮靴的官儿，从自己衣服上撕下布来亲自给裹伤。看起来，这当兵的跟当兵的并不都一样哩！

他心里正这么嘀咕着哩，那个穿大皮靴的官儿已经把伤全都给他裹好了，柔声和气地跟他说："好了，别沾水，别碰着，好好养两天就好了。"

小江扶着旁边一棵大树就往起站，可是腿上的那块伤疼得太厉害，勉强往起一站，疼的直打晃，大皮靴官儿赶紧把他抱住了。扶他坐好之后，就找了一块比较平的山石，把上头的雪扫了扫，又从身上脱下了那件日本鬼子的黄大衣，给铺在了上头，扶着他躺了下去之后，又拉住了他的手，亲切地说："你的伤不轻，好好躺着歇会儿吧！那么着急干嘛呀？你不愿意在我们这儿，我们也决不勉强你，不过，你伤成这样，一个人在大山里跑，不是更危险吗？就先在我们这儿安心地好好养几天伤吧，就是要走，也等伤好一点儿再走，好不好？"

小江听人家说的挺在理，自己的伤又真是挺重，走也走不动，就在这儿呆几天吧，一方面养伤，一方面也好好看看这个

队伍到底是怎么回事儿。反正等伤好了，看着不行，要跑还不容易?

躺在那儿挺舒服，想着想着，不知怎么一迷糊，他就又昏过去了。

一会儿，就觉着悠悠忽忽、悠悠忽忽，象驾了云似的，又是做了个什么梦呀?小江使劲睁开眼睛一看：怎么回事儿?这是躺在什么东西的上头啊?他仔细地摸了又摸，看了又看：原来人家拿绑腿捆在两根小树干上作了副担架，两个当兵的抬着他走哩！身上还给他盖着那件鬼子黄大衣，——这是怎么回事儿?他把那鬼子大衣一掀，就要往起坐。

在后头抬着他的那个兵，立刻说：“别动！就要到宿营地了!”

在前头抬的那个兵乐呵呵地说：“喝！咱们这回可打了不少玩意儿，等到了宿营地，爷爷美美地给你改善改善生活!”说着，扭过头来又问了他一句：“饿坏了吧?小鬼?”

小江看见这个兵，还长着挺长的花白胡子哩！这个队伍怎么还有这么老的老兵?也是抓来的吗?可也那么乐呵呵的，说话也那么和气，——这个队伍可真是有点儿怪!

回到了宿营地，又象上回一样，给他铺上了“床”，叫他躺着养伤，又给他盖上那件鬼子黄大衣。过了一会儿，那个穿大皮靴的官儿端着一个缸子来了，走到他跟前，说：“小鬼！没睡着啊?瞧老炊事员爷爷给你作了多么有滋味的肉汤啊！快起来吃吧!”说着就放下缸子扶他坐起来。

小江一看：是一缸子热腾腾的炖肉，喷香喷香的，直冲鼻子！长这么大还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哩！那个讨厌的唾沫一个劲儿地从嗓子眼儿里往外冒，一眨巴眼的工夫嘴里就满了，他赶紧往下咽，可是，刚一咽下去，它立刻就又冒出来了……

穿大皮靴的官儿准是看出来了，只见他眯眯笑着说："快吃吧！我闻着都怪香的哩！这是老虎肉，它想吃你没吃成，你快美美地吃它一顿吧！吃啊！在咱们这儿可是用不着客气啊！"

小江一听是老虎肉，伸手就去抓。

"烫！"穿大皮靴的官儿说了这么个字，立刻伸手随便撅下一根树枝，把小杈枝撸了下去，一折两半，喝，现成的一双筷子哩！——就连筷子，小江也真是有点儿记不得有多久没有使过了。

穿大皮靴的官儿一边看着他大口大口地吃，一边笑着问他："上回为什么不言声就走了呢？不愿意在我们这儿吗？"

小江又夹着一块肉，正要往嘴边送，一听这话，立刻停住不吃了。

穿大皮靴的官儿忙说："吃吧！吃吧！咱一边吃一边唠！"看着小江又照样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，才又和声细语地问他："是怕我们吗？——我们也是穷人，咱们就是一家人呀，你怕我们干什么呢？"

小江还是一句话不说，可是，这回他的眼睛闪了闪，好象是不大相信："你们也是穷人？"

穿大皮靴的官儿大概也看出来了，就又接着说：“你不信吗？我们都是穷人，这就是咱们穷人自己的队伍。我从前是给地主扛大活的……”

小江似信非信地眨眨眼睛看着他，好象是问：“你也是扛大活的？”

穿大皮靴的官儿点点头：“你不信吗？我从前在关里给地主扛大活，祖祖辈辈受尽了极残酷的剥削和压迫；后来我就参加了咱们的工农红军……我的一家人都叫反动派给杀死了！连我四岁的小儿子他们都不放过去呀！他要是活着，今年也有你这么大了！”说到这儿，他轻轻地叹了口气，亲切地抚摸着小江的头，又接着说：“天下穷人是一家，咱们穷人要想报仇，要想翻身过好日子，就必须团结起来闹革命；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咱们中国，咱们就要起来打倒他！所以我就出关参加了抗日军！——小弟弟，我说的这些个话，你都懂吗？”

他说的这些个话，小江不完全懂，可是意思全明白了；特别是听了“报仇”那两个字，眼睛一下子闪亮了，冲口就喊出来了这两个字：“报仇！”

穿大皮靴的官儿点点头说：“对！报仇！”他心里想：“这个小鬼，什么话也不说，偏偏就说这两个字，不用问，他必是也有什么深仇大恨啊！”

小江没等他再说什么，就又闪着两只大眼睛，问他：“那你们是……！”

穿大皮靴的官儿说：“我们是抗日军，是打日本、救中国的。”

小江的眼睛更亮了:“打日本?——那你们不是走狗汉奸队啊?”

穿大皮靴的官儿一听，就哈哈大笑了:“哈哈……，闹了半天，你是把我们当成走狗汉奸队了！怪不得哩！——你看我们跟走狗队一样吗?”

小江摇摇头说:“一样是不一样，可是……”他看看鬼子的黄大衣，又指指他身上的王八撸子和脚上的大皮靴，歪着个脑袋问:“你们怎么竟使唤鬼子的东西呢?”

穿大皮靴的官儿这下子可全明白了:“噢！是这么回事呀！小家伙！你的心倒是挺细的哩！你看着我们使鬼子的枪、穿鬼子的衣裳，就把我们也当成走狗汉奸队了，是这么回事儿不是?”

小江点了点头。

穿大皮靴的官儿笑笑说:“我们这些东西，都是从鬼子手里抢来的呀!”

小江不大明白:“从鬼子手里抢来的?”

穿大皮靴的官儿点点头说:“嗯！我不是说过吗?我们是穷人的队伍，自己两手空空，什么也没有，就全靠鬼子给我们当后勤部，供给我们——打一个胜仗，消灭些个鬼子，就缴获了鬼子的东西来装备自己，懂了吗?”

小江点点头，心说:“是这么回事呀!”

穿大皮靴的官儿拉着他的手说:“放心吧！小鬼！你就安心地先在这儿养伤，好些道理往后我慢慢地给你讲。现在你就先记住这一条吧：军队跟军队不一样啊!”

“军队跟军队不一样？”小江重复地问了这么一句，这话他可是头一回听说，在这以前，他一直以为：军队全一样——杀人、放火、要吃、要喝、抢东西、要花姑娘……反正没一个好人。

穿大皮靴的官儿点点头说：“对！不一样，有革命的军队，有反革命的军队。鬼子和汉奸队杀人、放火、抢东西、要花姑娘，是反革命的军队；咱们抗日军，是革命的军队，——是东北人民的子弟兵，是打日本、救中国、为全东北人民报仇的！”

“报仇！”小江又狠狠地重复了这两个字，紧紧地拉住了大皮靴官儿的手。

穿大皮靴的官儿看着他那双闪亮的大眼睛，问：“小弟弟！你一定也有什么仇吧？”

小江一听这话，眼皮就搭拉下来了，松开了拉着他的手，又不言声了。

穿大皮靴的官儿一看他这神情，就猜着这小鬼一定有很重的心事，他一个人在这样的大山林里过日子，细说起来，一定也是一部血泪史哩！——见他不愿意说，也就不忍追问他了，拿过他手里的空缸子，然后轻声地问他：“你愿意参加到我们队伍里来，跟我们一块儿抗日、报仇吗？”

小江毫不迟疑地点头回答说：“愿意！长官！”

穿大皮靴的官儿笑着纠正说：“咱们是革命队伍，不叫‘长官’，都叫‘同志’！”

“同——志——”小江憋了半天，才从牙缝里挤出来这么两个字，心里想：“多别扭呀！从来也没听说过叫这个的，这可算个什么称呼啊？”

穿大皮靴的官儿大概又看出来了，就笑着问：“叫不惯是不是？”

小江点点头说：“不顺口啊！”

穿大皮靴的官儿笑笑说：“那你就随便叫吧！你觉着叫什么顺口就叫什么吧！”

小江想了一下，猛然大叫了一声——

“大皮靴叔叔！”就紧紧地把他抱住了。

四

第二天，队伍又出发了，大队长把小江交给了第五班，班长就是那个大个子。这一个班的同志们就又重新扎了一副结结实实的担架，大家轮流抬着他走；有那山道狭窄的地方，抬着担架走不了，同志们就又轮流背他。

小江躺在担架上，一个字一个字地琢磨着大皮靴叔叔跟他说的那些个话，这回他从心眼儿里信了他说的这些话了：抗日军是穷人自己的队伍，这些个兵都是穷人，穷人心好，只有穷人才肯帮穷人，不是穷人，谁能这么背着他，抱着他？不是穷人自己的队伍，谁能这么一个接一个，轮着换着地抬着他走啊？大皮靴叔叔说：“这就是你的家”，头一回不信，这回可信了。他现在有了家了！这些人一个个待他都象亲人那么亲！当兵的跟当兵的不一样，当兵的原来也有好人：这是革命的当兵的，革命的当兵的都是好人……。他从心眼里懂了，信了！

懂了，信了，可是还有点儿不大明白，就自己暗暗问自己：

“我这可算是什么呢？我也算参加这个抗日军了吗？也算是革命的当兵的了吗？”想了想，又自己回答说，“是！大皮靴叔叔不是说：‘这是穷人自己的队伍’吗？我是穷人，那我当然是了！”

担架颤颤悠悠地很快地朝前走着。

小江一下子又想：“得了吧！哪儿有我这样儿的革命的当兵的？抗日军是打日本、救中国、报仇的，可哪儿还有叫人抬着背着报仇的啊？”

小江正这么翻过来掉过去地胡思乱想哩，忽然听见担架后头有个人轻轻地埋怨了一句：“咱这是去打仗，又不是去赶庙会，抬着这么个孩子去可干什么？走不动爬不动的，要是遭遇上敌人可怎么办？”

旁边一个同意地说：“是啊，我看指导员这简直是有点儿自找麻烦呀！”

小江心里说：“他们说的这个‘指导员’，准是指的大皮靴叔叔！”正这么想哩，只听：

第一个又说：“这不但不能增加战斗力，还得影响咱的战斗力啊！真要打起仗来，还得背着他！机关枪一嘟嘟，子弹跟雨点儿似的，他受得了这些个吗？——瞧着吧！哭的日子在后头哩！”

小江再也听不下去了，猛一下子一咕噜从担架上滚了下去，说什么再也不坐了。别的同志一见这情景，就知道刚才那两个同志的怪话，都叫他听见了，就把他俩批评了一顿。可是，批评也不行，小江坚决不再坐担架，也再不要人背了，非自

己跟着走不可！他那腿连站都站不住，怎么能走呢？大个子班长把他从雪地里抱了起来，要自己背着他走，他也不干，问他："你走不动怎么办?"他说："走不动，我爬!"大个子班长寻思："这小鬼可真有股拗劲儿啊!"

正这么争执着哩，大皮靴叔叔赶过来了，问清楚了是怎么回事儿，想了想，就问小江："小鬼！你会骑马不会呀？"

小江"哼"了一声说："马倌嘛，还有不会骑马的?"那口气，好象是嫌这帮人太把他看扁了，连骑马都不会，还行?

这是小江头一回在无意之中暴露出来的他的一点身世，同志们立刻就都知道了：这么点个儿的小家伙，就当过马倌哩!

大皮靴叔叔把一匹驮文件的马给牵来了，帮助他往上骑，先他还不肯，后来跟他说：给他任务——看好马身上驮的东西，一点也不能丢失或者损坏。这个任务叫作：负责保管文件——他这才上去了。

山脚下有个小屯。队伍要到这屯里去做工作，顺便也解决一点给养问题。

太阳下山了，大队也跟着太阳一块儿下了山，雄赳赳气昂昂地开进了屯。小江骑着马跟在后头走着。快到屯口的时候，他非要下来不可，大皮靴叔叔赶过来拦住了他，不叫他下来，还亲自给他牵着马，没法子，就骑在马上跟着进了屯。可是，在街上走的时候，他紧紧地趴在马身上，连头都不敢抬。大皮靴叔叔以为他是伤口疼，就轻轻安慰他说："再忍一会儿吧，

等到了老乡家，好好歇一歇就好了。”

小江没言声，可他心里说：“我可不上老乡家里去呀！……”他是又想起他早先在家里时候见到的那些个情形了。那时候，村里一过队伍，就象过蝗虫似的，大姑娘、小媳妇吓的到处藏；鸡猪牛羊一些牲畜更是遭了大劫，队伍一过，就象水洗了一遍一样，一只也不能剩；屋里的零星东西，那就更不用说了，一进来就是翻箱倒柜，给你弄个盆朝天、碗朝地，看中什么就拿什么……军队跟土匪简直一模一样——不，这么说还不对，土匪还怕军队哩，军队可怕谁呀？！……那时候一听说过军队，家家户户关门闭户，能藏的就藏，能躲的就躲。小江还记得清清楚楚的：有一回村里过军队，他跟隔壁老张家的小狗剩一块儿躲在门后头，从门缝里看着那个骑在马上的官儿，指划着骂：“好人不当兵，好铁不打钉”、“坟头插烟卷儿，缺德带冒烟儿”……想到这儿，小江骑在马上更不敢抬头了，好象真听见门后头有一些孩子们在指着骂他哩！

他正这么乱想着哩，忽然，大皮靴叔叔吆喝住了马，就往下抱他，一边说：“下来吧！你就在这老乡家里歇会儿吧！”

小江连着说：“不！不！不！”紧抱着马脖子不肯下来。

大皮靴叔叔说：“下来吧！到老乡家借点热水洗一洗，再在热炕上烙一烙，你的伤好的快呀！”

小江还是一个劲儿地摇着头说：“不！不！”

大皮靴叔叔还以为他是不肯招扰老百姓，就说：“不要紧！歇会儿就走，咱们军队跟老百姓就是一家人啊！”

“‘一家人’？怎么是‘一家人’啊？”小江他正这么嘀咕着

哩，忽然又听见一个声音说：“对呀！咱们就是一家人，快请进来吧！”

小江抬头一看：是位白头发的老奶奶，满脸皱纹，穿的破衣罗苏的，就跟小狗剩家的老张大奶奶差不多。这老奶奶一边说着，一边就帮助大皮靴叔叔往下抱他，正往下抱哩，里头又走出来一位大婶，看了他一眼，说了句：“呦！还是个小同志哩！”走到跟前儿，背上他就走。

大皮靴叔叔说：“大娘大嫂子，受累多给照顾照顾吧！我还有点事儿，一会儿再来！”

老奶奶笑着说：“嗐！别嘱咐了，就放心走你的吧！这还不就跟我们家的老疙瘩一样啊？”说完，三步两步抢着进了屋。小江心说：“这老奶奶真也跟老张大奶奶一样硬朗；——这大婶也跟老张大婶差不多，可是她怎么见了军队不但不躲不藏，还抢着背我呀？——莫非说这一家人也都知道了：军队跟军队不一样吗？”

老奶奶进了屋，就忙着扫炕，扫干净了，铺上了一条麻袋，又铺上一条灰不溜秋的棉套子，然后才帮助大婶轻轻地把小江放在炕上，一边跟大婶说：“多加上几把柴火，把炕给烧得热热呼呼的，解乏！”说完立刻又关心地问小江：“小同志！你挂花了，是不是？”

小江不知怎么说才好，就是“嗯！嗯！”应着声。

老奶奶也没等他说出什么话来，就又点头叹息着说：“哎！这真是人小志大啊！难为你这么小岁数就能够离开家出来打鬼子呀！”

小江刚要申辩……

大婶往灶火坑添了几把柴火，烧上了一锅水之后，就向老奶奶说:“妈！给小同志做点汤喝吧？”

老奶奶忙说:“撂那儿吧！我做，你快去把老福爷爷给请来，就说咱们家来了一位抗日军，挂了花了，请他快点来给看看!”

大婶答应了一声，就往外走。

小江忙说:“哎！老奶奶！不用啊!”

老奶奶说:“叫他来给看看吧！老福爷爷那药灵着哪！那回我们那个老疙瘩也是叫鬼子给打坏了，也是都下不了炕了，人家老福爷爷给上了一付药就好了。”说着，就奔到墙犄角，挪开一个破瓮子，就拿把小铲挖那块地方的土，挖了半天，从底下掏出来一个小罐子，一边抱着它往锅台那边走，一边念念叨叨地说:“鬼子要‘出荷’，地主要租子，粮食都给抢走了，偷着埋起点儿来，——这就叫：虎口里夺食啊!”见小江要起来，又忙说:“躺着吧！躺着吧！我给你熬点粥，呆会儿上了药、喝碗热粥、好好睡上一觉，明儿就好了!”

小江这时候真不知怎么是好了，就是一个劲儿地说:“不！不！老奶奶！我不饿!”

老奶奶笑着说:“嗐！客气什么呀？你这就是到了家啦！——咱们是一家人，你们爬冰卧雪，流血牺牲的，都是为了谁呀？还不就是为了我们老百姓？我们有点儿吃的，不给你们吃，还留着给谁吃呀？”

“给……给……”小江头一回遇见这样的事，头一回听见

这样的话，真没想到老乡们对待抗日军这么好；真没想到天底下还有这么受老百姓拥护的军队哩！

老奶奶见他那样子挺不安稳的，就又劝着他说："快躺下歇着吧！你们为我们打鬼子，我们给你们弄点儿吃的，这不算什么！——再一说：你们为了打鬼子，离家在外，东奔西走的，辛苦了！你这就是到了家了啊！"

"到了家了！……"小江两只大眼睛闪着光，重复着这句话。

"对！这就是你的家！"老奶奶点点头，从水缸里舀了一瓢水，这么亲切地答应着。

"我的家！……"小江又重复着老奶奶这句话，这句话，小江听着是多么亲，又是多么陌生啊！

老奶奶一边往碗里倒着苞米渣子，一边就象闲唠磕儿似地问他："家里还有什么人啊？这么点儿就出来打鬼子，爹妈都放心啊？"

"爹！妈！……"小江的眼睛，叫仇恨的火焰烧红了。

正在这时候，老福爷爷夹着个包走进来了，往炕上看了一眼，就高声大嗓地说："哎呀！小同志呀！辛苦了！你们这是有功之臣啊！这么点儿就出来抗日，真是个好样的！"

小江刚要说："我才呆了一天！"可是，老奶奶没容他说话，就抢着说："谁不说呀！不易啊！老福爷爷，你可得好好地下心给治，这是为咱们挂的光荣花啊！"

老福爷爷说："嗐！这还用你嘱咐呀！要不是咱们抗日军，打死我也不给他治呀！"

这两位老人家一递一句地把小江说得简直待不住了，脸上热辣辣的，心腾腾直跳，说什么才好呢？他什么也说不上来了！

老福爷爷一看他的伤口，就说："这不是枪子儿打的，是叫野兽抓伤的啊！"

小江点点头说："嗯！是叫老虎抓的！"

老福爷爷摇摇头叹息说："哎！瞧咱们抗日军多艰苦啊！不光是跟鬼子打，一年到头还得跟野兽打交道哩！"

老奶奶一听，也吃惊地问："怎么是叫老虎给抓的？哎呀？那多险哪！你这小嘎儿，胆子可也是真不小，怎么还敢跟老虎打呀？"

老福爷爷说："人家成年在山里打游击，碰上什么，可不就得跟什么打呀！"

"伤得不轻吧？"老奶奶关心地问。

"不轻啊！好几处哩！"老福爷爷说着又转向小江说："我这是祖传的秘方，一付药包好，——你就放心吧！小同志！"

"小同志！""小同志！"老爷爷、老奶奶、大婶子，谁都叫他"小同志"，叫得那么亲，小江好象一下子明白了"同志"这两个字的意思：这"同志"，就是"一家人"啊！

老福爷爷给他洗了伤、上了药，又给他包好了。这时候，外头有人喊他说：抗日军要开会，叫他快去。他嘱咐了小江几句："好好歇着，别动"，就急急忙忙地走了。

老奶奶立刻给小江端过来一碗热腾腾的苞米渣子粥，脱鞋上了炕，拿小勺舀着就要喂他，小江连忙拦住说："不！老奶

奶！我自己会吃！”

老奶奶说：“嗐！老福爷爷叫你别动，你就别动！哪儿有病人不听大夫话的？”说着把一勺苞米渣子粥就喂进了他的嘴里，这是刚熬得的热粥，直热进了他的心里，直热遍了他的全身。

外头吵吵嚷嚷地又来了一伙子人，有的在院子里就喊：“老刘大娘！是你们家来了抗日军的彩号吗？”

老奶奶连忙答应着：“是啊！是啊！”

外头好几个声音一齐说：“我们慰劳来了！”

老奶奶说：“快请进吧！”

大婶连忙就跑去开门迎接。

一下子进来了好几个人，有男也有女，有老也有少，手里都拿着大包小筐的慰劳品。他们一看见炕上的小江，立刻异口同声地惊叫了一句，“哎呀！是这么小的小同志啊！”跟着就都把慰劳品往炕上一放，你一句我一句，争着抢着说了起来。

这个说：“小同志！辛苦了！——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，收下吧！”

那个说：“瓜子不饱是人心，收下吧！”

另一个又说：“千里送鹅毛，礼轻人意重，小同志快收下吧！也算表表我们这一片抗日爱国的诚心啊！”……

小江两眼湿润了，望着这些老乡们，真觉得有多少话要跟他们说，可是，嗓子眼儿好象叫什么东西给堵住了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

正在这时候，大皮靴叔叔进来了，走到炕跟前，就关心地

问：“怎么样啊？上了药疼的轻点儿了吧？”

小江一把拉住了他，兴奋激动地叫着：“大皮靴叔叔！我都懂了！咱们是抗日军，是革命的军队，是穷人自己的队伍！咱们抗日军跟老百姓是一家人！我都懂了！我一定永远跟着你，打日本救中国，为我的全家报仇，为全东北的人报仇！”

五

第一，老福爷爷的药是真灵；第二，小江成年在山里，风吹雨打，什么都经受过，他那身子骨已经摔打出来了，虽说又瘦又小，可是挺壮实，经得住磕打；所以，虽然伤的不轻，可是上了药后，真是没有几天就差不多全好了。

大队开进深山密营里休整了。一路行军，小江连扶都不要人扶，就拄了根大棍子，走的挺麻利。

大队长和指导员见他的伤好的这么快，也都挺高兴，特地找他谈了谈话，他光说：他姓江，名字就叫小江。关于他自己的身世，虽然他还不怎么说，可是也能猜出个八九了。日子长了，他自然会慢慢说出来的，所以，也不再深问他，就正式给他编了班。

小江被编在了二排第五班，班长就是那个大个子。小江一看班里头这些个人，心里一凉，暗暗说：“糟了！怎么单把我给编在这个班里呢？那两个人左说我是累赘，右说我是麻烦，最不愿意我参加了；那个大个子班长，虽然没说什么，一路上待我也还不错，可是，我可拿石头子儿打过他的手腕子啊！那

一下子打的不轻哩！如今他当了我的班长——当兵的还能打班长？这他待我还能好得了？”

谁知这个大个子班长待小江还真是一百一的好，一听说小江编到了第五班，他就立刻去给找来了一套旧军装，并且亲手把袖口和裤脚给他缝进去了一大截，还亲自帮他穿在了身上，又把着手教他打裹腿。原来说他是“累赘”的那两个人，也高高兴兴地给他穿这个、戴那个，好象早忘了他们先前说过的那些话了。

小江特别喜欢那顶军帽：八块瓦；顶上有个尖；两边带耳朵；当中还有个红五星。戴着这顶军帽，穿着这身军装，特别高兴，也特别精神。又找了根大木棒子扛着，挺着胸膛，迈着大步，蹬蹬地走着，真象个威武的抗日军人哩！

穿戴整齐了，他就立刻跑去要求大队长分配工作。

大队长问他：“你都会干什么呀！”

他也不知道队伍里都有什么工作，他到底会干什么，又怕说大了，又怕说小了——说大了，是瞎吹，说小了，人家会更看不起他哩！想了一想，就说：“大人会干什么，我就会干什么！”心想：“这么说反正没错！”

大队长笑了笑，又问他：“你参军前都干过什么呀？”

这个好说，他就照实地回答：“给地主扛过活儿，放过猪，放过羊，还放过马……”

大队长说：“咱们队伍里，没有猪，也没有羊，倒有几匹缴获敌人的战马，你就管放马吧！”

小江一听，就噘了嘴，心想，“没参加抗日军的时候放马，

参了军，还叫放马，这参军跟不参军不是一样了吗？”可是，也没敢说什么，答应了个“是”，就走开了。

他没去找马，却躲到一个山坳坳里，一个人坐在那儿发开怔了。

谁知过了多大工夫呀，忽然听见有人说：“小江！你怎么跑这儿来了？我找你半天了呀！”

小江抬头一看，原来是大皮靴叔叔，心说，你找我干什么？就没搭碴儿。

大皮靴叔叔见他不说话，就又挺关心的说：“小江！想什么心事啦？跟我说说吧！”说着，就在他身边坐下了。

小江看着他，想着他先说的那些话，心里想：就数你最说话不算话了！先前跟我说的多好：“我们是革命的军队”；“我们是打日本、救中国、给全东北人报仇的！”我信了你的话，参了军，可你们还是叫我给你们当马倌！当马倌，这叫什么“革命”呀？叫什么“抗日”啊？当个低三下四的小马倌，能报得了什么仇呀？——得了，我再不信你说的话了！见大皮靴叔叔在旁边坐下了，一声没吭，站起来就走。

大皮靴叔叔一把拉住了他，笑着说：“怎么见了我就跑呀？我又不是大老虎！”

小江瞪着大眼睛说：“哼！见着大老虎我才不跑哩！”

“那么说，我比大老虎还厉害了？哈哈哈……”大皮靴叔叔哈哈大笑了一阵，一边按着他坐下，一边说：“你这个小鬼呀！人小心可是不小！——坐下！咱们谈谈心！”

“谈心？”长这么大，小江这是头一回听人跟他说这两个字

啊！他怔怔地看着大皮靴叔叔，心想：他真要跟我谈心？从打爹妈死了之后，整整四年，在地主家里除了挨打就是受骂，成年价在山里跟哑巴畜牲混，连人话都很少听见呀！今天，就这个大皮靴叔叔，抗日军的官儿，会要跟我谈心？真的吗？……他翻着大眼睛看着大皮靴叔叔，有点儿带信不信的。

大皮靴叔叔看着他的眼睛，紧紧拉住了他的手，亲切地说："你那个小心眼儿啊！不说我也知道，大队长叫你放马，不乐意了，对不对？"

我的天呀！可真是"谈心"，一句话就给说到心里去了呀！他怎么那么会看人家的心啊？小江心里想着，嘴里可没说，轻轻"嗯"了一声，就把头低下去了。心想：这个大皮靴叔叔真不错！

大皮靴叔叔接着说："那你就跟我说说吧！为什么不愿意做这个工作呀？"

小江不知道怎么说好，吞吞吐吐地说："我是想……"

大皮靴叔叔看着他要说又不说，就鼓励他："想什么？快说呀！心里想什么，就痛痛快快地说什么吧！吞吞吐吐的，可不象个抗日战士啊！"

小江一听这话，就说："我是想，抗日战士，应该做大的抗日工作……"他特别着重说那个"大的"。

大皮靴叔叔笑着问他："那你说这放马就不是抗日工作了吗？"

小江冲口说出："放马算什么抗日工作呀！——我没参军的时候就是放马，参加了抗日军，还是叫放马，那参军不参军

还不是都一样了吗？——当个小马倌，可算什么革命？能报得了什么仇啊！”

大皮靴叔叔一听，不觉哈哈大笑了：“哈哈哈！这放马跟放马，可不一样啊！——你没参军的时候，是给谁放马？”

“给地主。”

“那些马是干什么用的？”

“给地主种地、跑运输、作买卖……”

“现在叫你给谁放马？”

“给抗日军。”

“这些马是干什么的？”

“战士们骑、运给养、弹药……”

“战士们骑了干什么？”

“打日本！”

“运给养、弹药又为了什么？”

“打日本！”

大皮靴叔叔又笑了：“是啊！你这不是什么都明白吗？——那你就再回答我刚才那个问题吧：这放马到底是不是抗日工作啊？”

小江只好说：“是到是，可是不大！”

大皮靴叔叔笑着问：“那你说什么工作才大呢？”

小江毫不迟疑地回答：“一枪一个，打死日本鬼子，那才大哩！——成年八辈子侍候马，多下贱呀！不是地主逼着，我才不当那谁也看不起的马倌哩！”

大皮靴叔叔又问：“你说做饭这个工作，大不大？”

小江冲口而出："做饭？那大什么？谁在家里不做饭呀！"

大皮靴叔叔又问："那你说老炊事员爷爷的工作，大不大呀？"

小江摇摇头，没说什么。

大皮靴叔叔就接着问："要是没有老炊事员爷爷做饭，战士们一年三百六十天，永远不吃饭，还能一枪一个，打死日本鬼子吗？"

小江："那当然不能啊！"

大皮靴叔叔又钉着问："那你说！老炊事员爷爷，没参军的时候在家也是做饭，参了军，在队伍里还是做饭，那参军不参军还不都一样？"

小江立刻说："一点也不一样啊！现在做饭，是给战士们吃了打日本鬼子呀！"

大皮靴叔叔点点头："对了！那你就再说说，这个工作到底大不大？"

小江想了一下，点点头："嗯，有点儿大。"

大皮靴叔叔笑笑，又问："那么，放马呢？"

小江："放马？……"

大皮靴叔叔："是啊！放马这工作到底大不大呢？"

小江看着大皮靴叔叔笑了。

大皮靴叔叔也笑了，说："小鬼呀！别要那么些小心眼儿了，只要是抗日，就是伟大的！谁要是全心全意为抗日做工作，不怕吃苦，不怕困难，甚至于在必要的时候，不怕牺牲自己的生命，那谁就是最伟大的战士！我们是革命军人，我们做的

工作，是要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！是要叫东北三千万人民大翻身，是为了要争取全中国四万万五千万人民的彻底解放！小鬼！你说，世界上还有什么工作比这个更伟大呀？”

小江听完了这些话，歪着小脑袋想了想，就问：“那，也还叫‘马倌’吗？”

大皮靴叔叔笑了笑，也歪着脑袋，反问他：“你说该叫什么呢？”

小江又想了一下，一本正经，非常认真地回答说：“我说，该叫‘革命的马倌’呀！”说完，高高兴兴地站起来就跑。

大皮靴叔叔忙问：“小江！干什么去？”

小江一边跑一边回头喊了一句：“放马去！”

小江白天行军，晚上放马，多会儿也没说过累，多会儿也没说过困，老是挺有精神的，干什么都跑在头里。上马那个快，比有些没骑过马的大人灵的多，有些没骑过马的同志，背着枪上不了马，小江还帮他们的忙哩。

小江侍弄马可真是经心经意，什么草马喜欢吃，什么草马吃了不好，他都懂。只要他发现了有好草的地方，多老远他都把马拉了去放。两匹缴获的大洋马，叫他侍弄的全身锃光瓦亮，又肥又壮。

到了宿营地，小江就搭个棚棚跟马一块住。他知道：“马不吃夜料不肥”，夜里别的同志睡了，他不睡。捡些树枝子，点上旺旺的一堆火，上头用三根棍支起来吊着一个鬼子的钢盔，煮马料。

小江学习的也特别努力，因为他知道：没文化就做不好革命工作。白天行军打仗，他就晚上学习；条件困难没有灯，他一边煮着马料一边就着火光学习。他一会儿站起来拿树枝子搅搅锅里煮的东西，一会儿给槽子里添点儿草料，拍拍马，跟马亲亲，然后又坐下来学习。

没有纸，桦树皮就是小江的纸；没有笔，烧焦了的树枝子就是小江的笔。

小江拿烧黑了的树枝子的头头，在桦树皮上端端正正地写着：

“毛主席是我们的大救星！”
“为革命好好学习。”
“当一个革命的小马倌，”
“坚决革命到底！”
“…………”

小江参军没多久，就落了个人人夸，都说：“这小鬼精明能干，活泼勇敢。”就连说过他是“累赘”的那两个同志，也都异口同声地说他好。

小江也一天比一天更爱这个队伍了，打起鬼子来，一个个跟出山猛虎似的；可是，在宿营地，就象大姑娘似地那么文静，练武习文、演剧唱歌，一天到晚乐呵呵的。大伙对待小江，真比爹妈还体贴，比亲哥儿弟兄还亲热。小江没爹没妈、没兄没弟，可是，他到了这队伍里，什么都有了。他喜爱这个家，喜爱这个家里的每一个人。不过，现在他第一喜欢的就是大皮

靴叔叔，第二是大个子班长。

休息的时候，班上的同志们闲唠磕，小江就说："大皮靴叔叔怎么那么会看人家的心啊？人家心里想什么，不用说，他就能知道！"

大个子班长说："指导员最了解人，也最疼人。对待战士们，又象妈妈又象老师，……"

两三个战士，齐声抢着说："还是个文武双全的好领导哩！"

大个子班长点点头说："对！指导员的学问可大哪，枪法也准着哩！"

副班长也插嘴说："双手开枪，说打鬼子的鼻子，就决不能打到他的嘴上！"一边还神气活现地比划着，就好象是大皮靴叔叔在那儿正打鬼子哩。

小江一下又想起来了他那双大皮靴，就问："大皮靴叔叔老穿着那么一双鬼子的大皮靴，那爬山多笨啊！"

同志们一听，都说："可要没这双大皮靴，怕他连道儿都不能走了哩！"

小江可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儿了："那为什么呢？"

大个子班长就给说明："咱们成年就在大雪山里打游击，冬天没棉鞋，有几双靰鞡，都发给战士们穿，指导员自己就穿了一双胶皮水袜子，那哪儿抗得住啊？他那脚就冻坏了！"

副班长抢着说："叫他休息他也不休息，还照样爬冰卧雪地指挥战斗，他那脚也就越冻越厉害，到后来，五个脚趾头烂得都连到一块儿了！……"

小江不觉叫了一声："哎呀！那怎么办啊！"

大个子班长接着说："所以，咱们打太丰缴获了鬼子的这双大皮靴，就叫他穿，……"

旁边一个同志插嘴说："开头他怎么也不肯穿啊！说冻脚的不光是他一个，——可谁有他冻得那么厉害呀！同志们就全都劝他穿，后来……"

大个子班长接着说："后来把他那双旧水袜子给藏了起来，大队长拿着这双大皮靴说：'快穿上吧！这是全大队同志们的心意啊！'他这才穿上了！"

"怪不得哩！"小江这才明白了。

有一天，大皮靴叔叔的脚肿得不能走了，小江给他牵来了一匹马。把他扶了上去，又帮他登上了镫，然后抬着头看着他说："大皮靴叔叔！为了抗日，我什么也不怕，多苦也能受！掉一滴眼泪就不算抗日战士！你信不信？"



大皮靴叔叔心里说：这小家伙，刚参军时候，五班那

两个同志说他那几句怪话，他还真听到心里去了，——是个有心眼儿的孩子哩！就忙不迭连声地说："信！信！信！"

小江一边跟在马旁边走，一边看着大皮靴叔叔说："大皮靴叔叔！没事儿你多跟我谈谈心吧！我可爱听你说话了！"小江越来越喜欢大皮靴叔叔了。

大皮靴叔叔说："好啊！你爱听我就多说点。来，小鬼！上来咱俩一块骑。"说着，就伸手去拉他，谁都看得出来：大皮靴叔叔也是越来越喜欢小江了。

小江摇摇头："我才不骑哩！我的脚又没冻坏！"

"山道不好走呀！"

"羊能走的地方我就能走！"

"雪这么深，比你人……"

小江怕大皮靴叔叔又要说："比你人还高"，就立刻抢着说："抗日战士什么也不怕！"可是，他光顾仰着脸神气地跟大皮靴叔叔说话了，没注意脚底下，这句话刚说完，叫什么东西一绊，一脚没踩稳，象坐滑梯似地"唰——"，一下子就滑下去了。

这可把大皮靴叔叔吓坏了，他一边喊前边的同志帮忙，一边自己也下了马忙着滚下山去救他。

到了底下，谁也找不着小江了！都急得要命，扒了半天，好容易才在雪里把他扒了出来。

大皮靴叔叔一边给他往下扑拉那满脑袋满身的雪，一边抱怨说："你瞧是不是？我说雪比你人还高，山道又不好走，叫你骑……"

小江这时候真象个堆成的雪人。他听了大皮靴叔叔抱怨

他的话，没容他说完就抢着说："大皮靴叔叔！你不是给我讲过大城里的故事吗？你说：'公园里有滑梯，大洋房里有弹簧床。'我别说见，连听都没听说过呀！你瞧：我这回又坐了滑梯，又睡了弹簧床，多美呀！"

这话把大皮靴叔叔说笑了，拍着他说："你这个小鬼呀！倒真有个乐观劲儿，从山上摔下来都不哭。"

"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！'掉一滴眼泪就不算抗日战士'啊！"说完，跟没摔一样，蹭蹭往山上爬去了。

六

可是，这一天，大皮靴叔叔却发现小江一个人躲在一棵大树后头哭哩！他奇怪地走了过去，关心地问："小江！哭什么呀？"

小江看了他一眼，没说什么，哭的更伤心了。

大皮靴叔叔紧钉着问："是想家吗？是饿了吗？是吃不了苦吗？……"

小江一听这些话，象受了莫大的委屈似地，跺着脚放声大哭起来了。

大皮靴叔叔看他哭成这个样子，又着急，又莫名其妙，想个什么法儿劝劝他才好呀！可是，想什么法儿呢？他又一句话不说，谁知道他为什么哭呢？想来想去，大皮靴叔叔一下子想起了个"激将法"，郑重其事地叫着他说："小江啊！你不是跟我说过吗？'掉一滴眼泪就不算抗日战士'呀！"

这个法儿果然灵，小江一听就说了话:“可是，这不一样，不一样啊!”

“哭就是哭，掉眼泪就是掉眼泪，这还有什么不一样的？”

“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啊!”小江一边一个劲儿地说“不一样”，一边还是不住地哭。

大皮靴叔叔可更胡涂了：哭还有什么不一样的？就又进一步激他:“要我看都一样，说话得算话，掉一滴眼泪就不算抗日战士!”

小江急得叫:“不！不！这真的不一样啊!”

大皮靴叔叔笑笑说:“那你就说说怎么不一样吧!”

小江看了看他，说了个:“我……”又不知该怎么说好了。

大皮靴叔叔忙着催他:“快说呀！说了，我好当评判，给评评到底一样不一样!”

小江这才又气又心疼地说了句:“我这算什么‘革命的马倌’呀！连匹马都看不住！昨天还跟它一块睡觉哩，今天就看不见它了啊!”说着又哭起来了。

大皮靴叔叔这才明白了。原来，部队的给养早就断了，天寒地冻，真是连树皮草根都不好弄。战士们都好几天没吃一点东西，有的饿得都不能动弹了。队部几位领导同志研究了半天，最后，决定把一匹大洋马杀了。这个决定本来是正确的，可就疏忽了一点，忘记事先打通打通这位革命马倌的思想了。大皮靴叔叔想来想去，可不是吗？这个哭，真有点“不一样”啊!

“是有点儿不一样！——可是，也有点儿一样!”

“怎么一样呢？那马多可爱呀！我侍候它这么些天，一下子没了……”

大皮靴叔叔笑着抢问：“有点心疼是不是？”

小江立刻使劲点着头说：“是啊！心疼啊！就是心疼啊！欢蹦乱跳的，成天跟我在一块儿，可听话哪！跟我可亲啦……！”

大皮靴叔叔点点头，他懂得这个小马倌的感情。参军前，为了地主的羊都能跟狼拚命，现在是革命队伍的马，经心经意地侍候了好些天，一下子没了，怎么能不心疼呢？于是就安慰他说：“是啊！牲口也通人性啊！说实话：杀了马，我们也心疼，可是没法子呀！咱们得从大处着想，对不对？”

“从大处着想？”

“是啊！——你说：人重要还是马重要？”

“当然人重要！”

“对呀！咱们这些人，要活着，要打日本——好比你是大队长吧，眼看着同志们都快饿死了，可是，咱们队伍里还有几匹马，你能够不叫杀一匹马救一救同志们的性命吗？”

“那当然不能啊！”小江挺干脆地回答。

“那还哭什么呀？”大皮靴叔叔紧钉一句问。

“那……”小江这回没话可说了。

“再说，”大皮靴叔叔又进一步说：“咱这些马，本来就是缴鬼子的，杀一匹，叫战士们吃的饱饱的，再多杀些个鬼子，不就能再多缴几匹马吗？”

“对呀！”小江的思想，这下子可通了。

大皮靴叔叔给他擦干了眼泪，捶了他一下子，说：“走吧！马肉烀好了，快跟大伙儿一块吃去！”

“走！”小江思想通了，立刻又高兴了，一听这话，撒腿就跑。

“等会儿！等会儿！还有个问题没解决呀！”大皮靴叔叔追着他喊。

小江站住了，奇怪地回头问：“还有什么问题呀？”

大皮靴叔叔故意一本正经地说：“还没评判：到底是一样不一样啊？”

“管它一样不一样啊，你瞧着吧！从此，我永远再也不哭了！”小江说完，象快马一样，飞似地跑了。

七

一匹马就算很大吧，再省着吃，一顿就吃一口吧，可这么些人，能吃多少天呢？那匹大洋马，早就吃光了，连马皮马蹄子都烀着吃了。

地冻得比石头还硬，挖草根挖不动，刮树皮也刮不下来。现在给养又断了，同志们好几天没吃东西，都饿得直打晃，一绊就是个前趴。一饿还就困，绊倒了，不动地方就能睡着了。

老炊事员爷爷每天都要爬一二十里的山路，出去“打饭”——队伍虽然也是住在山里，可是，附近山上的东西，能吃的都早挖着吃完了呀！老炊事员爷爷一走，小江就拿根大木头棒子在后头跟着，蹦蹦跳跳的，一会儿就不知钻哪儿去了，

一会儿又不知从哪儿钻出来；每天他都能给叔叔同志们弄回些新鲜“饭菜”来。这些“饭菜”，谁也叫不上名儿来。小江可有办法：看着象什么，就管它叫什么，前头再给加上个“山”字，比方：象苞米的，他就管它叫“山苞米”，象土豆的，就叫它“山土豆”。

有一天，小江又背着个大麻袋跑回来了，一边跑一边大声喊：“叔叔同志们！快来吃‘山饺子’啊！”

“饺子”这两个字，听着就怪香的！就算前头有个“山”字吧，可总还是“饺子”呀！不少叔叔围过来了，你一个我一个地往嘴里搁。

这个“山饺子”可真象饺子，也那么大小，外头是白的，里头是黑红色的，真是有皮有馅，可是一咬，咬不动……。

一个同志说：“呦！这‘山饺子’怎么咬不动啊？”

小江赶忙解释说：“这是‘冻山饺子’！”

这“冻山饺子”真硬啊！费挺大劲，咬半天才能咬下一块来。嚼在嘴里，跟木头一样，真不好往下咽。可是，叔叔同志们和小江都吃得挺香，因为：能有这“冻山饺子”吃，就能对付着饿不死呀！

大个子班长一边吃，一边故意叫着：“喝！这个‘冻山饺子’真香呀！小江！我们常在山里‘打饭’，可就没吃过这‘冻山饺子’，——你是怎么找着的呀？”

小江说：“嘿！我给地主家放羊、放马的时候，哪年过年，我都吃好些顿这‘冻山饺子’啊！”

有那还不知道小江历史的叔叔，就奇怪地问：“咦！小江！

你在家过年的时候，怎么也吃这‘冻山饺子’啊？”

小江看看他，又看了一眼大皮靴叔叔，没说话。

“他哪儿有家呀!”大皮靴叔叔现在已经完全知道小江的身世了。这时候，忍不住替他说明了，心里头还有点酸滋滋的：“这是个苦孩子呀！八岁上父亲叫鬼子抓了劳工；母亲也叫鬼子踢死了；狠心的地主，还要在这孩子身上榨油，说是叫他‘抵债’，让他去给放猪、放羊、放马，不给工钱还不说，连饭都不给吃饱……”

小江狠狠地插了一句：“有一回，实在饿的不行了，吃了两口猪食，偏就叫那个死地主看见了，他妈拉巴子的，狠狠地揍了我一顿哩!”

大皮靴叔叔轻轻叹了口气，接着说：“哎！从那以后，这个刚强的小鬼，天天放羊上山，就满山跑着找野物吃；后来从地主家跑了出来，更是成年累月地在大山里转，——你们说，这个指山活，靠山长的苦孩子，过年的时候，不吃这‘冻山饺子’，可吃什么呢？”

大伙儿一听，也都禁不住轻轻叹了一口气，好一阵儿没人说一句话，大家更怜惜这小鬼，也更爱这小鬼了!

过了一会儿，才有一个叔叔说：“怪不得山里的东西他比我们还熟哩!”

老炊事员爷爷也接着说：“是啊！什么能吃，什么不能吃，什么好吃，什么有毒，他都知道呀！带着他进大山‘打饭’，可是个好帮手啊!”

大个子班长说：“这个小鬼还真有点本事哩!”

大皮靴叔叔点点头说：“哎！这点本事，是拿命换来的呀！”

有的同志没明白，就问：“拿命换来的？”

大皮靴叔叔说：“是啊！他要千方百计地打野兽吃，野兽们可也时时刻刻想吃他呀！他要是稍微疏忽一点，就不但打不着野兽，还得叫野兽吃了哩！他那时候在山里，也是时时刻刻跟敌人作战，就跟咱们打鬼子一样啊！”

小江插话说：“可惜那时候没有枪！要是有枪，我连老虎、连猞猁都能打得着！”

大皮靴叔叔笑了笑说：“你可叫它们给锻炼得比老虎还勇敢，比猞猁还机灵哩！——不过就是有一样：成年跟野兽打交道，也就沾染上了一点野性，现在是革命军人了，可得努力克服这一点啊！”

小江非常严肃认真地回答：“是！一定！”

吃了“山饺子”、“山苞米”、“山土豆”什么的，虽然能对付着饿不死，可是，同志们一个个脸都吃肿了，肚子胀，可还大便不出来……这个苦好受不好受且不说，影响战斗力是大事啊！

这天，大皮靴叔叔亲自带了个“打饭组”，要进大山里去打活物，特地把小江也编到了这个“打饭组”里了。小江就又扛上个大棒子，（没发给他枪，因为他太小，再说那时候枪也太困难。）高高兴兴地跟着进大山了。

小江照样蹦蹦跳跳的，爬大山跟走平地似的。走着走着，小江忽然轻轻向后边说了声：“别动！”一棍子扔了出去，紧跟

着他也飞快地跑过去了。后边的同志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哩，小江提搂着一个山兔子，高兴地叫着跑回来了。

同志们一见就说:“喝！小江还真有两下子哩!”说着，也都追着打了起来，一会儿工夫就又打了好几只。

大伙儿一边打，一边高高兴兴地谈着:“好啊！这下子咱们可又要开荤了!”“再来上几只，美美地会个餐吧!”

大皮靴叔叔说:“咱想法儿打个大点儿的家伙去!”

小江立刻兴奋地喊:“好啊！快走呀!”

大伙儿一边走，一边注意查看脚印，整个大山叫雪给铺了一层平平整整的白毯子，看来还没有人来过，不管什么飞禽走兽，只要从雪上走过，就能留下清清楚楚的脚印子。

大皮靴叔叔忽然指着一行脚印说:“这是刺儿猪的脚印，咱们就顺着它找去吧!”

走了一会儿,岔道上又有了同样的脚印,小江指着说:“这也是刺儿猪的。咱们分两路吧!”大皮靴叔叔过来看了看说:“这是旧脚印，刚才那是新的，咱还是顺着那新的找去吧!”

果然，顺着脚印真把个洞给找着了。

大皮靴叔叔仔细看了看,指着说:“这是‘进洞’，从这儿往里熏烟,然后再在‘出洞’那边等着捉。”说着,他看看这几个同志，就分配任务:“现在大家马上去弄柴火，弄够了柴火，小江留在这儿点火熏烟，我们几个就到‘出洞’那边去等着捉——一个也不能放跑噢!”

几个同志齐声答应:“是!”

大皮靴叔叔又转问小江:“怎么样？小江，会点火熏烟不

会？”

“哎呦！那还不会？”

“一个人留在这儿行吗？要不，再留一个同志？”

“行啊！你们就等着捉去吧！”小江心说，“这大皮靴叔叔人倒是不错，就是有一样儿：老是爱隔门缝看人！”

同志们把柴火弄得差不多了，就都到“出洞”那边去了。留下小江一个人在这儿点火熏烟。

反正山里柴火有的是，小江就拚命烧。一会儿工夫，就烧起一堆熊熊的烈火，他拿着准备好的湿柴火往上一盖，一大股浓烟直往上升，他就拚命地往洞里扇。一边扇，一边还大声喊着：“同志们！注意喽！烟进洞了！可别放跑一个呀！”

熏了一阵子，他看着差不多了，就听见那边喊：“出来了！出来了！”他赶紧就跑过去帮着捉。

好家伙！一下子就捉了一大窝。

几个“打饭”的战士，满载“胜利品”，一路唱着回宿营地了。

小江欢蹦乱跳地跑在最前面。跑着跑着，他忽然又看见了一种脚印，赶紧仔细地一查看，就高兴地叫着大家说：“同志们！快来呀！又有好东西了！”

大家一听，立刻跑了过来。

小江指着他新发现的脚印说：“这是野猪的脚印，还是新的哩！咱快跟着找去吧！野猪比刺儿猪可强多了啊！”

大皮靴叔叔看了看，说：“对！这是野猪的脚印！走！咱

们捉野猪去!”

同志们立刻都兴奋地顺着脚印找野猪去了。

找着找着，果然找着了一个大野猪窝。小江又细心地围着窝转圈儿看了一下，再没有脚印了，他就肯定地说:“进窝了！没出去，赶紧打吧!”说着，他就伸出手向大皮靴叔叔请求说:“给我吧!”

大皮靴叔叔没明白他要什么，就问:“给你什么？”

小江说:“枪！给我枪！保险一枪就给打死!”小江虽然还没打过枪，可是，他寻思着：我的手有准儿，从前拿弹弓、石头、木棒子就不知打死过多少东西了，要是拿枪打，还不是保准一枪一个？所以，他这回就伸手跟大皮靴叔叔要枪了。

大皮靴叔叔真把枪从肩膀上摘下来了，小江一看，心里别提多高兴了！可是，谁知大皮靴叔叔没给他枪，却给了他一把刺刀，说:“给你这个！要是看着它跑出来，你就跟同志们一块帮忙捉吧！小心！野猪那东西厉害呀！咱们打猎的有句俗话，叫:‘一猪、二熊、三虎’哩！可要特别小心呀!”

小江答应了声:“是!”就接过了刺刀，可是眼睛还是怪馋地看着那支枪哩!

同志们全都作好了准备。

大皮靴叔叔朝窝里打了一枪。就听窝里吼叫了一声，一只野猪凶猛地窜出窝跑了。

同志们又打了两枪，喊着追了一阵也没追上，就有点松劲了。

一个说:“算了！就当没遇见，回去吧!”

又一个说："对！今儿的收获，也不算小了。打道回营吧！"

可是，小江却自言自语地说了句："我刚才看着怎么象是有两只猪的脚印啊！"说着，他又仔细地查看了一下脚印，肯定是两个的，就拉过大皮靴叔叔，指给他看，说："我瞧这脚印不一样，这是两个野猪的！你瞧是不是？准还有一个哩！"

大皮靴叔叔也仔细看了看，点点头："嗯！是两个野猪的，你这小鬼倒怪细心的哩！"

小江奇怪地自语："那一只哪儿去了呢？"他就举着刺刀，小心地往窝跟前走，果然，听见里边还有喘气的声音，他回头朝大家说："这里头还有一只哩！可是，它为什么不跑呢？"他也弄不清是怎么回事了。

大皮靴叔叔就叫几个同志拿好武器，从四面围过去，这一只一定要把它捉住。

小江搬块石头就朝那野猪窝扔过去了。等了一会儿，还不见动静；他往跟前走了走，又扔了一块，里头还是没动静，小江心里就有了底了，奔过去，两刺刀就把窝门给捅开了。

同志们过去一看：好大一只野猪啊！躺在窝里，呼呼地喘着气，旁边一大摊血——原来，这只野猪，已经叫大皮靴叔叔那一枪给打中了。

同志们都说："多亏小江胆大心细，要不然，打死了，没扛回去，可有多冤啊！"

会餐了。老炊事员爷爷给大伙儿办了多么丰盛的几大桌

“宴席”呀！不但有山苞米、山土豆、山白菜、山饺子……还有山鸡、野兔、刺儿猪、野猪……哩！老炊事员爷爷，一边拿大脸盆给往过端，一边乐呵呵地向大伙表扬小江：“小江这小鬼呀！叫他‘马倌’，可是真有点‘屈才’；我看啊，他简直都成了‘副官’了！”

从这时候起，大伙儿就都管他叫“江副官”了。

八

这一天，下了政治课，课间休息，江副官拉着大皮靴叔叔，郑重地问：“叔叔！这‘副官’，是多大的官呀？”

大皮靴叔叔没明白他问这话是什么意思，就故意歪着头反问他：“你寻思着这是多大的官呢？”心里怀疑着：“难道说，这个小家伙还有个‘地位观点儿’吗？”

江副官一本正经地说：“我寻思着：这‘副官’，能比‘马倌’大点儿呀！”

大皮靴叔叔憋住了笑，也装着一本正经地问他：“大点儿，又怎么样呢？”

江副官说：“大点儿，不就该给我枪了吗？”

大皮靴叔叔这才明白了：绕了半天弯，原来是这么回事！就笑着说：“小鬼！你还没有枪高哩！给你枪你也背不动啊！”

小江一听，有门儿。这一定是有枪，也能给他，就是怕他背不动。于是，连忙说：“背得动！一定背得动！发给我一支枪吧！”心想这回一定能答应了。

谁知大皮靴叔叔摇了摇头说：“现在还不能发给你枪！”

小江一听，噘了嘴：“为什么不发给我呢？打狼还得提根烧火棍哩！——没有枪，还算个什么抗日战士？没有枪，怎么杀鬼子报仇呀！”

大皮靴叔叔说：“枪，现在还很困难啊！——咱们的枪，都是缴获敌人的……”

小江抢着说：“那我要是自己缴获一支来，能算我的吗？”

大皮靴叔叔用不相信的眼光看着他：“你……？”

小江见他不回答，就又钉着追问：“叔叔！你快说呀！我缴的，能给我吗？”

“你……”大皮靴叔叔盘算着怎么回答他才好。他心里想：这虽是个机警能干的小家伙，可是缴枪却不是件容易的事啊！

这时候，值星班长吹哨——上课了。

大皮靴叔叔就说：“你们这堂不是军事课吗？我也要到三大队给上政治课去了。咱们回来再谈，你快上课去吧！”说着，就急忙往三大队去了。

所有的课里，小江最爱上的就是军事课，特别是今天，要打靶，而且是实弹射击哩！

军事教员给了小江一支枪，小江别提多么乐了！抱着那支枪，真是不知怎么办才好，教员说：“下了课立刻还给我！”他就象没听见似的，抱着那支枪坐在一边就摆弄开了。这真是比什么宝贝都宝贝呀！他，小江，今天手里也拿上枪了，想了

多少天了呀！那些天上课练习瞄准的时候，就是光让看看瞄瞄准，不让放；这回可算得着了！拿到手里了，一会儿就要放了啊！高兴得怎么也待不住了，一会举起来瞄瞄准，一会儿把子弹推出来数数，一会儿又把枪栓拉下来看看。大个子班长看见了，就赶过来说:“别胡摆弄！看走了火!”

小江一边摆弄着，一边说:“我瞧瞧里头什么样儿，走不了火啊!”

大个子班长看看，军事教员正教别的战士瞄准，离小江还有好几个人哩，就问他:“你打过枪吗？”

小江摇摇头说:“没有！——可是，我的手准着哩！拿弹弓打麻雀，一下子一个!”

大个子班长笑笑说:“打枪也跟打弹弓的道理差不多，最要紧的是:别慌张，也别犹疑；要开枪的时候，先吸一口气，然后停止呼吸，全身各处都不要动，瞄准了立刻就开枪……”说一遍，又让小江作一遍，看看快轮到他了，就说:“准备好！快到你了!”

小江想枪想了那么些天，这回拿着枪，心里想:“这回一定得好好打，要是打它三个十环，评上个神枪手，一定就能发给我枪了!”谁知端起枪一瞄准，心就跟着跳起来了。瞄了半天，直怕瞄不准，怎么也不敢放了！军事教员在旁边鼓励他说:“你瞄准不是练习的挺好吗？瞄准了就放吧！别犹疑了。”

小江憋着气，闭着眼，狠劲一扳，子弹出去了。一会儿，那边报告:“一环!”

这可把小江气坏了！多丢人呀！要了半天枪，才打一环！

心说："这还不如拿弹弓打的哩！——这下子更不能给我枪了！真不如自己找个地方偷偷练去哩！反正练好了是为了打鬼子，也不是为了给人看……"这么想着他就怔住了。

教员看他有点泄气了，就更进一步鼓励他说："能打一环就不错呀！我头一回打靶的时候，打了三枪，都是中靶不中环哩！还有人连靶都打不上哩！别灰心！你这成绩挺好，快瞄准了接着打吧！沉住气，别慌……"

大个子班长也跟在他旁边，轻轻说："沉住气，别紧张！就当是拿弹弓打麻雀，瞄准了就放！"

小江一听，"对！就当是拿弹弓打麻雀哩！"果然就不紧张了。然后照着大个子班长教的：吸了一口气，就停止了呼吸，瞄准了就放……

那边报告："九环！"

同志们都鼓掌向他庆贺，又催他快打第三枪。

可是，小江却向教员要求说："让我留一枪行吗？"

教员没明白他的意思："留一枪干什么呀？"

"留一枪……"小江吞吞吐吐地没说出来。

教员抢着说："用不着留，下次还有机会哩！"教员以为他是想留一颗子弹下次再打哩。说着又催他："快点儿打吧！后边还有不少同志哩！——还照刚才第二枪那么打，打的挺好啊！"

小江憋足了劲，心说："这回打他个十环！"比刚才更仔细地瞄了准，一枪打了出去。

那边报告："九环！"

同志们又给他鼓掌。

小江自己可是并不满意，心说："又没打十环，鼓什么掌？三枪加一块，才十九环，离神枪手还远着哩！"

军事教员继续聚精会神地按着次序教别的同志瞄准射击，大个子班长也细心地帮助别的战士去了。

打完了靶，下课了。军事教员集合队伍要回去，想叫小江还枪的时候，发现小江连人带枪都没了！

问哨兵，哨兵说："看见小江扛着枪进大山了，以为他又有'打饭'任务了，就没拦他。"

回去跟大队长一说，大队长真生气了，跟军事教员说："这个野孩子！一点儿组织纪律性也没有！准是得了枪就进大山打野兽去了！"

军事教员满心喜爱地说："这小鬼倒是真有胆子！枪也打的不错，后两枪连着打两个九环哩！"

大队长点点头说："这小鬼啊，就跟匹野马一样，要是教育好了，真能够日行千里，夜走八百，要是驾驭不住他啊，可也真能给你捅大漏子！"

派出去找小江的同志们，都陆续回来了，谁也没找着他。一个新战士就怀疑说："别是携枪逃跑了吧？"这话立刻遭到好些同志的反对，都说："小江可不是那样的孩子！"大个子班长也说："太阳能从西边出来，小江也不能开小差！"

果然，天快黑的时候，小江高高兴兴地又叫又唱地回来了。同志们急忙围过去一看，见他满头大汗，满身是土，扛着支比他还高的枪，后头拖着一只大野羊……。



沉住气，别慌……

小江一见同志们围了过来，就高兴地跟他们说：“瞧这野羊多肥呀！又能解决咱们好几天的给养哩！”说着，又指着野羊，得意地说：“我就打了一枪啊！不信你们检查，就一个眼儿！”

同志们看了看，有的就又高兴又羡慕地说：“江副官真行啊！一枪就打死一只野羊！”

有的就向刚才怀疑的那个新战士说：“你瞧怎么样？我说小江不是那样的人吧？”

大个子班长看了看说：“羊倒是挺肥，可是，不报告，不请假，一个人就走了……”

同志们吵吵嚷嚷地，有的抬了野羊给老炊事员爷爷送去了，有的就把江副官拥回了宿舍。

大个子班长就报告大队长去了。

正好，大皮靴叔叔也下课回来了，听了之后，直皱眉头，走过来走过去的，没说一句话。

大队长向大个子班长说：“好吧！你们今儿晚上不是有生活检讨会吗？叫大家就谈谈这个问题吧！让小江自己也作个检讨！”

大个子班长说：“怕他不检讨哩！”

大队长说：“今儿晚上让他好好睡一觉，明天起床后，你把你们今儿开会的情形汇报汇报，我们再研究吧！先把他的枪收回来！”班长答应个“是”，就走了。

大个子班长估计的真不错：在班里的生活检讨会上，不但小江自己没有检讨有什么错误，别的同志，还有的直表扬小

江哩！

大队长听了大个子班长的汇报之后，就跟大皮靴叔叔一块研究：这件事儿怎么处理。

大皮靴叔叔说："这个小鬼啊，勇敢机智都没问题！要是好好注意培养教育，一定能成为一个勇敢坚强的战士！现在，第一要特别注意帮他克服的就是他那一身野性！一定得让他的脑子里有个组织纪律的观念才成哩！"

大队长点点头说："对！这回啊，我看得给他点儿处分！"

大皮靴叔叔说："给什么处分呢！"

大队长想了想，说："叫他老老实实坐一天怎么样？"

大皮靴叔叔一听，不觉拍着手说："太好了！对于这个野孩子来说，没有比这个处分再合适的了！"

大队长说："不过，你也得晾他一晾，这两天先别理他！"

大皮靴叔叔说："对！让他自己先好好想两天！"

下了早操，大个子班长通知小江说："小江！大队长叫你去哩！"

有的同志就说："快去吧！准是奖励你！"

小江心里也是这么想："准是要奖励我，还没准能把那枪就发给我哩！"高高兴兴的，连蹦带跳的就去了。

"报告！"

"进来！"

小江进去一看：就大队长一个人，看那脸色，有点儿不大象是要奖励他的样儿哩！就立正站在那儿，等着大队长说话。

大队长看着他说："小江！你昨天晚上在班里的生活检讨会上，作了检讨没有啊？"

小江说："没有！"

大队长问："为什么没作检讨啊？"

小江说："没有犯错误，检讨什么呀？"

大队长问："你没犯错误？那我问问你，我们是革命队伍，是有严格的军事纪律的，你上着上着课，自己随随便便带着枪就跑了，这是什么行为？"

小江："这是……可是我……"他还想争辩。

大队长拦住他说："好吧！你今天好好自己想一天，明天再来告诉我，好不好？"

小江不明白："自己想一天？"

大队长点点头："对！就坐在老炊事员爷爷的小屋里，不许出来，老老实实地坐着反省一天！——好了！快去吧！"

小江磨磨蹭蹭地不肯走，一会儿，要求说："报告大队长！叫我干点别的不行吗？"

大队长没明白："别的什么呀？"

小江说："什么都行！上山搬大石头，砍大木头，盖密营，挖地洞，跟马赛跑，打黑瞎子……什么也比坐着不叫动弹强啊！"

大队长说："这是命令！——马上执行吧！"

小江敬了个礼转身就往外走，嘴噘的能拴住个驴。

大队长忽然又想起了一件事，叫住他问："等会儿，小江，我还问你件事儿！"

小江又转过身来，立正看着大队长，等着他问。

大队长就问他："打靶的时候，教员发给你几颗子弹啊？"

小江说："三颗。"

大队长："你打了几枪呢？"

小江："三枪。"

大队长又问："那你打野羊，是哪儿来的子弹啊？"

小江说："捡的。"

大队长奇怪地问："捡的？在自己队伍里还能捡子弹？"

小江说："不是！——是那回在小山子打扫战场的时候捡的！"

大队长立刻又严厉地问："打扫战场捡的子弹怎么不交公啊？"

小江忙说："交了！打扫战场的都交了！"

大队长有点儿叫他给弄胡涂了，就又问："都交了？——你刚才不是说：打野羊的子弹是打扫战场捡的吗？怎么又说都交了？到底是交没交呀？"

小江说："打扫战场的是都交了，我这是后来又在道上捡的！"

大队长又问："捡了几颗？"

小江："四颗。"

大队长："那三颗呢？"

小江："在身上。"

大队长就说："拿出来交给我吧！"

小江一听就怔住了：捡的怎么还要交公啊？就迟迟疑疑

地不愿意往出拿。

大队长催他说:“快拿出呀!这也是纪律!打扫战场得来的一针一线都得交公——快给我吧!”

小江只好从贴身衣兜里，把那三颗子弹拿出来交给了大队长。心里头那个委屈，可就不用说了!

大队长接过那三颗子弹，看了看小江，点点头说:“好吧!现在就自己到老炊事员爷爷的小屋里去吧!”

老炊事员爷爷的“床”，拿树枝、树叶子和干草，铺了厚厚的一层，坐着挺软和，躺着也挺舒服;可是小江坐也坐不住，躺也躺不下啊!没个人说话还受得住;这没一点儿事干可真受不了!从两岁会走路，会听大人命令拿拿东西那天起，十年来，他就一天也没闲着过;除了睡觉，他的手脚就没一时一刻不动弹——有时候睡觉还撒呓症哩!现在让他一个人呆在这小屋里头什么事儿也没得干，真是比什么罪都难受啊!自己跟自己说:“那时候还不如请求大队长痛痛快快打一顿哩!打完就完，干什么照样还干什么，比受这洋罪强多了啊!”

昨天打野羊去的时候，那太阳走的多快呀!不一会儿就下山了，要不然，还许能多打一只回来哩!可是，今天，这个太阳怎么走不动了?往外瞧瞧，那么高;再往外瞧瞧，还是那么高!你走快点儿行不行啊?!

看着那个走不动的太阳，小江心里想:“我要是真犯了什么错误，叫我受这个罪，我也不屈呀!可是，我没犯错误啊!来回跑了好几十里地，费了多大劲，打了野羊弄回来给同志们

吃，这是为了大伙儿好啊！……再说，刚给我枪，我就能拿一颗子弹打死一只野羊，这不都是好事儿吗？……作了好事儿，不表扬，反而叫我反省——革命队伍里也这么不公平吗？”越想越憋屈，越想越生气。在这小屋里，东一头，西一头撞了一阵子，最后气忿忿地说：“老子不干了！全东北到处都是抗日军，不在你们这儿抗日了！走！上别处找抗日军去！三天五天十天半拉月找不着也不要紧！走到哪儿我也饿不死！走到哪儿我也能打日本鬼子！”

主意已定，他就仔细看了看这间小屋：说是“屋子”，其实就是拿树干树枝搭起来的一个小棚棚，四处透天，“门”就是拿儿根木条条捆上的，推了一推——咦！也没拴，也没锁，一推就开了。正好，他抬起脚来就走——可是，刚迈出一只脚，就



好象听见有个声音问他："小江，怎么？不见我一面，就这么走了吗？"他立刻想："不行！我还没见大皮靴叔叔哩！大皮靴叔叔对我最好了！就是走，也得等着再见大皮靴叔叔一面啊！"想到这儿，他立刻退了回来，又紧紧地把门关上了。

小江坐在老炊事员爷爷的地铺上，参军以来，一件一件事，一个一个人又都回到他脑子里来了。除了今天这件事之外，样样都好：同志们也都没有一个人不是象亲人那样对待他呀！老炊事员爷爷待他多么亲？大个子班长，又象哥哥，又象老师，军事教员，样样都把着手教，不是人家那么教，能一枪打一只野羊？就连大队长，平常也是父亲似地那么爱他！也就是今天，脾气有点儿怪，下了这么个不公平的命令就是了！……仔细想想：参军前后，真是地下天上啊！什么时候过过这样的好生活？自爹妈死后多会儿有人给过一个笑脸？越想越觉得这个队伍可爱，越想越舍不得离开这个队伍了。

别走吧！不走了！太阳，太阳！你快点儿走吧！你快点落下山，我就可以出去了！

可是，坐了一会儿，听见外面下课了，同志们嘻嘻哈哈地又唱又跳；过了一会儿，又上课了，他站起来，隔着栅栏门往外看了看：军事教员带着他们这队又去作军事演习去了。

小江一看，眼里馋，心里又憋上气了！立刻又想：你们多美呀！你们高高兴兴地出去演习去了，叫我一个人坐在这儿反省！我反省什么呀？——反正抗日军都一样，哪个队伍也是这么好，干嘛非在这个队伍里抗日不可呀！再说，我这叫什么抗日啊？哪回出去打鬼子，也不带我去，老是说我小！就叫我

在这密营里学习——这我哪辈子能报上仇啊？……要枪也不发给我！好容易捡了几颗子弹，寻思等有了枪立刻就拿它打鬼子去！——可是，自存了这么些天，都给没收了！……越想越气，越想越觉得这个队伍不能再待下去了，最后决定了：“对！走！到别的抗日军里抗日去！”

这回小江真决心走了，可是这回他没去开门，他想：“门口又没有岗，开开门一走还不容易呀？可是，我是抗日军，我也没犯罪，明人不作暗事，要走，也得等坐完了这个反省，出去之后，跟大皮靴叔叔和其他同志见上一面，然后再去找大队长，跟他当面鼓对面锣说清楚了再走！对！就这么办！”

下了这个决心之后，小江心里倒舒坦了。可是，没事儿干，憋的真难受啊！他东抓抓，西抓抓，一下子在老炊事员爷爷铺上看见了一条破军裤，他立刻从自己军帽上拿下针线就给他缝起来了。

一会儿，门开了。小江以为大皮靴叔叔看他来了，高兴地抬起了头，一看，却是老炊事员爷爷。

老炊事员爷爷一手端个缸子，一手拿了块肉，进门就说：“江副官！吃吧！你打的这只野羊啊，可真肥！”说着，就给他往身旁一放。小江一看：可不是，那么肥的一块野羊肉啊！老炊事员爷爷想的真周到，还给端来一缸子开水哩！心里感激的不知说什么好，刚叫了一声：“老炊事员爷爷……”

老炊事员爷爷一下子看见了他手里缝的东西，抢先叫了出来：“哎呦！怎么你给我缝起裤子来啦？”拿起一看，缝的还马马虎虎哩，不觉奇怪地问：“怎么，你这个小野孩子，还会干

这个细活儿呀？”

小江翻翻大眼睛说：“什么粗活儿细活儿的？野孩子嘛，什么活儿都得会干！”

老炊事员爷爷一想：“可不是，没爹没妈，从小一个人野跑，要吃自己打，要穿可不也得自己缝嘛！”看他还一个劲儿地缝，就抢下来说：“得了，别缝了，快吃吧！你闻闻多香！”

小江没闻，可是，那刚烧好的野羊肉的香味，一个劲儿地自己往小江鼻子里钻，小江的口水不知不觉地就流出来了。他接过叉着野羊肉的那两根树枝子，冲着那块羊肉说：“野羊啊，野羊！都是你，害得我在这儿坐反省，受这个窝囊气！吃了你也不解气呀！”说着就狠狠地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。

老炊事员爷爷笑着说：“小江啊，小江！人都说你：‘人没枪高，胆比象大’，我看真是一点儿也不错呀！——怎么就敢一个人拿支枪就跑去打野羊啊？”

小江喝了一气水说：“那怕什么？”

老炊事员爷爷慈祥地责问：“可你怎么也不报告，也不请假，就一个人抬腿走啦？”

小江看着老炊事员爷爷：“报告？请假？那……”

老炊事员爷爷说：“是啊！咱们是革命队伍呀！还能象这野羊似的，想往哪儿跑就往哪儿跑？”说着，拿起了空缸子，“你好好反省反省吧！我还有工作哩！”

小江见他要走，忽然请求说：“老炊事员爷爷！你要是看见大皮靴叔叔，请他来一趟好不好？我有话想跟他说哩！”

老炊事员爷爷答应了个“好”，就走了。

小江不觉奇怪地想："大皮靴叔叔为什么一直也不来看看我呢？他到三大队上课去还没回来？他还不知道我在这儿坐反省？……"

好不容易，好不容易，小脚太阳总算扭下山去了。

大个子班长开开门叫他："小江！吃晚饭去吧！"

小江问了句："反省完了？"站起来就走。

大个子班长说："完了！你反省的怎么样啊？"

小江说："怎么也不怎么样！"转身走了。

班长喊他说："小江！上这边吃饭来吧！这顿是野羊汤煮冻蘑啊！"

"野羊汤你们吃吧！"小江说着，头也不回就走了。

他照直就找大皮靴叔叔去了，可是没找着。

回到班里，往树枝干草铺的"床"上一躺，拉过一条缴获的鬼子军毯，把脑袋就给蒙上了。

晚上，大皮靴叔叔来到班上，大个子班长往"床"上指了指，小江还蒙着脑袋躺着哩！大皮靴叔叔向班长轻轻说了些什么，摆摆手就出去了。

小江一直躺到第二天晌午，谁叫也不动。大个子班长叫他去吃饭，他也不起来。越叫，他的头越是蒙的严。

"怎么？绝食了？"

小江在军毯里一听，这是大皮靴叔叔的语声，立刻把军毯一掀就坐起来了。

大皮靴叔叔问他："哭了？"

小江翻着大眼睛说：“我才不哭哩！说过不哭，就永远不哭！”

“好！有志气！”又故意问他：“那么，说过不吃饭，就永远不吃饭了？”

小江却一本正经地说：“大皮靴叔叔！我找你没找着，我有好些话要跟你说哩！”

大皮靴叔叔笑了笑说：“好！一会儿咱们好好谈谈！现在先去吃饭！——等咱们一点儿给养也没有的时候，再绝食吧！”

小江刚吃完饭，大皮靴叔叔就真叫着他谈话去了。

两个人坐在一根倒木上，大皮靴叔叔看着小江说：“说吧！我听着！”

小江毫不犹疑地冲口而出：“大皮靴叔叔！我要走！”

大皮靴叔叔问：“要走？上哪儿去呀？不干革命了？”

小江摇摇头说：“不是！我去找别的革命队伍去！”

其实，小江要走，早在大皮靴叔叔的意料之中了，可是他故意装出吃惊的样子问：“怎么现在忽然想起来要走了呢？”

小江说：“不是忽然想起来的！——我昨天坐反省的时候，就想走了！”

大皮靴叔叔故意问：“那怎么昨天没走呢？”

小江难过地说：“我就是想等着见你一面啊！”

大皮靴叔叔说：“那好极了，现在咱们见面了！”

小江抢问：“叫我走吗？”

大皮靴叔叔说：“当然叫走啊！咱们抗日是自愿的，又不是强迫的！”

小江忙又抢着解释:“我不是不抗日，我是……”

大皮靴叔叔这回也抢着说:“我知道，你是要去找别的抗日队伍去!——行啊!找别的抗日队伍去也行，再回老山当野猴子去也行!不管上哪儿，要走我也不留你!不过，咱们在这儿多坐会儿，把话都说清楚了再走，好不好?”

小江说:“好!”

大皮靴叔叔说:“那就把你心里的话都说出来吧!”

小江想了想说:“我……哎!我也不知道头一句说什么好呀!”

大皮靴叔叔笑笑说:“那就我先说，你听着!好不好?”

小江说:“好!”

大皮靴叔叔就说:“你心里头觉得委屈，对不对?”

一句话就说中了，小江“嗯”了一声，等他接着说。

大皮靴叔叔接着说:“咱们给养困难，你弄回来野羊叫同志们吃了，可是还处分你，你觉得这个事不公平，对不对?”

小江噘着嘴说:“本来就不公平嘛!”

大皮靴叔叔又问:“受这处分，心里服不服?”

小江冲口而出:“不服!”

大皮靴叔叔说:“那我就先问问你，你打野羊去的时候，是跟班长说了?还是跟军事教员请假了?”

小江还是理直气壮地向大皮靴叔叔诉委屈:“请假是没请假呀!可是，我作的不是坏事呀!同志们没吃的，我给弄来了吃的，这是好事嘛!抗日军不就是叫人作好事的吗?为什么我作了好事，还处分我呢?”

大皮靴叔叔郑重地说:“好事，不请假偷偷去干，就得受处分!”

小江不服地争辩:“那为什么呢?我才用了一颗子弹啊!打靶的时候，我要求少打一枪，想留一颗子弹去打实物，教员不答应!要不然我连一颗子弹也费不了!——这还不该表扬?”

大皮靴叔叔慢条斯理地给他分析说:“问题不在你打的子弹多少!——不错，咱们的弹药是困难，可是，该用的，咱们一点也不吝惜!前天不就叫你们实弹射击了吗?练好了兵，打一个大胜仗，就能缴获千发万发的子弹!你要是经过教员批准，就是用十颗打一只野羊，也不能批评你打多了;可是，偷偷走了，一颗不打，也得受处分!”

小江还是拗着这个劲儿:“一颗子弹打一只大野羊回来，还不是好事吗?”

大皮靴叔叔见他老是拗在这个“好事”上，就说:“好吧!别的先不谈，咱们就先谈谈这个‘好事’吧!——我提个问题，你先回答，好不好?”

小江点点头“嗯”了一声。

大皮靴叔叔问:“你说:作‘好事’的人，是越多越好，还是越少越好呀?”

小江毫不思索地回答:“当然是越多越好呀!”心里说:“这还算个‘问题’?!”

大皮靴叔叔接着问:“那么说，咱们大队，现在就有你这么一个小江作了这么一件‘好事’，那不是太少了吗?叫咱们全

大队的人都去这么作‘好事’去，不是更好吗？”

“全大队的人都去？那……”小江可没想全大队都去这个问题，一下子不知怎么说好了。

大皮靴叔叔紧接着问：“你说说：咱们全大队的人，全都爱走就走，谁想上哪儿，一声不响拿着支枪就出去作‘好事’去了。有战斗任务了，大队长一个战士也找不着；过了几个钟头，陆陆续续地一个人拖着一只大野羊回来了——你说说：这是叫抗日军啊？还是该叫什么呢？”

小江被问得说不出话来了：“这……”

大皮靴叔叔又跟着问：“你好好想想，要是全大队都照你这么作‘好事’，这个队伍该成什么样子了？怎么领导？怎么打胜仗？啊？！”

小江心里一想：“可不是，要是全大队都这样谁爱走就走，可就真不成个队伍了，还怎么能打鬼子呢！”他就点点头，不吭声了。

大皮靴叔叔见他不吭声了，就又进一步地说：“你再往大处想想：要是咱们全东北的抗日队伍，也都象你这样人人去作‘好事’，那又该成什么样子了呢？”

“那……”小江可说不上来了。

大皮靴叔叔照直说出：“那咱们就都成了亡国奴了！”

小江不觉惊叫：“啊！……”翻着大眼睛，真不相信会有这么严重！

大皮靴叔叔看着他的大眼睛问：“‘啊’什么？不相信吗？要是全东北的抗日队伍全都这样不遵守纪律，谁想干什么就

干什么，那还能作战吗？抗日队伍不能抗日，那日本鬼子还不就任意烧杀抢掠，顺顺当当地占领咱们全东北了吗？那咱们不成了亡国奴还成什么呀？”

小江一听，都惊呆了，两眼直瞪着大皮靴叔叔，半天没说出一句话。

大皮靴叔叔停了停，亲切地叫着他说：“小江啊！你给部队解决了给养问题，是好事；一枪打死一只野羊，也是好事。可是，你却忘了一件最重要的事！”

“忘了一件什么最重要的事啊？”小江现在是诚诚恳恳地问这个问题了。

大皮靴叔叔也诚诚恳恳地回答他：“你忘了，你现在是抗日战士、革命军人，不是一个满山野跑的小马倌了——说实话：是不是忘了？”

“是忘了！”小江说着就低下了头。

大皮靴叔叔接着说：“这是最重要的，什么时候也不能忘呀！——永远要记住：你现在是在革命队伍里，过的是集体生活，革命军人是有组织有纪律的，你必须有集体观念、组织观念，并且要严格地遵守纪律！革命军人要是不遵守纪律，好事也会变成坏事——这话你能懂吗？”

“能懂！”小江的大眼睛，闪着痛苦的光。

大皮靴叔叔又说：“抗日战士的一切行动，都必须绝对服从指挥！这样，咱们打胜仗才能有保证哩！——明白了吗？”

小江说：“明白了！——可是，也还有点儿不明白！”

大皮靴叔叔问：“哪点儿还不明白呀？”

小江说:“要是一个人到挺远挺远的地方去执行任务，找不着上级，也没法儿请示报告，可怎么办呢？”

大皮靴叔叔说:“一个人，跑多远，也还是革命军人，到哪儿也都有组织有领导。不过，万一要是单独出去行动，遇见情况来不及请示报告的时候，那就需要有主动性了。要能够随机应变地单独应付敌人！勇敢机智要跟严格遵守纪律结合起来，才能成为坚强的战士！——这一点一定要弄清楚:违反纪律跟主动性可是两回事噢！能弄清楚吗？”

小江点点头:“能!”

大皮靴叔叔也点点头，说:“那么，你就自己说说吧:你这算主动性呢？还是违反纪律？”

小江毫不迟疑地说:“违反纪律!”

大皮靴叔叔又问:“对违反纪律的人应该怎么办呢？”

小江低声说:“应该处分!”

大皮靴叔叔又问:“那么说，这回给你处分，到底公平不公平呢？”

“公平!”

“服不服？”

“服了!”

大皮靴叔叔点点头说:“好！服了就行了！——咱们的话已经说清楚了，你要走，就走吧!”

小江说:“我不走了!”

大皮靴叔叔故意问:“为什么又不走了呢？”

小江非常沉重地轻声说:“服了，就不走了!”

大皮靴叔叔又点点头，拉住了他的手，说:“小江啊！别说还是该受处分哩，就是真受了委屈，也不应该想走啊！——你想想:咱们多少英雄烈士，为了抗日，为了东北人民，连性命都肯牺牲哩！受点委屈，就不干了？那对吗？”

“不对！——哎呀！大皮靴叔叔！我真是太糟糕了!”小江越想自己越糟糕，难受地把头低下去了。

大皮靴叔叔笑了笑说:“不！小江！你一点也不糟糕！你是个挺勇敢的小鬼！你打枪不是也打的挺准吗？听说你打靶的时候，后两枪连打了两个九环哩！这是难得的成绩啊！好好练吧，小鬼！你要是真能够作到严格地遵守纪律，再有战斗任务，我就带你去。”

“真的吗?!”小江一听,就蹦了起来,抱着大皮靴叔叔又跳又唱，简直不知如何是好了。

这天晚上，照例又开了生活检讨会。

小江没等别的同志发言，就痛切地自己作了深刻的检讨。

跟着，大个子班长也检讨说:“我这个班长也失了职，光顾帮人家瞄准射击，可是自己班上的战士，上着上着课，什么时候跑了还不知道哩！也应该受批评!”

别的同志也都纷纷发言，特别是那几个羡慕小江说应该表扬他的同志们，也都检讨说:“光看着一枪打一只野羊本事大，光想着野羊能解决给养问题，可就把组织纪律给忘了！这回也受了一次教育啊!”

指导员也参加了他们的检讨会，最后发言说:“今天的会

开的很好！小江同志这次虽然犯了个错误，可是能够深刻地认识了，就很好！我们大家也都接受了经验教训，更深刻地认识了组织性纪律性的重要，这不就是一堂很好的纪律课吗？”

小江站了起来，沉重地一字一句地说：“这样的错误，我保证，打今天起，再也不犯了！”

指导员点点头说：“我们相信你！”说着，他就亲自指挥，带头唱了起来：

“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，
三大纪律八项注意：
第一一切行动听指挥，
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；
…………”

小江刚跟着唱了第一段，就忍不住叫了起来：“哎呀！这回唱这个歌，我怎么觉着就象是全冲着我说的呀！”

指导员郑重地说：“三大纪律八项注意，是咱毛主席在井冈山为工农红军制定的革命纪律，对于人民军队的建设，起了伟大的作用。”

小江激动地两眼闪着光：“是咱毛主席亲自制定的？”

指导员：“嗯！是为了教育全党、全军和全国人民的。”

小江：“也是为了教育我的，对吧？”

指导员：“对！三大纪律八项注意，是革命的传家宝，我们每个革命战士都要认真领会、条条记清，都必须完全做到。”

小江：“我一定完全做到！”

指导员："要记住，纪律是执行路线的保证啊！"

小江高声地："我记住了！一辈子也忘不了啦！"

指导员都走出一大截子去了，小江又追过去郑重地叫："指导员同志！我问你一个问题！"

指导员站住了，看着他，心里说："这小鬼！又憋什么主意了？多会儿也没这么叫过我呀！准是……"

还没等指导员开口，小江就拉住他严肃认真地问："指导员！什么样儿的人才能入党呀？"

指导员这才明白了，也严肃认真地回答："学习工作都好，打仗勇敢，能艰苦奋斗，不怕牺牲，坚决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！……"

小江抢着说："我行！我行！"

指导员："还要能严格遵守纪律！"

小江着急地说："那，我犯了纪律，就不行了吧？"

指导员："你不是保证，这样的错误，打今天起，再也不犯了吗？"

小江忙说："嗯！我说得到，作得到，保证不犯，就一定不犯！"

指导员点点头说："犯了错误，能够认识，勇于改正，就是好战士！"

小江忙问："那就能入党吗？"

指导员："还要看实际行动哩！"

小江："保证都能做到！——大皮靴叔叔！你叫我入党吧！"

指导员说：“我不能叫你入党，你要能象党员那样严格要求自己，说到做到，再写份‘入党申请书’，交组织讨论讨论才行！”

小江高兴地回答：“是！”

九

又行军了。

小江虽然没有枪，也没有什么行李，可是他抢着背了好多东西。除了侍弄马必需用的东西之外，他还帮老炊事员爷爷背了点家什，又背了班上好些东西。——队伍一行军就是这样：谁都是背的满满一身，锅哪、盆哪、斧子、锯子、刷子、火柴哪……干粮袋、水壶那就更不用说了，反正是：被服厂、火药库、伙房、马圈、课堂、宿舍全带着。一句话：人走家也搬啊！

大山里雪大，要在平原上，下一层雪，人走马踏，就能成道。山上可不行，积雪挺厚，根本没有道。那雪，深的地方没胸，顶浅的地方也没了膝；象小江这么点儿的个子，顶浅的地方也都没了他的腰。腿根本迈不出来，只好往前拱，拿肚子顶着走。就这样，队伍走过去，一条小道也踩出来了。

大个子班长照顾小江，让他在后头踩着别人的脚印走，可是他一定要求走在前头给踩道。

大个子班长说：“你人小，在后头走吧！”

小江翻着大眼睛抗议说：“怎么还说我小呀？我早就是抗日战士了。抗日战士一律平等，为什么还分大小？”

大个子班长笑笑说:“对！对！不说你小了！——不过，雪太厚，在前头不好走，怕出危险，你还是在后头吧!”

小江郑重地说:“班长你放心！从前大雪山就是我的家，比这再厚的雪，我也不在乎哩！——你们背着枪，东西重，没我轻巧，你就让我在前头踩道吧!”

大个子班长只好答应了他，就说:“那你就跟在老炊事员爷爷后头走吧!”

老炊事员爷爷对这一带的山特别熟，这回行军，是他当向导。

翻过了一个岭，又进了一座密林。

森林蔽天，也遮着了太阳，看不见百步以外的东西，分不清东西南北，迷蒙蒙，阴森森的，除了树还是树。同志们都说:“这要是没有老炊事员爷爷这个好向导，光这一座密林就难转出去呀!”

小江说:“要是把鬼子弄到这里头来呀，那就没个跑儿啦!”

老炊事员爷爷说:“咱东北的大山林不都是这样吗？那狮子峰比这还难走哩！一座密林就是一个迷魂阵。那还不说，出山进山就是狮子尾巴上那一条小道，进去之后，要是找不着这条小道啊，他就是大罗神仙，也休想出来呀!”

小江兴奋地叫:“那要是把鬼子弄到那里头去才好哩!”

老炊事员爷爷说:“是啊！要不说咱这白山黑水呀，天生就是给鬼子预备下的坟墓——他要是敢来呀，就叫他有死无活!”

小江紧紧追问:“好啊!这狮子峰在哪儿?”

老炊事员爷爷说:“就挨着云头山!”

小江问:“您带我去看看,行吗?”

老炊事员爷爷笑了笑,随口回答说:“行啊!等到了那边,咱就上狮子峰‘打饭’去!那里头好饭菜可多呢!”

小江高兴地叫着:“好极了!好极了!”

路特别难走,行军的速度快不了,战士们还很疲劳,有人就喊:“欢迎江副官唱一个!”

老炊事员爷爷也说:“对!江副官,快好好唱几个吧!给鼓动鼓动,叫大伙儿走快点儿!——天黑前咱还要赶到苏官屯哩!”

小江就高高兴兴地唱起来了。

苏官屯有我们的关系,今天晚上就准备在那儿宿营,并且还想通过抗日救国会征集一些给养。

同志们唱着歌,更精神了,脚步也就加快了。走出林子,才知道:外边已经全黑了。

又走了一段山路,就到了山边子。

老炊事员爷爷朝一个方向指了指,说:“那边就是苏官屯。”

可是,站在山上,往苏官屯的方向一看——只见一片火光!鬼子又烧屯子了!

同志们一个个都气得磨拳擦掌,咬牙切齿。

大队长跟指导员商量:“今天晚上大队就在这山边林子里

露营。马上派个侦察组下去侦察情况!”

指导员说:“就我带了小江去吧，要是遇见什么情况，人小好打掩护。”

大队长说:“好吧!”就下令：今天晚上在这山里露营。

小江放下了身上背的东西，就立刻忙着和同志们一块“铺床”——先铲雪，铲出四方的一大块，扫干净了，再铺上一层厚厚的树枝子，就成了舒舒服服的“床”了。小江铺好了“床”，又在“床”前升起一堆篝火，正想喂马去，大皮靴叔叔拿着一身便衣走来叫住他:“小江，快换上便衣，跟我下山。”

小江一看，大皮靴叔叔也换上了便衣，就立刻明白：真要带他执行任务去了，兴奋的三下两下就把便衣换上了。

大皮靴叔叔帮他戴上了一顶破毡帽。

老炊事员爷爷走了过来，说:“又是当年的小马倌了!”说着就递给他一个小包，说:“饭还没做哩，这有两块剩干粮，你们带上吧。一天没吃东西，还不定什么时候回来哩!”

小江一边接过来，一边说:“我的马……”

老炊事员爷爷抢着说:“全都有我哩！放心走你的吧!”

一路上，大皮靴叔叔向小江谈着怎么进屯，主要的要完成些什么任务。

小江一边听，一边牢牢地记在心里：是叔侄爷儿俩，从河东大万福村，过河到苏官屯走亲戚的，亲戚叫张武，住在苏官屯东头，辘轳井西边，路北小黑门，门口有棵老槐树……主要是了解敌人的兵力、装备和来龙去脉，能找着抗救会更好……。

大皮靴叔叔最后着重地说:“万一要有什么意外，你小孩子好打掩护，就要一个人进屯子，单独去完成这个任务!——懂了吗?”

小江点了点头，他深深感到这次责任的重大，又紧张，又兴奋，紧闭着嘴，一句话也不说了。

过了河，看的更清楚了:苏官屯那边一片火光，照亮了半边天。

小江紧紧挨在大皮靴叔叔身边走着，那火就象在他心里燃烧着,他紧闭着嘴，咬着牙，不出一声，目不转睛地看着那片火光，越往前走，他把大皮靴叔叔的手捏的越紧。

大皮靴叔叔从手上感到了这个小战士对敌人的仇恨，一边加快脚步往前走，一边以充满仇恨，无比坚强的声音，向他说了句:“血债是一定要他用血来还的!”

进了屯，火势渐渐的小了。

凄凉凉、冷清清的一片景象:充满着火烧木头的声音，墙倒屋塌的声音和断断续续、阴阴惨惨的哭声。

屯里的街道上,东一堆、西一堆，乱七八糟，连个下脚的地方都没有。

鸡毛鸭毛满街飞，猪啊牛啊的骨头到处都是，翻着的箱子，倒着的瓮子，烧焦了的桌椅，打碎了的锅灶，带血的破衣裳……

越往屯子里走，小江的心越紧，就象有一只什么大手在那儿一下一下撕它似的!

小江紧攥着拳头，两眼里迸出忿怒的火花，咬着牙，从齿

缝里骂了一句："鬼子不是人，是畜牲!"

从东头走到西头没遇见一个人。

大皮靴叔叔领着小江走到了"关系"的地方。

找到了那眼井，找到了那棵老槐树，可是，找不着小黑门，也找不着那间房子了！——房子没有了，只剩下几截土墙和一堆堆烧焦了的木头……

风刮来了辟辟拍拍的火星；风刮来了断断续续的哭声。

小江狠狠地咬着牙，一声不响，跟着大皮靴叔叔朝着哭声走去。

哭声越来越近了。

房子还在燃烧着，不过火势已经微弱了。

房前一片空地上，借着火光看着，象是有几个人在那儿躺着，有气无力的哭声从那里传了出来。



大皮靴叔叔和小江急忙奔了过去。

一位大娘趴在一个人身上凄凄惨惨地哭着。

大皮靴叔叔和小江急忙过去扶她坐了起来，她一见有人来，趴在那人身上哭的更悲切了。

小江一看躺着的那个人：满身是血，已经死了！

大皮靴叔叔向那大娘问话，她也不回答，只是拿手向旁边指了指。

小江顺着她的手仔细看了看：原来，刚才看见在地上躺着的，不是活人，是死尸！有男也有女，有老太太也有小孩！——还有一个小娃娃正爬在妈妈怀里吃奶哩！

小江真是再也忍不住了，狠狠地说了句："鬼子比山里的野兽还狠啊！"

大皮靴叔叔握住小江的手说："把仇恨记在心里吧！"说着，就转身轻声问大娘："村西头辘辘井旁边，老槐树后头，小黑门里住着的那个张武呢？"

大娘一听，眼泪又簌簌地落下来了，费力地抬起胳臂往上一指——

一排三棵树上，吊着三个人……

大皮靴叔叔两眼满含热泪，沉痛地慢慢抬起了右手，摘下了帽子，然后又慢慢垂下了手，低下头，默默地致哀。

小江狠狠地说了句："走！杀鬼子！报仇去！"说着，拉了大皮靴叔叔就要走。

大皮靴叔叔拦住了他，说："仇！是一定要报的！可是，光咱们两个人就能把鬼子消灭吗？！"

小江着急地说：“那，这么大的仇，就不报了？”

大皮靴叔叔说：“怎么不报呢？我们要给苏官屯的乡亲们报仇！要给全中国受苦受难的乡亲们报仇！要给全民族报仇！”

小江说：“老奶奶！我们一定给你报仇！”

指导员说：“毛主席说：‘驱逐日本帝国主义，建立独立、自由、幸福的新中国’，——这一天一定会来到的！”

小江忙给大娘擦擦眼泪：“老奶奶！别难受了！毛主席说了一定要给咱报仇！”

大娘说：“毛主席……”

小江说：“毛主席是咱的大救星！他领导着我们打鬼子、救中国！”说完，又不知怎么办才好，忽然，手碰着衣袋里装着的硬东西——这是临下山的时候，老炊事员爷爷给他们的干粮——他立刻拿了出来，默默地放到了大娘的手里。

大皮靴叔叔问：“大娘！你知道鬼子来了多少人吗？”

大娘摇了摇头。

大皮靴叔叔又问：“你知道是哪儿的鬼子吗？”

大娘咬牙切齿地说了三个字：“四合镇！”

“四合镇？正好！我们这回到这边来，正是要开辟这一带的工作。拔掉四合镇这颗钉子，也正是咱们的任务之一哩！”大队长听了指导员谈完苏官屯的情况之后，这样说。

指导员就说：“那咱们就准备行动吧！”

大队长点点头说：“对！”想了一下又说：“苏官屯的关系已

经断了，现在只好想法儿进四合镇和康爷爷联系了!”

指导员说:“对!只要把里头工作做好了,要打就容易了!”

大队长半自语地:“还是小孩子容易混进去呀!”转向指导员商量说:“怎么样?你说这个任务敢不敢给咱们那个小副官啊?”

指导员毫不犹疑地回答:“行!”

大队长说:“我也是想，这是个勇敢机智的小鬼，任务交给他，是能够完成的！可是我又有些不放心！因为这个任务关系重大，怕他那野性一发，万一给捅个什么漏（读平声）子出来，那可就……”

指导员说:“可以绝对放心！那野性他能管住了，再也不会给捅漏子了!”

大队长最后作了决定，说:“好！我相信你这话正确!”

指导员说:“我相信党的教育!”

大队长向小江仔细地交代了任务，嘱咐了注意事项之后，给他罩上了一件便衣褂子，又交给他一个筐子，说:“去吧！找老炊事员爷爷问问，要是还有干粮，就带上一块，走吧——任务重大，要特别小心啊!”

小江答应了个“是”就出去了。

可是，他没去找老炊事员爷爷，却找大皮靴叔叔去了。

小江兴奋地悄声向大皮靴叔叔说:“大皮靴叔叔！我要执行任务去了！——这回呀，报仇的日子就快到了!”

大皮靴叔叔给他把帽子戴正，又把腰带给紧了紧，拉着他

的手，郑重地嘱咐：“可千万要特别小心啊！一个人到敌人肚子里去，可不比在家里，更得特别地机警，也更得特别地服从命令，遵守纪律呀！——叫你到四合镇去找康爷爷，对不对？”

小江点头答应：“对！”

大皮靴叔叔又说：“大队长跟你说了吧？到了四合镇，康爷爷就是你的领导，处处都得听康爷爷的话，一点也不许自由行动！记住了啊！”

小江立正回答：“是！记住了！”

大皮靴叔叔心里想：这个机灵的小鬼，一定能胜利地完成任务！嘴里说：“好！带上东西就快走吧！”

小江高高兴兴地说了个“是！”转身就跑。跑了几步，又忽然跑了回来，认真地向大皮靴叔叔说：“大皮靴叔叔！这回我要不背上枪回来呀，就不算个抗日战士！”说完，这才一溜烟地跑了。

大皮靴叔叔看看他的背影，心里真是说不出地那么喜爱这个小家伙呀！

十

鬼子怕抗联，更怕抗联跟老百姓拧成一股绳。为了想要割断抗联和老乡的联系，把小屯的房子都给烧了，把屯子里的住户，都给撵到大屯里去，那时候管这叫“归大屯”。

四合镇就是这么样的一个“大屯”。

门楼上挂着牌子，上写“四合镇”。丈来高的围墙，围墙门

两边各有一个炮楼。两扇包着铁叶子的大门开着，站着两个敌人的岗哨，一边一个，凶神恶煞似地咋咋呼呼地盘查着进镇的人——浑身上下都给翻遍了，还得查看啥“良民证”。

四合镇外头，有一片大草甸子，小栓子和另外几个小马倌、小牛倌和小羊倌在放牧，一些马、牛和羊在随随便便地吃着草。

忽然，一辆鬼子的汽车横冲直撞地开了过来，一匹马受了惊，疯了似地蹦跳着跑了。

小栓子一看可急了，这匹马要是跑没了，他可也就没命了！可是，他吆喝没有用，叫也没用，那匹惊马蹦蹦跳跳地乱窜乱跑，小栓子拚命飞跑着追赶，可怎么也赶不上啊！他正急得没法儿哩，忽然看见远远地有个小人影朝这边走了来，那匹惊马正直地奔那个人来的方向跑去。小栓子就一边跑一边喊:“截住！截住！把马截住！”

那个人立刻飞快地跑向惊马。惊马跑得离那人越来越近，越来越近，近了，近了，到跟前了！

只见那人不顾一切地扑向惊马，一把揪住了缰绳，飞身上了马。那惊马就象触了电似的，又跳又窜，要把背上的人甩下去。

人小马高，那人骑在马上，两腿紧紧夹住马肚子，整个身子伏在马背上，说什么也不能叫它甩下去呀！

那惊马甩了半天甩不下背上的人，忽然前腿翘了起来，越翘越高，都快站直了，想把背上的人掀下去。可是背上的人伏在马背上，紧抱着马脖子，就象贴在了马身上，纹丝不动。

那惊马掀了几下子，掀不动，气焰就下去了不少。背上的人紧勒缰绳，两腿接连敲打了几下子，那惊马又蹦跳着跑下去了。

小栓子都看怔了，又着急又替背上的人担心，一见那惊马又跑下去了，这才象惊醒了似地，一边飞跑着追赶，一边着急地大叫："回来！快骑回来！"呵气带喘地，越喊越没劲，越跑越跑不动，跑着跑着，叫什么东西绊了个马趴子，等他支撑着坐起来一瞧：嘿！那惊马驮着背上的人驯驯服服地走回来了。小栓子这个乐呀，看着马背上的那个人，又高兴又佩服地叫："哎呀！你骑马咋骑得这么棒呀！"

背上人一边翻身下了马，一边随随便便说了句："马倌嘛！"原来，那马背上的人，正是咱革命的马倌小江。

小栓子问："你也是马倌？那咱同行哪！"

小江说："你也是马倌？叫什么？"

小栓子说："小栓子。——你呢？"

小江说："我叫小江，你给谁家放马？"

小栓子说："就是这四合镇里的周扒皮家。——你是哪村的？"

小江说："苏官屯的。"

小栓子又问："苏官屯的？那你认得康爷爷吗？"

小江说："康爷爷？卖烟卷的，今年春天才搬来？"

小栓子说："对！你认得他吗？"

小江说："那是我姑爷爷，咋不认得！我姑奶奶就是叫我来找他的。"

小栓子说：“那我带你去。——康爷爷可好了，尽给我们讲故事。”

小江说：“那好，咱骑上马快走吧！”说着翻身上了马，又一把将小栓子拉上了马背。

小栓子在马上悄声对小江说：“告诉你，你可别跟别人说，我还跟着康爷爷撒过传单，贴过标语哩！”

小江说：“好啊！那么说，你是革命的小马倌喽？”

小栓子笑着说：“嘿嘿，‘革命的小马倌’，这名儿不错。”

小江问：“四合镇外头还有壕沟，好过吗？”

小栓子说：“白天吊桥不拉上去，好过。”

小江又问：“进大门呢？岗哨查得严不严？”

小栓子说：“可严哪！没‘良民证’谁也不叫进去。”

小江说：“那，咱得想个招儿……”眉头一皱，计上心来：“小栓子！咱还装马惊了怎么样？”

小栓子一听，乐了：“嘿！太棒了！”

小江：“快走！”说着，一手搂紧小栓子，一手抖抖缰绳，吆喝一声，两腿一夹，那马就朝四合镇奔去了。

四合镇外的大草甸子上。另外几个小马倌、牛倌、羊倌们，都提心吊胆地在盼着小栓子和惊马快点回来——生怕那惊马要是跑丢了，周扒皮就真会扒了小栓子的皮哩！

大伙儿正发愁哩，忽然看见小栓子跟另外一个孩子伙骑着那匹惊马跑回来了，大伙儿这个高兴就别提哪！呼啦一下子奔过去就把他们围起来了。

小江放下小栓子，自己也跳下了马，跟围着他们的马倌、牛倌、羊倌们悄声说了些什么，然后就又跳上了马。

小栓子也跳上了另外一匹马。

另外几个孩子高高兴兴地把剩下的牲口往回赶。

四合镇铁门外头的岗哨，是两个伪军，正在抢要进镇的老乡的东西，老乡使劲拉住不放。

汉奸瞪着眼睛喊："你不给？我揍死你！"一边骂，一边拿枪托就要揍那老乡。

正在这时候，小江骑的马又蹦又跳地朝大铁门奔来，小江一边乱打马，一边高喊："马惊了！马惊了！"

小栓子骑着马紧追，也大声喊："老总：快躲开！马惊了！"

大铁门两边的汉奸岗哨，吓得嗞哇乱叫，不知往哪儿躲是好，东窜西奔。

小江骑着惊马，冲了过来。

老乡趁乱往镇里跑，汉奸岗哨吼叫着又要追他。

小江就趁这一阵乱乎劲儿，大喊着："马惊了！快躲开！"打着又蹦又跳的马，冲进了四合镇的大铁门。小栓子也跟着冲了进去。

两个岗哨一边乱躲，一边急喊着："回来！回来！"

小江骑着马早冲进镇子去了。

四合镇还真不小哩，这一天又正逢庙会。赶庙会的人不算太少：有卖农具的、卖吃食的、卖锅碗瓢盆的、卖花洋布

的……。也有卖香烛纸马的，还有打开场子唱“二人转”的……

小江可没心看这些，他一心要找“康记烟铺”。

按照小栓子告诉他的方向，不大工夫就找着了。可是，他推开了烟铺的门一看，怔住了：

铺子里一个人没有，东西给翻的乱七八糟，香烟、火柴啥的可地都是。

小江心想：“糟了！康爷爷准是出事儿了！”——这时候，他耳边忽然又听见临走时大皮靴叔叔跟他说的话：“……这份情报很重要，天黑前一定要赶回来，队伍等着行动哩！”——“哎呀！这怎么办呀！找不着康爷爷，完不成任务，可就要误了大事了啊！——不行！我是抗日战士，革命的小马倌，革命给我的任务，再艰巨，再困难，豁出命去，我也一定要完成它！”小江这样下了决心，就忙着想主意，他看看满地的香烟、火柴啥的，来了招儿：“对！装个卖烟卷儿的，好混！”找了个筐子，一边往里捡地上那些香烟、火柴，一边又想：“我在这镇里人生地不熟的，还是找上小栓子他们一块帮我找吧！”

小江一边叫卖着烟卷，一边仔细地记路。过了十字路口，刚拐过一条街，就听见一声大吼：“小孩！给两盒烟卷！”

小江一看，是个站岗的黑狗子[①]，又抬头看看门上的字，知道这儿就是黑狗队。小江参军以后，学习文化也很努力，一

① “黑狗子”，是东北人骂伪警的话，因他们穿黑制服。

般的字都能写能认了哩。心想：我就认认你们这个地方吧！就暗暗地把这前后左右都仔细记了记，可就没顾得拿烟。

那个黑狗子又喊了一声：“快点！拿来呀！”

小江连忙问：“要什么牌子的？”

黑狗子说：“拿过来看看！”

黑狗子挑烟，小江可是不错眼珠地直看他手里那杆枪，锃明锃亮的，多招人呀！心里真恨不得一棒子把那黑狗子揍倒了，把那杆枪抢过来！

这时又有一个声音吼：“小孩！淡巴姑的有？”

小江还当是日本鬼子哩，抬头一看，是从里头又出来一个黑狗子，心里骂了一句：“妈拉巴子的！连人话都不会说了！明明是中国人么，要说他妈的鬼子话！”心里这么骂着，提着筐子就迎过去了。

那个黑狗子正挑哩，门里又有黑狗子叫：“小孩！拿进来我们挑挑！”

小江一听，心里就着了急：我有重要的任务啊！跟你们这么磨蹭，可就要耽误我的大事了！可是里头的黑狗子一个劲儿地叫，不进去又不行，只好进去吧！一边提着筐子往里走，一边心里想着：我可不能叫你们白耽误了我的时间啊！既然进来了，那就饱饱地看一通，把你们这里头侦察出个眉眼来再走！想着想着就到了院里，他把筐子往地下一放，随他们挑，自己就细心地端详起这个黑狗队来了。

这是个老式的四合院，东西厢房各住着一个排，正房大概是黑狗队长住的，他看见那个黑狗队长，从正房出来，走到筐

子跟前，拿了两盒烟转身就往后院走，他身上斜挂着一个盒子枪，枪把子上系着一个大红枪穗子，招人地在他屁股上一左一右地直晃荡。

小江一看，这更是个机会，眼睛看着那个大红穗子，嘴里喊着：

“老总！老总！给钱呀！”提着筐子急急忙忙追着他又进了后院。

后院是一排北房，那个黑狗队长照直进了北屋，小江也就照直跟了进去。

几个黑狗子正围着个桌子赌钱哩！一见他们进来，有的就喊：“队长！快来，下一注！”

有的就嚷：“小孩！把烟拿过来！”

黑狗队长过去也加入了“战斗”。

小江把筐子往桌上一放，说：“老总！抽烟可得给钱啊！小本营生，赔不起呀！”

一个脸上有块大黑疤的狗子说：“老总有的是钱！”说着，从桌上抓起一把钱，在小江眼前一晃，可没给他，却下到注上去了。

黑狗子们嘻嘻哈哈哄笑着抢了烟，又呼五喝六地要起来了。

小江留心地看了看：这是一通连三间北屋，靠山墙一排大炕。小豆腐块的被子一个挨一个，他暗暗数了数，整整二十个，墙上挂着背包，水壶，子弹带……

他的眼睛慢慢地挪呀挪，挪着挪着就挪到那一排枪架

上了。哎呀：整整齐齐的一排枪啊！锃明锃亮的，苍蝇落上都站不住啊！这比队伍里打靶的那枪可漂亮多了，他又暗暗数了数："一支，两支，三支，四支，五支……咦！还有一支小马枪哩！这跟我正合适呀！嘿！老说我'人没有枪高，人没有枪高'，要是能背上这支枪嘛，……"想着想着，真好象那支枪已经到了手里似的，又入神地想："我一定天天擦，擦得比这还要亮的多，再打靶就用它，——不！还能老打靶？作战时候，拿他打日本鬼子，一枪一个！行军时候背着它，枪口朝下倒背着，骑在马上……行，不骑马也行！只要有枪……"想着想着就走到了跟前，爱惜地轻轻地抚摸起那支马枪来了。

忽然，一个黑狗子大喊一声："别动！走了火！"

小江象是叫他一下子喊醒了似的，忙缩回了手，扭脸一看：正是那个长黑疤的，他立刻装出一副什么都不懂的样子，陪笑说："老总！放心！走不了火！你们抽烟，就叫我长长见识、开开眼界吧！"

黑疤狗子说："开开眼界行！不准乱动！——天门两道！"

小江忙说："不乱动！不乱动！——老总抽烟吧！"他看着这几个疯狗似地吱哇乱叫的赌鬼，恨的牙痒痒，真想举起那支马枪，朝他们大喊一声："不许动！缴枪不杀！"接着就想："这些狗子一定吓得屁滚尿流，立刻举手投降，这些枪就都是我的了！我的仇也就算报了一半了！"不觉伸手就又要去拿那支马枪了，可是，立刻又缩回了手，在心里自己跟自己说："不行！你是抗日军！抗日军是一定要绝对服从指挥，严格遵守纪律的！不能想怎么干就怎么干！现在你身上有更重大的任务



他暗暗数了数，整整二十个……

啊！……”

想到这儿，立刻使劲把这个念头压制下去了，走到桌边，拿起筐子说：“老总给烟钱吧！”

那个黑狗队长正拿起一副牌，看也不看他，随口说：“去！去！去！老总抽烟，多会儿也没给过钱！”

小江还假意央求说：“多少给几个吧！赔不起呀！”

黑疤狗子大概是输了钱没地方撒气了，瞪着眼，大声吼叫着：“快滚！再要钱！连筐子都给你留下！”

小江急忙叫着：“哎呀！老总！可别把筐子留下！这我回去就要挨打了呀！”提起筐子赶忙跑出去了。

走出了屋子，又留心看了看，后山墙不算高，稍微有点搭脚的地方就能窜上去。再看看房子，也是普通砖瓦房，更好上……又扭头一看：西边还有个小门，他心想：“要看就都看个遍吧！”一边故意大声喊着：“老总抽烟！老总抽烟啊！”一边就走进那个小门里去了。

进去一看：这是个小跨院，他吆喝着往里走——“喝！还有个马圈哩！拴着那么些匹马呀！一匹赛一匹，又肥又壮，比咱们队伍里那些马可强多了！要是骑上这么一匹高头大马，再背上那支小马枪，撵起鬼子来，有多少也跑不了啊！——小江正出神的想着哩，又听一个声音喊：“‘马吃’[①]的有？”

小江定睛一看：又是一个黑狗子，没听明白他那狗子话，就问：“什么？”

① 日语“火柴”读音如“马吃”。

那个黑狗子又重复着说："马吃！马吃！"

小江还没懂他到底要什么，听他直说"马吃"，就顺手指了指大马棚里有一房多高的一大垛草说："那不就是马吃的吗？"

那个黑狗子一听，气的骂："八格！我要'马吃'！"说着就在他拿着的烟卷上划了一下。

小江这才明白，原来他是想抽烟，跟他要火柴，他才想起来，日本鬼子可不是管火柴叫"马吃"吗？——满嘴鬼子话，真他妈的铁杆汉奸！小江差点儿骂出声来。

小江急急忙忙走出了黑狗队，一边叫卖着剩下的那点儿烟，就直奔周扒皮的大院套，想先去找找小栓子。——大皮靴叔叔不是常给讲："抗日军啥时候都得紧紧地依靠群众啊！"

转过后街，走了没多远，就看见远远的有几个小嘎儿赶着一群群牲口过来了。小江赶紧往那边跑，一边喊："小栓子！小栓子！"

小栓子也看见了小江，牵着牲口跑了过来，忙问："小江！找着康爷爷了吗？"

小江凑到小栓子跟前说："没有！铺子里乱七八糟的，我怕是……。"

忽然，那边传过来吵儿八呼地打人骂人的声音。小栓子气哼哼地说："该死的鬼子！这几天到处抓民夫、修工事，我爷爷都六十多了，还叫他们给抓去了哩！"

小江一听，立刻说："没准儿康爷爷也叫他们给抓去了！走！咱快瞧瞧去！"

几个鬼子和汉奸队押着一队扛着各样工具的老乡，沿街走着，有那老的病的，走慢了点儿，鬼子汉奸就拳打脚踢，还拿枪托子捅，连打带骂，简直不把人当人看呀！

小江拉着小栓子跑了来，一边跑一边找，忽然，小栓子指着前头一位扛着铁锹的老爷爷说："那不是康爷爷！"

小江边往那老爷爷身边跑，边喊："康爷爷！康爷爷！"

康爷爷听见喊，回头一看，刚要问什么……

小江忙抢着说："姑爷爷！我姑奶奶病了，叫你赶紧给拿副药啊！"

康爷爷一听就明白了，立刻高兴地说："你来得好！我正愁着没人给送药去哩！"还要再跟小江说啥，一个鬼子猛推了康爷爷一把，吼叫着："八格牙路！快走！"

一个伪军也跟着推推搡搡地把康爷爷推走了。

小江追着喊："康爷爷！康爷爷！"可是康爷爷跟老乡们一块儿已经叫鬼子汉奸们给赶出老远去了！

这咋办呢？！还是得想招儿！小江想了一下，回身对小栓子悄声说："快！咱们把牲口全都赶过来！"拉着小栓子就跑。

鬼子汉奸们连打带骂地赶着民夫队刚走进了正街，忽然，从东边小胡同里窜出一群牲口，紧跟着，从西边小胡同里又跑出一群。小江一边甩着响鞭，一边大声吆喝着。

马叫着、牛吼着、羊号着，朝四处乱窜乱跑，街上一时就乱了营了：摊子全翻了，锅碗瓢盆砸的稀巴烂，香蜡纸马满街滚，铺子赶紧关门，摆摊的忙着收摊，赶庙会的老乡们东奔西逃，鬼子不知出了什么事；咋唬着朝天开了两枪，这下子更乱了，

小江和小栓子们吆喝着牲口直往民夫队的人群里冲撞，牛朝鬼子身上顶，羊朝汉奸们的身上拱，鬼子汉奸们嗞哇叫着乱躲，鬼子的大洋狗也跟着汪汪叫唤。

趁这乱呼劲儿，民夫们全都跑散了。

康爷爷趁乱跑过小江跟前，说了句："快来，给奶奶拿药！"一闪就不见了。

小江懂得了康爷爷的意思，把鞭子扔给小栓子就跑。

在"康记烟铺"里，康爷爷拿着件便衣褂子正等小江哩，见他进来，给小江往身上一穿说："行了，快点回去吧！"

小江说："什么？就这么回去了？"

康爷爷说："是啊，快点回去吧。"

小江说："康爷爷！我的任务还没完成哩！"

康爷爷笑着："你的任务完成得很好啊。"

小江可不同意："我是说我的任务还没完成哩！"——他特别着重说"我的"这两个字。

康爷爷可是不明白他的意思，还是说："快点儿赶回去，你的任务就完成了！"他也特别着重说"你的"这两个字。

小江说："不是！我是想……"想说又不知怎么说好了！

"想什么？痛痛快快说嘛！"

小江看着康爷爷的白胡子，说："我刚才跑到黑狗队里卖烟去了，里里外外我都侦察清楚了……"

康爷爷见他又不说了，就催问："好呀，怎么样啊？"

小江还是吞吞吐吐地："康爷爷，我是想……"

康爷爷有点急了：“这孩子！怎么那么罗嗦！到底有什么事，快说吧！”

小江只好明说了：“康爷爷，我是想，摸进黑狗队去，弄他一支枪再走！”

康爷爷一听可急了：“不行，不行！你可不能去惹事呀！”

小江连忙解释说：“不！康爷爷，您放心，决惹不了事！我翻墙进去，到了里头，黑狗子要是发现了我，我就说是跟他们要烟钱去的，要是看不见，我就弄他支枪出来！”

康爷爷心想：这小鬼还真有点心眼儿，可是他现在有比这更重要的任务啊，就忙说：“不行！不行！快走吧！再磨蹭就误事了！”

小江只好往外走，一边走，一边嘟囔着：“这么回去，可怎么见大皮靴叔叔呀！”

康爷爷这回可更叫他给弄胡涂了：“什么大皮靴叔叔？”

小江噘着个嘴：“嗯……”

康爷爷看着这个又瘦又小的孩子，本来就有点不大相信他能办得成事，这会儿看他这磨磨蹭蹭的劲儿，就更是又着急又生气，不觉唠叨了句：“真是，不派个顶事的，叫这么个孩子来，不是找着误事吗！”

小江一听，忽闪着两只大眼睛，问：“康爷爷，您是说我小办不了事儿吗？”

康爷爷只好说：“哎！这是个要紧的事，也是个急事，叫你这么个小嘎儿来，磨磨蹭蹭的，得什么时候才能赶回去呀？要是来个大点的，能骑个马跑回去，那不就快多了吗？”

小江一听这话，大眼睛更亮了，兴奋地说：“康爷爷，您是说骑马呀？那可是我的老本行啊。”

康爷爷一听，怔住了：“什么？‘老’本行？你，你多大了呀？”

小江最不愿意人家问他这样的话，就反问：“多大才能骑马？有章程吗？”

康爷爷没法回答了，只好问，“你真会骑马吗？”

小江：“马倌嘛，还能不会骑马？”

康爷爷：“马倌？……”

小江忙又补充一句：“现在升了‘副官’了！”

“副官？”康爷爷更奇怪了，看了他一眼，摇摇头，说：“那你就还挎上你那个筐，先出去吧！出了镇往南，头一块苞米地头上，有个小窝棚，就在那儿等我！”

小江忙答应了一声：“好！”转身就走。

康爷爷又叫住嘱咐：“照直出去，不准上黑狗队去啊！”

小江非常严肃地说：“保证严格遵守纪律！”说着挎上筐子就走了。

又路过黑狗队，他把那前前后后的地形地物又注意观察了一下，牢牢地记在了心里。走过黑狗队的大门口时，他拚命叫自己不往里看，可是，眼睛还是往那边斜了一下！

那个长黑疤的黑狗子，正背着那支小马枪在那儿蹓跶哩！

小江使劲咽了一下唾沫，心里说：“哼：再叫你们美两天！早晚都弄到我手里！”想着任务紧要，赶忙加快脚步，跑出镇去了。



不大一会儿，康爷爷牵着匹马来到窝棚跟前，见了小江就说：“要真会骑，就快骑上走吧！不会，可别逞能啊！”

小江忙说：“康爷爷您就放心吧！”说着就去接绳子。

康爷爷还是有点不放心地问：“这，连鞍子都没有，你真能骑呀？”

小江说了句：“没鞍子怕什么？”蹭一下子就上去了。

康爷爷看着这小家伙上马这么灵，心里说：“还是真有两下子哩！”不觉又问了句：“你真是副官呀？”

小江正经地回答说：“副官是副官，不过，就是还没发给我枪哩！”说着两腿一夹，倏一下子，象文箭似地，一会儿工夫就跑得没影儿了。

十一

小江把那件便衣褂子脱下来交给了大队长，又向他汇报了。

大队长听了，高兴地说："这回你这马倌、牛倌、羊倌的本事全都用上了啊！"

同志们都笑了，小江倒叫弄得有点儿不好意思的哩！

大队长从衣缝里取出情报，看完了，夸奖小江说："我们的小马倌任务完成的不错呀！——饿了吧？快找点儿吃的去吧！"

小江这时才觉出肚子可真饿了，想去找老炊事员爷爷要点啥，可是他走道不敢抬头，心里想着可别碰上大皮靴叔叔呀！谁知道，越怕什么，偏来什么。他走了还没有五步哩，他听见有个人喊，"小马倌！回来啦？"他抬头一看，嘿！怎么那么巧，偏偏就是大皮靴叔叔！他的心立刻扑腾扑腾跳了起来，一个劲儿地嘀咕："大皮靴叔叔要是问缴了枪没有，可怎么办呢？"

大皮靴叔叔给了他一块东西，高兴地说："快吃吧，特意给你留的呢！这回，立了一大功啊！"

小江一看：是块烧好了的山兔肉，这是多美的东西啊！他又是多么爱吃烧山兔啊！要是以前他准得高兴得抱着大皮靴叔叔跳起来。可是这会儿他只说了声："谢谢！"接过来就走。心想："快点走开吧！要不然，大皮靴叔叔要是问枪，可怎么说呀！"

嘿！大皮靴叔叔偏跟了来了！一边紧紧追他，一边不住嘴地问："小江啊！辛苦了！累了吧？怎么不说话呢？——瞧这兔肉多好，我们今天新打的哩！"

小江这时候，心里揪成一个疙瘩，不管大皮靴叔叔说什么，他都想着：要是问我枪哩？下一句就要问枪了。

大皮靴叔叔见问他什么，他都不说，可着了急，就担心地问他："小江，你病了吗？"又摸他的脑袋，又摸他的肚子。

小江一边说："没病！没病！"一边拚命躲。

大皮靴叔叔可不信，因为小江从来也没这么没精神过呀！跟着他到了班上，同志们还没回来，他就去弄了些树枝子，把"床"给小江铺得舒舒服服的，强按着他躺在"床"上，又把自己的棉衣给他盖上，然后点起了一小堆火。小江看着，心里想："这回都弄完了，大概就要问枪了。"可是，大皮靴叔叔还是不问，舀了一缸子雪搁在火旁边，拿根树枝子叉起那块山兔肉就给他烧了起来。

兔肉烧得多香呀！可是小江这会儿没心闻这个，好象连肚子饿都忘了，不错眼珠地盯着大皮靴叔叔，就等他问。可是，大皮靴叔叔，只顾翻来复去地烧那块兔肉，就是不问！

小江越等越着急，后来实在憋不住了，他腾一下子坐了起来说："叔叔！你怎么还不问呀？"

大皮靴叔叔叫他一下问怔了："问什么呀？"

小江说："枪！枪啊！"

大皮靴叔叔一时还没想起来："枪？"

小江非常认真地说："大皮靴叔叔！说到就要作到，这才

是抗日战士哩！可是我……已经两回了！……那回说不哭，哭了；这回说要缴枪……”

大皮靴叔叔没等他说完，就想起来了，刚“哈哈”笑了一声，立刻又止住了笑，问他：“没缴着枪，是不是？”

小江：“嗯！——白赔了几盒烟！”

大皮靴叔叔又把他按躺下了，也非常认真地说：“小鬼！喝点水，吃了这块肉快睡觉吧！有你打鬼子的时候啊！”

大皮靴叔叔象妈妈那样慈爱地拍着他。缸子里的雪还没完全化成水哩，我们的小马倌就呼呼地睡着了。

我们的小马倌，这趟真是办了件大事！

原来：咱们队伍要打四合镇，拔掉这颗钉子，给方圆几十里地的老乡除个害，也给咱们部队解决解决装备和给养问题。

在四合镇里的那位康爷爷，是咱们的地下工作者，小江去的任务是：侦察地形和道路，了解日伪军的实力，联络进攻的时间，康爷爷好准备到时候作内应。——这是个多么重大的任务啊！

康爷爷看他太小，怕他记不清、说不明，就都写在一张小纸上缝在他褂子里头了。其实，这些事儿，小江去的时候就知道了，不过知道得不那么详细就是了。

小江呼呼地睡得正香，大皮靴叔叔跑了来，推着他，兴奋地叫：“小江！快起来！有任务了！”

小江睡的稀里胡涂的，揉着眼睛嘟囔着：“大皮靴叔叔！我没打着鬼子，也没缴着枪！……”

大皮靴叔叔一听就笑了：这小鬼，还惦记着这个事儿哩！就推着他说：“你快醒明白呀！咱们这就要去打鬼子了！”

小江一听真要去打鬼子，立刻就醒明白了，忙问：“什么时候出发？”

大皮靴叔叔说：“马上出发！咱们去打四合镇，你还骑着你骑回来的那匹马，头前带路去吧！”说着，就给了他一个手榴弹，一边说：“可别随便乱扔啊，扔出去就得叫它起作用！”小江高兴得什么话也说不出来，把手榴弹往怀里一塞，就朝拴马的地方跑去了。

大皮靴叔叔举着那块烧热了，又放凉了的兔肉，追着喊：“小江！带上这块兔肉，道儿上吃！”

小江连头都没回，只喊了一句：“打了鬼子缴了枪，回来再吃吧！”就跑得没影儿了。

十二

没有星星，没有月亮，鸡不叫，狗不咬，马蹄子都包上了草，大队行军也是一点声儿没有，到了四合镇，摸了鬼子的哨，大队都进了街，敌人还不知道哩！

群众关系好，准备工作作得好，队伍一进去，康爷爷和咱们的群众，就分头带路，悄悄地领着同志们走了。

小江请求任务说：“黑狗队的里里外外我都摸清了！叫我给往那边带路吧！”

大队长同意说：“好！”就商量好，指导员带领第五班，由小

江领着去解决黑狗队。

小江接受了任务，就在头前带路往黑狗队去了。

一路走，他一路悄声地介绍情况：“四合院，前后两进，一个小跨院是马圈，——后院只有三大间罩房，住着二十个黑狗子；后院墙不算太高，一窜就能上去，这个任务就交给我吧!”

大皮靴叔叔说：“好，我们四面包围，分路进攻!”就叫大个子班长带两个战士和小江，从后头打，自己和其余的同志包围黑狗队，攻打前门。

小江领着同志们鸦雀无声地直奔黑狗队去了。

一霎时的工夫，奔到了黑狗队的房后，小江三窜两跳就上了房，跳到黑狗子们住的北屋房顶上，掀开了几片瓦，砸了个窟窿，拉开手榴弹的线往里一扔，一边就朝里喊：“抗日军来了！不愿做亡国奴的，快缴枪投降啊!”

手榴弹轰隆一声，屋里头立刻乱了营！只听见“爹呀！妈呀!”乱叫，闹成一片。

就在这时候，镇里四处都响起了枪声。

小江又朝下大声喊：“听见没有？我们大队都进了镇了，正解决鬼子哩！你们快缴枪吧!”

正喊着，大个子班长和另两个同志也上来了，他们朝里打了几枪，一边齐声的喊：“抗日军宽待俘虏，缴枪不杀!”

小江又跟班长要了颗手榴弹，往窟窿里捅着喊：“快缴！再不缴枪我就又要拉线了!”说着就把手榴弹又往里捅了捅。

里头立刻嚷嚷起来了：“别拉！别拉！缴！缴！缴!”

小江就高声地下着命令：“举起手来！排着队出去!”

里头连忙答应:“是!长官!”

小江气虎虎地纠正说:“我不是长官!我是副官!——快走!”

“是!副官!”黑狗子们一边急忙答应着,一边真乖乖地举着手排着队走出来了。

大个子班长和那两个同志,七吃卡喳把窟窿砸大了,一个跟一个,钻了进去,顺着房梁就进屋里去了。

小江看黑狗子们都出去了,就站了起来,握着手榴弹又下命令:“排成单行,——离远点儿!手别动!”



黑狗子们都迅速地照着命令行动了。这时,他们就着院里的灯光抬头一看:这个抗日军的“副官”怎么是个十来岁的孩子呀!而且,就他一个人!……

边上那个脸上有块黑疤的黑狗子,不觉嘟囔了一句:“闹半天叫个孩子给缴了!真冤!”

小江的耳朵也

特别尖，一下子就听见了，他就举着手榴弹生气地喊：“谁说冤？——站出来！——快！”

那个说“冤”的黑狗子，只好站了出来。

小江一看，象是那个有黑疤的狗子，就怒气冲冲地教训他说：“我们抗日军今天来给你们扒下了狗皮，叫你们当真正的中国人！冤什么？你说！”

黑疤狗子连忙说：“不冤！不冤！我错了！长官！——噢！副官！……”

话还没说完，旁边一个黑狗子悄悄捅了他一下子，他急忙一看：又有三个抗日军，一人背了两三支枪从北屋走了出来，——一个个都是雄赳赳气昂昂的，还有一个，个子特别大——这才吓的一声也不敢吭了。

这时候，小江好象听见后排一个黑狗子，又在那儿嘟囔什么，就又指着问：“你又说什么了？”

那个黑狗子忙说：“报告副官！没说什么！”

小江厉声说：“嘟嘟囔囔的，还没说什么？——快说实话！”

那个黑狗子只好说：“报告副官！我是说有个卖烟卷的小孩儿，有点象您！”

小江倒叫他给提醒了，就说：“我就是那个卖烟卷儿的！你们还拿了我好几盒烟卷没给钱哩！”

几个黑狗子忙说：“这就给您钱！这就给您钱！”

小江一本正经地教训他们说：“这回我不跟你们要钱了！从今以后，你们一定要改邪归正，当个好中国人！要再作一点坏事，叫我知道了，决不饶你们：听见了没有？”

黑狗子们齐声立正回答:“听见了! 副官!”

小江气呼呼地:“啥副官正官的! ——我是抗日战士!”

这时候，大皮靴叔叔他们，也早把前头的黑狗子们都缴了械，正想来帮助解决后头的，进院一看这个阵势，知道已经解决了，刚要找小江，小江在房上先看见他们了，就喊:“同志们!这些俘虏怎么办呀? ”

大皮靴叔叔说:“交给我们吧!”

小江答应了一声:“是!”就也从房顶上的窟窿钻到屋里去了。

大皮靴叔叔就叫大个子班长和那两个同志，把这些俘虏押到前边去集中，自己和另外几个同志刚要进屋去看看——

小江全身披挂从屋里迎了出来。

大皮靴叔叔一看:小江身上，十字交叉挂了两条子弹袋，皮带上插着四颗手榴弹，左右两肩上各挂了两支大枪，象梅花鹿头上长的两只大犄角，手里还举着一支锃亮的小马枪，他一看不觉“呦”了一声，还没来得及说什么——

小江先说了:“报告! 屋里还有枪哩!”说着他又高举着手里的马枪，问:“报告! 这马枪能给我吗? ”

大皮靴叔叔说:“能! 能给你! ——可是，我的小马倌! 这你还走得动吗? ”

小江说:“不用走啊! 跨院里有个大马圈，里头有的是马，同志们都能骑马回去呀，我把这些都搁到马上去!”说着，就丁唧当唧地走到跨院牵马去了。

十三

打了一个胜仗，队伍满载着胜利品回山了。

进了山边子，就整顿部队，看看有伤亡或掉队的没有。一检查，都在，就是没有小江！撤出来的时候，天还没亮，没注意，这时候看他没跟来，就觉着有点不对了。

这个说：“小江从来都是跑在前头，这回怎么掉队了？”

那个说：“是啊！都一直以为他在前头哩，谁知他没跟上来！”

又一个说：“别是丢了吧？”

另一个说：“哪儿能丢呢？他跑了不是一趟了！”

大个子班长担心地说：“可别是出了什么差错啊！”他心里这会儿比谁都焦急。

这一说，大家更担心了，一个说：“缴了黑狗队，他又跑去打鬼子去了，又黑又乱，真没准儿出了差错啊！”

又一个说：“解决鬼子兵营的时候，我还看见他了哩！枪打得虎势着哩！”

大个子班长说：“这个小鬼啊！勇敢是真勇敢，可就是有时候太天不怕地不怕的了！”

大伙儿就说：“快回去找找去吧！”

大皮靴叔叔心里虽着急，但他很沉着，听了大伙儿的话，想了想，说：“这个小鬼虽说过于天不怕地不怕，可是他的办法也多，大概不会出什么差错吧？到这时候还不回来，说不定又

是叫鬼子什么枪给吸住了吧？”

大队长点点头说：“我同意你的说法，不过还是要防万一！”说着就下命令：“现在大队马上回宿营地，留下六个同志，立刻回去找小江！”

大皮靴叔叔抢着说：“我去吧！”

大队长说：“好！带五个同志赶快走吧！”

大皮靴叔叔说了一声：“好！”领着五个同志就走了。

六个同志急急忙忙往前走着，不错眼珠地看着前边，哪儿有一点影子啊？越走越心急，脚步越快……又走了有十来里地，下弦月出来了。忽然，就着月光，看出来：有些影影绰绰的东西往这边移动，看不清楚，只见一片黑胡胡的，这还能是小江？大家猜可能是去支援四合镇的敌人跟踪追下来了！大皮靴叔叔立刻下令：“隐蔽好！准备战斗！”

那一片人越走越近了，慢慢能看得出：前边骑在马上的好象是个小孩，后头跟着十几辆大车，赶车的人都象是老百姓。奇怪，这是些什么人呢？……等又近了点，可以肯定，不是鬼子了。

大皮靴叔叔就喊：“口令！——什么人？站住！不站住开枪了！”

前头骑马的那个人一听就喊上了：“别打枪，我是小江啊！”

这六个同志一听真是小江，一方面放下了心，一方面又奇怪了：他后头带的那些是干什么的呀？大皮靴叔叔就朝他喊：“真是小江啊？叫你后头那些车马都站住，你一个人先过来

吧!”

小江一听，就飞马跑了过来，见了叔叔们真高兴呀!

大皮靴叔叔一见他就问:“你后头跟着的那大队人马是干什么的？”

小江兴奋地说:“那是老乡，给咱们送给养的!”

同志们还不大明白:“老乡？送给养的？”

小江说:“是啊！那车上拉的都是粮食，——叫他们过来吧？”

大皮靴叔叔说:“我们看看去吧。”领上同志们就迎过去了。

老乡们一见同志们就都高兴地叫了起来:“哎呀，同志们!你们打得可是真好呀！这下子可救了四合镇的老百姓了!”

大皮靴叔叔一看，车上麻袋里装的真是粮食，不觉奇怪地问:“从哪儿又弄到这么多粮食呀？鬼子仓库里的粮食不是都给老乡分了吗？”

一个老乡说:“这是暗仓里的呀。”

第二个老乡连忙给说明:“那个暗门呀，就藏在草垛里，要不是去搬草，八辈子也找不出来。”

大皮靴叔叔不觉指着小江问:“他也跑去搬草去了吗？”

老乡忙说:“没有！人家是告诉我们地方，可真得谢谢这位小同志呢!”

第三个老乡说:“同志们不知道，我们叫鬼子跟黑狗子们祸害得连做饭烧炕的柴火都没有了。有了粮食也做不成饭呀，大伙儿正发着愁说:‘上哪儿弄点柴火去呢？’……”

第四个老乡又抢着说:“这位小同志听见了，就说:‘黑狗队的马圈里有的是草，就在西跨院，老乡们快搬去吧！——队伍都撤走了，我得快追队伍去了，再见吧!’说完，人家就急急忙忙走了，我们立刻吆喝人上黑狗队搬草去了……”

第二个老乡又急忙插嘴说:“那大垛草，三勾还没搬了一勾哩，那墙上就露出来了个暗门，我们给捅开了一看——妈呀！好大一仓的粮食啊!”

几个老乡又齐声重复着说:“这要是不搬开那大垛草，八辈子也找不出来呀！多亏了这位小同志呀!”

大皮靴叔叔说:“那就该再给老乡们分分呀!”

老乡们又立刻齐声说:“分了！又都给分了！——这是慰劳咱们抗日军的啊!”

同志们不觉问:“慰劳抗日军的？”

第一个老乡又连忙给说明:“是啊！咱抗日军头回打开了鬼子的粮仓，看我们困难，就都给我们分了，你们光带走了军用品，粮食一点也没要啊！这回又起出了这么大一暗仓粮食，说什么也得慰劳慰劳咱们抗日军了!”

老乡们又都抢着说:“大伙儿都有这个心意啊！可是，咱抗日军已经开走了，可往哪儿给送呢？”

第二个老乡说，“这时候我们就想起这位小同志来了，都说:‘小同志准还没走远，快把他追回来，叫他带咱们去吧!’连忙就追去了。”

第三个义接着说:“出了镇才追上啊！可是人家小同志不回去呀!说‘抗日军有纪律，得赶紧回队伍去!’我们说:‘抗日

军也得吃饭呀！吃得饱饱的，才有劲儿打鬼子呀！’……”

老乡们又齐声说：“我们大伙儿七说八劝，好容易人家才跟我们回去。”说着，又指着那些粮食问：“我们这就给送到山里去吧？”

大皮靴叔叔说：“不用了，就请你们给拉到山边子，帮我们埋在林子里就行了。我们回去之后再找同志们来运。——真叫老乡们受累了啊！”

老乡们一边赶着粮车往山边子走，一边说：“哪儿的话呀！你们才是真辛苦了哩！”

老乡们把粮食运到了林子里，帮着坚壁了起来，临走的时候，拉着小江问：“这位小同志贵姓啊？”

小江说：“我叫小江！”

旁边一个战士就给补充说：“这是我们的江副官！”

老乡们一听，大吃一惊，瞪着眼睛，半天半天，才有一个老乡说：“哎呀！这么小就当上副官了？真了不得啊！”

老乡们告别走了，还听见他们认真地说：“哎呀，简直是个小哪吒呢！”

小江说：“什么哪吒呀！我是抗日军的战士！革命的小马倌！”

粮食坚壁好了，就往山里宿营地走。

同志们看小江骑着高头大马，身上十字交叉系了两条子弹袋，枪口朝下、背着一杆锃明锃亮的小马枪，真是神气！不由得称赞起他来了——



“这是我们的江副官啊!”

第一个说："嘿！瞧我们的江副官多么威武英俊！这才更象个副官了哩！"

第二个说："也别说什么哪吒不哪吒那些个迷信话了！叫我看，倒是真赶上小罗成了哩！"

小江不知道小罗成是什么人，就翻着大眼睛问："小罗成也是抗日军的马倌吗？"

几个同志一听，都忍不住笑了，第二个同志笑得最厉害，他一边笑一边说："哈！哈！我的江副官！你可真有个意思啊！罗成怎么会抗日啊？这离着十万八千里哩！哈哈哈！"

小江一听，就严肃地说："那就应该叫罗成赶我，为什么说我赶上罗成了呢？"

问得那个同志连忙说："对！对！对呀！"

这段山路比较宽，比较平坦，小江就勒住了马，跟大皮靴叔叔并排往前走着，一边和他说："叔叔！我跟你汇报汇报吧！"

大皮靴叔叔说："好啊！"

小江说："老乡们叫我回去搬粮食去，我真是不知道怎么才好了！老乡们真是热情啊！说什么也不行，非拉着回去不可！我就想：咱们队伍给养那么困难，从我参军到现在，就没吃着过几顿正经粮食，现在搞出这么多，老乡们又要慰劳我们，那弄回来可有多好呀！叫同志们吃得饱饱的，再多打点鬼子！可是，我又一想：队伍都撤走了，我一个人还回去弄粮食，谁也不知道，也没请假，这不算违反纪律吗？……赶快追队伍去吧！再一想：这么走了多可惜呀！咱们打鬼子没给养，现在

有这么些粮食，能增加多少抗日力量啊！……想过来想过去，我真不知该怎么着了。老乡们又一个劲儿催我走，回队伍请示也来不及了，这时候我就想起了你跟我说过的话——你不是跟我说过吗？万一要是……遇见情况，来不及报告请示的时候，那就必须要有主动性了。你还说，违反纪律跟主动性是两回事。……我就又想：我这大概能算是主动性吧？正想的时候，老乡们拿着家伙都来了，也没工夫再多想了，我就‘主动性’了一下，又回到了镇里，帮助给老乡们分完了粮食，就指着剩下的说：‘老乡们真要慰劳抗日军，就套上车跟我走吧！’这么就来了！——可是你说：我这到底算违反纪律呢？还是算主动性呢？”

大皮靴叔叔哈哈大笑说：“这回可以算是主动性啦。”

十四

队伍要奔云头山，去开辟那一带地区的抗日游击活动，走到双岗子，有零零散散的几间小房子，就决定在那儿大休息，点上火做点饭吃，叫同志们睡一会儿，天黑再继续出发。战士们都没脱衣裳，没解裹腿，连帽子都没摘就睡了。

队部的同志们刚吃完饭，正说要开个会，忽然听见前头岗哨打枪——有情况了！大队长立刻下令：“准备战斗！”

小江抱着枪靠在墙角那儿，睡得挺香，同志们一叫他，说要打鬼子了，他一蹦就站起来了，兴奋地看着他的小马枪说：“这回可要用上你了！”立刻推上了子弹，跟同志们一块跑出了

房子，找好了地势，隐蔽起来，急不可耐地等待着。

大个子班长来传达大队长的命令说：“准备应战，敌人不到二百步不打，谁打就是犯纪律！”又转向小江关心地叮嘱着：“要特别小心、沉着，打不上不打，打不死不打，一颗子弹就得换一个敌人才行哩！”

小江说：“班长同志，你放心吧！错不了啊！”

这一点班长倒是能放心，因为小江自从得了那支小马枪以后，一天到晚摆弄它，擦的锃明锃亮的，成天三点一线地练习瞄准，打靶一枪打十环，已经被评为“神枪手”了！

敌人越逼越近，直向那几间房子扑了过来，一律是鬼子兵，有一百多的样子。

小江这时连大气都不敢出——唯恐听不见大队长喊打的命令。

鬼子们走到离房子有五百步的地方，忽然停止前进了，大概是摸不清抗日军的实力吧，也各自找好了地势，隐蔽着往房子里打枪，机枪步枪打成一个点，把小房子打得忽隆忽隆的。

小江趴在那儿，心扑腾扑腾直跳，眼睛一动不动地瞄着准，只等一声命令，手一扳，子弹就出去。

大个子班长忽然又来传达命令说：“现在敌人光冲着房子打，伤不着我们，先让他咋呼一阵子；他不再往前进我们就不打，日本鬼子不抗冻，等半个钟头之后把他们冻得差不离的时候，我们再冲锋！”完了又转向小江说：“小江，趁这个空，进屋烤烤火暖和暖和去吧。”

小江说：“我不怕冷。”

大个子班长摸摸他的手冰凉，就把自己缴获鬼子的一副手套给了小江，小江忙说："你戴吧，我的手抗冻。"

大个子班长说："要是把手冻僵了，打鬼子放枪可就没准儿了啊。——大队长说，这阵儿足有零下四十度哩！"

小江也不知道什么叫"零下四十度"，反正知道这天是贼冷，冻得真有点够呛！就连他这在冰天雪地里长大的，都有点儿抗不住哩，戴上了班长给他的手套，暖呼呼的一股热气直钻到了他的心窝里。

战士们轮流爬进屋里去烘烘枪、烤烤手，喝口化热了的雪水，等待冲锋令。

鬼子打了一阵枪，看对方一直没有动静，就停止了射击，轻轻地一点一点地爬着向前移动。

小江趴在那儿，不错眼珠地盯着一点一点越爬越近的鬼子，暗暗数了二百步，心里给那地方记上了记号，专等鬼子们爬到那儿就冲锋。

过了有半个钟头，鬼子们爬得离那二百步的地方不远了，就听大队长喊了一声："冲啊！"跟着就听见一片杀声，小江也举起他的小马枪冲了上去。

敌人机枪冻得打不响了，鬼子们一个个冻得手脚都不灵了，步枪还能打响，可是也没有了准儿。我们的东北健儿象老虎出林般地扑了过去，没有一顿饭的工夫，敌人就倒了一大片，嗞哇乱叫着，拚命朝后退。

小江一看，高兴极了，举着他的小马枪紧紧追赶，一边得意地笑着说："这样的敌人真不经打啊！"

正说着，“嗞儿”地来了一颗子弹，直朝小江头上打来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小江就觉着有人喊了一声：“弯下腰！”同时拉了他一把，那子弹就飞过去了。小江定睛一看，拉他的原来是大皮靴叔叔。

大皮靴叔叔担心地问：“怎么样？打着没有？”

小江摇着头说：“没事儿！没事儿！”

话还没落音，又飞来一颗子弹，大皮靴叔叔又一拉他，那子弹正打在他的小马枪的把子上，给打了个窟窿。小江可火了，朝着前头跑着的鬼子“砰、砰”就是两枪，眼看着两个鬼子应声倒了下去。

大皮靴叔叔说：“枪倒是打的挺准，这些日子那么拚命练瞄准倒真是没白练，可是有一样：万不能骄傲轻敌呀！”

小江说：“是！决不骄傲轻敌！”

大皮靴叔叔一看，小江的帽耳朵上叫子弹打了一个眼儿。就指指说：“你瞧瞧，多危险！”

小江摘下帽子看了一眼说：“这怕什么？抗日军是福将，刀枪不入啊！”

全体指战员勇猛地追击着，敌人留下了一片死尸，狼狈地溃逃着。

忽然看见前边黑压压的又下来了一片敌人，正在溃逃的鬼子兵们，见来了增援部队，立刻翻回身来，又向抗日军猛扑。

小江一看，气坏了，照着前头扑上来的鬼子，砰砰就是几枪，其他同志也紧跟着一阵勇猛的冲击，敌人又倒了一片，剩

下些鬼子，又退下去了。

这时，又听见东边有大汽车的嘟嘟声，大个子班长不觉骂了句：“妈拉巴子的！送死的又来了！”

话没落音，东边又开来了二十几辆，紧跟着，西边又来了一股马队，看那形势，几路敌人一共总有七八百。

队部的同志一看这情形，估计是和各路出来讨伐的敌人遭遇上了。敌我力量太悬殊，不能打，必需在几路敌人形成包围圈之前，甩掉敌人！于是决定大队长率领大队急行军奔云头山密营，指导员带一个班在后边打掩护。

大个子班长请求把这个任务给第五班，大队长答应了。小江一见，兴奋的不得了，他寻思：“我就是第五班的战士，这回当然也是跟大皮靴叔叔和大个子班长一块留下打掩护了。”于是立刻高高兴兴地把他的小马枪又压上了一排子弹。

谁知大队长不叫他留下，把他临时编到了炊事班，听老炊事员爷爷的指挥。

小江的小嘴就噘上了，闪着大眼睛，心里想：“好容易遇见了这么个报仇的好机会，可以痛痛快快地多杀些个鬼子，可又不叫我参加！——我是第五班的战士，为什么第五班的都留下就不叫我留下？还是嫌我小啊！”想着想着就要找大队长去争取争取，可是大队长率领前头部队已经出发了。他就又想：“不管这一套，第五班的都留下我就留下，你们走我不走！打鬼子还能不叫？”正想着，老炊事员爷爷拉了他一把，催他快走，他立刻想：“不行！这是命令！抗日军第一条纪律，就是服从指挥。我是革命军人，一定要严格遵守纪律！”于是和大皮

靴叔叔和班上同志们告了别，大步跑着追队伍去了。

走了没多远，小江猛然又跑回去了。

老炊事员爷爷叫了他两声也没叫住，这可把他急坏了！以为这个小鬼的野性又上来了哩！战场上不服从指挥，可不比在宿营地私自去打只野羊啊！急得他这么冷的天头上都冒了汗，立刻跟旁边走着的同志说了一声，就急急忙忙跑回去找他。

赶追回去一看，小江正把一副手套交给大个子班长，就听大个子班长说："好，我收下，你快走吧！我们顶多晚回去一天，你先在密营里把床给我们铺好吧！"

小江说："一定！我一定把什么都给准备得好好的等着你们！"刚转身要走，看见急急忙忙跑了来的老炊事员爷爷！不觉奇怪地问："老炊事员爷爷，你干啥来了？"

老炊事员爷爷呵气带喘地说："哎呀！我的亲副官，我当你又……"

大个子班长抢着说："你的江副官是给我送手套来了！"

小江又补充解释说："要是把手冻僵了，打鬼子放枪可就没准儿了啊！"说完，拉上老炊事员爷爷就回身追队伍去了。

小江真的弄了很多树枝干草什么的，在密营里给大皮靴叔叔铺好了"床"，给大个子班长铺好了"床"，给第五班全班的同志都铺好了"床"，又跟着老炊事员爷爷一块儿去打了点山"菜"，做好了饭，准备他们回来之后好好地慰劳慰劳他们。

大个子班长不是说："顶多比你们晚回去一天"吗？可是，

第二天没有回来，小江可急了眼了。他就跑去跟大队长要求：要出去看看他们去。

大队长说：“已经派第四班接他们去了，很快就会回来，你安心地等着吧！”

可是小江怎么也安不下心来，坐也坐不住，站也站不稳，一会儿爬到山顶上看看，一会儿又跑去问岗哨，有没有发现什么动静……

第三天，还没有回来。

这晚上小江简直睡不了觉了，三番两次跑去找大队长要求出去看看。

大队长说：“已经准备好了，再等这一夜，如果天亮还不回来，我亲自带人去找。”

小江要求说：“一定带我去！”

大队长说：“好！——现在你赶快抓紧时间去睡一会儿吧！”

小江打了一个盹，睡得迷里蒙登的，就听有人喊：“回来了！”他机灵一下子就爬了起来，赶忙跑到队部去一看：四班长正跟大队长汇报哩，他也支着耳朵听。看见他给大皮靴叔叔铺的“床”前围了一些人，就急忙奔了过去——一看就怔住了，大皮靴叔叔挂花了呀！——左脚骨打断了，一只脚嘀嘟当啷地挂着，就是一层皮还连在脚脖子上。几个同志光看着没法儿，没有医生也没有药啊！同志们都着急的不得了，可是大皮靴叔叔自己倒象没事人儿一样，随随便便地说了一句：“递给我把剪子！”一个同志从背兜里找出来递给了他，他看着小江

说："小江，给我煮煮去吧。"小江也不知要干什么，寻思要剪布包伤哩，可是那干什么要煮呢？——既然大皮靴叔叔叫煮，那就赶快给煮煮去吧。接过剪子，飞快地跑到伙房煮去了。

老炊事员爷爷正给大皮靴叔叔作汤哩，一听小江说要给大皮靴叔叔煮剪子，不觉惊叫了一句："哎呀！他这是……"

小江忙问："您知道他要煮剪子干么呀？"

老炊事员爷爷没说什么，叫小江把汤给送了去，自己来煮剪子。

小江刚照顾着大皮靴叔叔喝完了汤，老炊事员爷爷就端着煮剪子的锅走来了。

大皮靴叔叔一见，就指着他那只被打断了的脚说："正好！老炊事员爷爷快把它给剪掉吧！"

小江和旁边的同志们都吃惊地"啊！"了一声……

老炊事员爷爷说："不行啊，能治还是治吧！"

大皮靴叔叔说："能治当然谁也愿意治啊！可是咱们这深山密林里，有什么条件治呀？——你就快给来一下子吧！"

老炊事员爷爷还是犹疑着："那你不就成了残废了吗？"

大皮靴叔叔说："可是现在不赶快剪掉，一发炎整条腿都得坏，严重了，没准儿连命都得要了哩！"

大队长听完四班长的汇报，刚刚赶了过来，仔细地察看了一下伤势，痛心地点点头说："骨头已经打碎了，咱们没条件治，也不能再耽误了，现在就只有剪掉了。"又转向老炊事员爷爷说："你给化一点盐水来。"

大队长亲自把大皮靴叔叔那只打坏了的脚给剪掉了，又

拿盐水给洗伤口……

大皮靴叔叔疼的昏过去又醒过来，醒了又昏过去，头上的汗珠象黄豆粒那么大，可是大皮靴叔叔闭着眼，咬着牙，一声都不吭！

小江看得浑身出冷汗，“手术”一作完，他抱着大皮靴叔叔就哭了。

大皮靴叔叔轻轻地抚摸着他的头，微笑着说：“小鬼，我还没哭哩，你哭啥呀？”

小江一句话也不说，就是一个劲儿伤心地哭着。大皮靴叔叔就故意逗他说：“我记得谁说过：‘掉一滴眼泪，就不算抗日战士！’这呜呜地大哭，还能算革命的小马倌吗？”

小江一边急忙擦眼泪，一边连忙辩解着：“这不一样，不一样啊！”眼泪还是不住地簌簌往下掉。

大皮靴叔叔说：“这有什么不一样啊？为了把鬼子赶出中国去，咱们多少同志连性命都牺牲了！我打坏了一只脚可算什么？——离心还远着哩，这有什么可哭的呀？”

小江听了他的话，点点头，可是眼泪还是止不住往下流，他抽抽搭搭地问：“没有脚，那还能走道吗？”

大皮靴叔叔说：“谁说我没脚啊！”说着使劲踢了一下子右脚说：“瞧！我这只脚不是好好的吗？”

小江还是眼泪扑簌地问：“那，一只脚，还能打鬼子吗？”

大皮靴叔叔说：“当然能啊！别说才少了一只脚，就是两只脚都没有了，也一样打鬼子呀！”说着，搂着小江的头，把他耳朵贴在自己的胸口上，轻轻地、一字一句地说：“小鬼，你听，

只要这儿还有声音，咱就照样打鬼子啊!”

小江闪着大眼睛，望着大皮靴叔叔那只没有脚的腿——腿上还不住地往外流着血，那血，跟大皮靴叔叔的话凝在一起，流到小江的心里，变成一股巨大的力量!

回到班上，他热情地招呼着分别了三四天的同志们，告诉他们：给他们准备吃的住的，已经准备好几天了，等他们等得急死了，他还有好多好多事要向班长汇报哩。可是，他始终没有看见大个子班长，就奇怪地问同志们：“咱们大个子班长呢？”同志们谁也不说话，有的同志还扭过脸去擦眼泪。……小江心里轰地一下子，这还不明白吗?“难道班长……”他再也说不下去了。

副班长难受地点点头说：“我们的班长，为了抗日，为了革命，为了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，英勇牺牲了!”说着，他把一副手套交给小江说：“这是班长叫我带回来给你的!”

小江的热泪，一滴一滴地落在那副手套上。

小江一遍又一遍地问副班长，班长的坟在哪儿？问清楚，他就去了。

站在大个子班长的坟前，小江脱下军帽来，默默致哀，大雪片飞到了他的头上，飞到了他的脸上，跟他流下的眼泪混在一起，在他的脸上挂上了一层白白的冰霜。

坟旁有一棵大树，小江奔到了树前，拿马枪上的刺刀用力地刮下了一层皮，然后在树上刻下了这样的字：

“抗日军姚班长为国牺牲，万古留名!”



副班长半天没看见小江，估计他一定是到班长坟上去了。等了一刻还不回来，他就跑去找他。离宿营地不远，没半顿饭工夫，就到了。

小江一动不动地站在班长的坟前，大雪在他身上落了厚厚的一层，看着简直就象个雪人了，可是他却没有感觉出来似地呆呆地站在那儿。

副班长的眼泪，也忍不住簌簌地落了下来，他走到小江身旁，拉住了他的手，轻轻地说了句："走吧！我们回去吧！"

小江象被惊醒了似地回过头来，一看是副班长，猛然抱住了他，大声怒吼："我要报仇！报仇啊！"

副班长也紧紧抱住了他，看看班长的坟，看看坟前树上的字，咬牙切齿，一字一字地说："这个仇，我们是一定要报的！"

十五

小江一有空就跟着老炊事员爷爷转山去"打饭"。转了云

头山，他又要求老炊事员爷爷带他去转狮子峰。没多少天，把这一带的山路就都摸熟了。

这些天，他经常一个人单独出去执行任务，不管多么艰巨的任务，他都能胜利地完成。他成了队伍里人人喜爱的抗日小战士了。

这一回，小江把他心爱的小马枪交给了大皮靴叔叔，换上便衣，又单独出去执行任务去了。

胜利地完成任务回来时，刚要进山，碰上了鬼子的大“讨伐队”，扛着机枪，拉着小炮，足有八九百人。不用问，谁也明白，这是进山“讨伐”抗联的。小江躲在一棵大树后头，看着鬼子的阵势，心想：“这么多人真要跑到山里，找着了大队可怎么办？大队还不知道，没有准备，非吃亏不可。——一定得想个办法才行！”看看越来越近的鬼子，又想：“这么多鬼子，要揍他一家伙，才好哩！……”他正琢磨着，眼看鬼子大队就过来了，他想：“这时候，不能进山，也不能跑，藏是藏不住，要是叫他们抓出来更不好！”他就干脆不藏了，弯着腰捡起柴火来。

拣着拣着，就听后边鬼子喊：“小孩！过来的！”

他抱着一抱柴火走了过去，一个鬼子，大概是翻译，用挺流利的中国话问：“你是干什么的？”

小江给他看看手里的柴火，回答：“老百姓，出来捡点儿柴火！”

鬼子翻译官又问：“你知道抗日军在哪儿吗？”

小江忙说：“抗日军？哎呀！我可不知道什么抗日军啊！”

鬼子说："抗日军就在这山里，你大大地知道！赶快带我们找去！"

小江说："我真不知道呀！"

一个鬼子官叽哩呱啦了一阵，那个鬼子翻译，就拿出一卷钞票，朝他晃了晃说："你带我们找着了抗日军，这些钱都给你！——你不想要？"

小江看着那卷票子，装作很想要的样子说："想是想要，可是，我是真不知道呀！"

那个鬼子官忽然大吼一声："你的小抗日军！"

小江忙说："哎呀！我可不是抗日军呀！"

鬼子又喊："不带路，杀了杀了的！"

翻译鬼子连忙假意劝说："小孩！赶快带我们找抗日军去吧！不带，太君说要杀了你哩！"

小江立刻装得害怕的样子说："哎呀！可别杀我呀！"

翻译鬼子说："怕死就赶快带我们去吧！找着抗日军，还给你多多的钱哩！"

小江说："我真不知道，怎么带呀？"

鬼子官骂了一声："八格牙路！"就真把战刀抽出来了，又向翻译鬼子哇啦了句什么，翻译鬼子就问："小兴安岭，知道不知道？"

小江忙说："知道！知道！我们这儿的山都是小兴安岭！"

鬼子又问："这边山上有个云头山，知道不知道？"

小江说："知道！知道！"

翻译鬼子说："抗日军就在云头山，你带我们去吧！"

小江一怔，心想："鬼子怎么知道抗日军在云头山？……"正在盘算着的时候，鬼子官已经把刀搁在他的脖子上了，那个翻译鬼子跟他一块吼叫："赶快带我们到云头山去！不带立刻杀死你！"

小江又想："鬼子已经知道队伍在云头山，我不带，他们也会去找别人。虽说老乡们可靠，可也不能保准知道云头山的人都可靠呀！"……忽然，他脑子里一动："天天想报仇，天天想报仇，现在是一个多么好的报仇机会呀！叫我给带路，那还不就是随我带了吗？八九百鬼子，这要给带进那个迷魂阵里去，一个也跑不了啊！——这么好的机会，还能放过去？……对！带！"他眼珠转了几转，摸着脖子，看看钞票，说："好，我带你们去，可就是带到云头山啊。"

翻译鬼子说："就带到云头山，快走！"

山连山，峰连峰，上去又下来，下来又上去，出了林子又进林子……山上本来就没有道，小江又专拣难走的地方爬，他从小在山里跑惯了，羊能上去的地方他就能上去，鬼子们可不行，没爬过这么大的山，又穿着大皮靴，笨得要死，一个劲儿地叫唤："小孩！慢慢的！小孩！慢慢的！"

眼看天快黑了，才翻了两个岭，鬼子们都累的不行了，鬼子官下了令，休息了。翻译鬼子坐在那儿直叫："这山太难爬呀！……喂！小孩，到云头山还有多远？"

小江指指前边叫云彩遮住了顶的一个山尖说："那就是！"

鬼子一听就叫了："哎呀！那么高呀！抗日军怎么在那么高的山上？"

小江故意说:“抗日军准是怕皇军‘讨伐’啊!所以就跑那么高的山上去了。其实，山再高，皇军也上得去呀!对不对?”

鬼子们得意地哈哈怪笑起来。笑完了，打开罐头吃了一顿，架起帐篷就都钻进去睡了。

鬼子哨兵可真是鬼，拿出绳子就要捆小江。小江说:“捆我干什么?我不跑呀!”那个鬼子哨兵也不跟他说话，使劲硬捆，小江只好叫他捆上了。

捆的难受不难受还不说，冻得可真够呛!天黑下来，越来越冷了。小江心想:“要这么叫他捆着过一夜，非冻死不可，得打主意。”他看着鬼子哨兵冻得直摺蹦，就叫着他说:“喂!你冷吗?”哨兵点点头。小江就说:“你看这么大的山，深更半夜的，我能跑哪儿去?你放了我，我给你弄点儿柴火生个火吧!”哨兵看看他，想放他又有点儿犹疑，小江又说:“要不，拴一支胳臂，你拉着绳子头，这还跑得了?”鬼子哨兵这才同意了，解开绳子，又使劲拴上了他的胳臂，紧紧地拉着绳子的一头。

小江一边找来些干柴火(满山是雪，刚才鬼子自己想点火，就没找着干柴火)一边狠狠地瞧着鬼子:“我还没把你们领进迷魂阵哩!这会儿你叫我跑我也不跑呀!”跟鬼子要了盒火柴，一会儿就点着了。鬼子高兴的直叫唤，立刻过来又烤脚又烤手、又摸鼻子又烘脸，小江一边找柴火，一边就把那盒火柴装起来了。

天阴沉沉的，没有月亮，也没有星星，就是那一小堆篝火，火舌顶着一缕缕的黑烟，直升上去，照得那个鬼子哨兵的脸，更象个丑恶的活鬼。

小江睁着被仇恨涨红了的眼睛，忿怒地看着这堆火，看着火旁边的那个鬼子兵……

看着看着，那堆火烧大了，越烧越大，越烧越大了……烧着，烧着，是苏官屯在燃烧着啊！——那不是苏官屯的大火吗？！……

那个鬼子兵……那不是押走爸爸的鬼子兵吗？那不是在妈妈肚子上狠狠踢了一脚的鬼子兵吗？……那不是把大皮靴叔叔的脚给打断了的鬼子兵，那不是打死大个子班长的鬼子兵吗？……小江猛然“啊”地大叫一声，向那鬼子兵扑去……

那个鬼子兵立刻象受了惊的野兽似地吼叫着跳了起来，举起枪来就要放。

小江被他这一声吼叫，才猛然惊醒了，看了看鬼子惊慌暴跳的样子，就故意地叫着问他：“你也看见了吗？真凶狠啊！”

鬼子哨兵不明白他说的什么，问：“看见了什么？”

小江咬牙切齿地说：“野兽！野兽！比野兽还凶狠的那么个东西啊！”

鬼子这一听才放了心，怪笑着说：“嘿嘿，哪儿有比野兽还凶狠的东西啊！嘿嘿……”

小江心说，就是你们！狠狠地瞪着他，心想：这要是在别的时候遇上了你，举起小马枪就送你回老家啦！真恨不得过去搬块大石头把他砸死！可是他忍了又忍，站起来又坐下，自己提醒自己说：“砸死一个鬼子哨兵也报不了大仇！一个抗日军这么轻轻易易换一条鬼子命，也太不值了！——忍着吧，忍着吧！为了大胜利！……别瞧你们千军万马，机枪小炮，

——都在我手心里攥着哩!”……

鬼子找抗日军的心倒是挺急的，第二天天刚亮，就又出发了。可是，昨天爬了一天山，睡了一夜，冻了半宿，今天更爬不动了！小江还是专找最难走的道爬，又这么爬上爬下地在大山里转悠了一整天。天又快黑了，鬼子官又下令休息，可是，抬头看看藏在云彩里的山头，好象还是离那么远。

翻译鬼子就叫开了:“小孩带错了吧？为什么那个山还是那么高呀？”

小江忙给他们“打气”，指着一个山尖喊:“快看，那不就是云头山？快了，再爬过这个山头就是，明天上午就差不多了。”

可是，后天上午也没到。

他们已经在大山里转悠四天了。

第五天，天刚亮又照样出发了。

这一天可就有点不一样了：天慢慢地一点一点下起了雪。小江一看，心里别提多高兴了！越走脚步越快，雪越下越大，鬼子越不敢走，就又一个劲儿地喊:“小孩！慢慢的!”

小江象没听见一样，翻山越岭象走平地，不住脚地往前跑。翻译鬼子忽然看出有点不对来了，就大声喊:“小孩！站住！不站住开枪了!”说着真朝天上打了两枪。

小江远远地喊:“别开枪，快到了啊。”一边跑得更快了。

鬼子官看他越来离得越远，这才明白：他是跑了。就怒吼着下令开枪，鬼子们的枪弹立刻跟雪片一块儿朝小江打来。

小江这些日子经常跟老炊事员爷爷一块各山跑着“打饭”，又常跑交通，这方圆几百里内的崇山峻岭，他早都摸熟



了。盼了多少天，一心就想着把鬼子带到迷魂阵里去，现在这个愿望才算是实现了。——这回他嘴里答应带鬼子上云头山，其实，他是把鬼子带到狮子峰上来了。这个狮子峰，真象个卧着的狮子，狮身子方圆有六七十里，净是悬崖绝壁；只有狮子尾巴那地方，是一条狭窄弯曲的小道，这条小道要是让雪盖上，不熟悉的人，找不着，就没法转出这个山去。小江带着鬼子在这狮子峰上转了四天，第一，想把他们带高点儿，第二是想等一场大雪，好把鬼子们上来时候的脚印给盖上，叫他们想回也回不去。所以一直等到第五天，他一看下了雪，就趁这时机，把鬼子们领到个悬崖绝壁上。

这时候鬼子们一边打枪，一边喊着追他，眼看就追近了。

小江站在悬崖边上，回头向鬼子们大声喊道："我是东北抗日联军的小马倌，为了东北人民，我今天一个换你们八九百，死也值得了！"接着又转脸朝他家乡的那个方向喊了一句：

“爸爸！妈妈！我给你们报仇了啊！”又眼望着宿营地那边，高声地喊：“大个子班长！我给你报仇了！大皮靴叔叔！我也给你报了仇了！乡亲们！我也给你们报了仇了！”喊完就纵身朝崖下跳去。

鬼子们追到崖边，朝底下看了看，他们可谁也不敢跳下去，往下边乱放了一阵枪，又着急，又生气，可是，一点办法也没有！

鬼子官气得大骂：“八格牙路！抗日军到处都是！……”

十六

谁知道过了多少时候呀！小江醒了过来，睁开眼睛一看：自己躺在雪里，一身都是雪。他想想这几天的事，不觉奇怪地想：“怎么？没摔死吗？为什么会没摔死呢？”他又仔细地看了看，发现他身旁有一根折断了的树枝，自己身上也刮破了好几块。他立刻明白，一定是在半山崖上挂在树上了，他看着那根大树枝，笑着说：“树啊！树啊！你也知道搭救抗日军呀！”又看了看还在下着的茫茫大雪，笑着说：“雪啊！雪啊！你也知道抗日救国呀！瞧你下得多是时候！把脚印都盖上了，叫那些鬼子找我找不着，想出山可也出不去！”说着，又狠狠地骂起鬼子来：“妈拉巴子的！我叫你们在迷魂阵里找抗日军去吧，愿意饿死，愿意冻死，随你们挑吧！”

他想坐起来，可是怎么也坐不起来；他觉得嘴里难受，想抓一把雪吃，可是手也抬不起来了！原来，他浑身都冻僵了！

他只好扭着头舐了几口雪吃，心里舒服了一点。他就想:“不能躺在这儿等冻死！得起来，回去找队伍去!”可是，起不来怎么办呢？他想起参军前在山里放羊的时候，冻得受不住，使劲动动就能暖和点儿，于是就使劲动，先动胳臂，使劲、使劲……还是动不了！他气的叫:“抗日军连日本鬼子都不怕，还怕冻?”更拚命地狠劲动，多疼也不怕，动了半天，半天，胳臂能抬起一点来了，就拿嘴哈气帮助化冻，两个手又互相帮助揉搓，又过了一会儿，两只胳臂就能活动了。可是身子还是僵的，起不来。他想这个办法灵，还用这办法！就象练体操似地一屈一伸地动着胳臂；动着动着，他干脆象指挥唱歌似地，一边打着拍子，一边轻轻唱起来了:

“抗日军，意志强！
不怕刀，不怕枪，
不怕全身都冻僵！
我们是土生土长，
我们是东北好儿郎！

抗日军，意志强！
天作被，地作床，
树皮草根作食粮，
保卫白山黑水，
誓把鬼子消灭光！”

抗日战士的坚强意志，连钢铁都能熔化，小江身上的冰

雪，终于向这位坚强的战士低了头。

身上的冰雪化了，小江能够动弹了，他现在只有一个欲望："赶快回山找队伍！"

他想站起来象来的时候那样飞跑回去。可是，刚一站起，立刻又倒下去了。他的腿站不住了。怎么回事呢？冻僵了吗？摔坏了吗？他坐在雪地里，仔细地一看，看见裤腿上有一片血疙疤，才明白：这是叫鬼子的枪弹给打进去了！血流出来又冻住了，刚才蒙上了一层冰雪没看出来，现在看出来了。"怕吗？怕吗？"他自己问自己，立刻又自己回答："不怕！——可是怎么回去呢？"

周围静悄悄的，什么声音也没有。没有人声，没有山兽的叫声，也没有风刮树叶声，就是大片的雪花象白面似的往下洒。他又抓了几口雪吃，着着这白银世界，他又想起大皮靴叔叔跟他说过的话："抗日军为人民，不怕牺牲，可是决不随便牺牲……"他接着想："跳崖没有摔死，晕过去没有冻死，现在活着，难道说能够活着等死？——不！决不能！爬也要爬回去找队伍！——爬！对了！爬！"小江咬着牙，翻了个身，用两只胳臂撑着地，开始往回爬了。

从小在山里长大，凭着星星、凭着树叶、凭着兽洞鸟窝，他都能辨别出方向来。这一带山路他又熟，只要队伍没转移，他本来是能很快跑回去的。可是，照这样爬，什么时候才能爬到家呢？——小江看爬了半天没爬出多远，心里真急坏了。腿一点也不能动，光靠两只胳臂，雪比他整个身子还高，一只胳臂下去，埋进去就看不见了——如果那时候有表的话，一定可以

计算计算：这样“走”一步，恐怕至少得五分钟哩。……

什么时候才能爬回队伍去呀！腿，动一动就象扎一刀那么疼，真是再也动不了啦！有根倒木绊了一下子，他就又躺下了。

躺在雪里，不由得一阵阵地难过，心里想：“难道真就这样死了吗？死……抗日军本来是不怕死的！再说，一个抗日军，换了鬼子八九百，死也值得了啊！”……往下跳的时候根本就没想活，可是，既然跳下来没有死，现在要是死了，可有多冤呀！……死……”就这么一会儿工夫，雪在他身上就又盖上了一层，他看着漫天的大雪，一会儿又想：“在这儿要是这么躺一夜，冻死了连坑都不用挖，就叫雪给埋起来了。”一会儿又好象听见了什么声音，是野兽的吼声吗？他立刻又着急地想：“哎呀！这会儿要来一个野兽，可就全完了。要是来个黑瞎子……哎，不用黑瞎子啊，一只小狼就行了。我动都动不了，来了，还不是白吃呀？……要是冻死叫雪埋上，将来雪化了，也许有一天同志们还能找得着我的尸首；这要是叫狼吃了，那就……哎，不行！决不能叫野兽吃了！……”他想到野兽都怕火，就立刻伸手到贴身口袋里去摸，掏出那盒给鬼子岗哨升火时藏起来的火柴，一看：一点也没有潮湿。就想：“对，捡点干柴火预备着，等野兽来了，赶快点上几堆火，就行了！”想着就又把那盒火柴藏好，挣扎着爬着去找干柴火……可是，刚找了几根，他就又想：“不行啊！鬼子没有向导，出不去山，这会儿一定正急的满山找我哩。我要是点火，不就是给鬼子通风报信了吗？鬼子要是找着了我，当然知道我是抗日军了，一定立刻

就一枪把我打死——可也不一定，也许还叫我带路，带出这狮子峰再打死我！……不行！不能点火！就是叫狼吃了，也不能自己点火引鬼子！”想着，他就又爬着去找了一些石头、木棍子，准备鬼子真要找了来，就再跟他们拚！一会儿，又想：“鬼子怎么能找来呢？反正这些鬼东西决不能跳崖追我——就是有一个敢跳的，还能那么巧也叫树挂上？……他们非得摸出了山，再从狮子尾巴那地方进来，才能慢慢找到这个地方来哩！——别说没脚印，不好找，就是有脚印，下去上来的也够他们折腾两天了。——对！我赶快走！先跑出狮子峰，回队伍去！……”这样想了一阵子之后，他就又鼓起劲儿来开始“走”了——什么“走”？就是手脚都着地，一步一步往前爬！咬着牙，忍着痛，在比他身子高得多的雪里爬，爬……爬了没有二十步远，就再也爬不动了。特别是那条受了伤的腿，爬两步就流血，血流出就又冻住，再爬就又往外流……真是再也支持不住了。他爬在雪地里，感到有些绝望了！他想：“不行了，还有那么远，爬不出去了，只好就在这儿等死了。……冻死叫雪埋上？叫野兽吃了？还是叫鬼子杀了？……”怎么死比较好一些呢？——比过来，比过去，最后决定：鬼子来了，就跟他们拚一场再死！鬼子找不来那叫雪埋上也比叫野兽吃了好一点。想到这儿，他就翻过身来，平躺在雪上，看着大片的雪，一片一片地往他身上落……

忽然那一片一片的雪，变成了一张一张的脸。大皮靴叔叔的、大队长的、老炊事员爷爷的、同志们的……那么亲，那么近，都笑着招手叫他哩。瞧！大皮靴叔叔背着他的小马枪、架

着个拐接他来了，一边还说着："小马倌啊，可找着你了。瞧！你的小马枪，我给你保管得多好呀！"

小江一下子抱住了大皮靴叔叔，兴奋激动地大叫："大皮靴叔叔！大皮靴叔叔！……"

可是，大皮靴叔叔在哪儿呀？他抱着的是一根木棍子啊。他想大皮靴叔叔，想大队长，想老炊事员爷爷，想同志们。"我要是死了，就再也看不见他们了！"小江一想到这儿，一阵心酸，眼泪就要流出来了，他赶快拿手捂住了眼睛，不让眼泪流出来，一边责备自己说："说过不哭嘛，为什么要流眼泪？抗日战士，为抗日牺牲，是光荣的事，为什么要哭？"他这样一说，那眼泪就真忍住了，一滴也没掉出来。

可是小江是真想他那温暖的家，真想他那些亲爱的同志们呀！他相信：同志们也一定想他，见他好几天没回去，一定会出来找他的。可是，又一想，脚印都叫雪盖上了，同志们怎么能找得着呢？——这雪下的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？埋上了脚印，鬼子们转不出去，就会都死在山里；可是，埋上了脚印，同志们找不着我，我也会死在山里呀！……小江在心里想了想、比了比，最后，向雪点点头说："好雪！好雪！你下吧！更大更大地下吧！把那些鬼子全给冻死在山里！我情愿叫同志们找不着我，我一个人换八九百鬼子也算报了仇了！"说完，就闭着眼安心地躺在那儿等着叫雪埋上。

躺在那儿，忽然他又看见了大皮靴叔叔——大皮靴叔叔的脚叫鬼子给打断了。他好象又听见大皮靴叔叔说："为了把鬼子赶出中国去，咱们多少同志连性命都牺牲了，我打坏了一

只脚算什么？……就是两只脚都没有了，也一样打鬼子呀!”他好象又爬在大皮靴叔叔的胸口上，听见他心跳的声音，又听见了他说的话：“小鬼！你听！只要这儿还有声音，吧就能照样打鬼子!”

“对！只要心还跳，就能照样打鬼子!”

一会儿，他好象是又站在大个子班长的坟前宣誓了：“报仇！我要报仇！……”

想到这些，小江狠劲地坐了起来，自己跟自己说：“不行！只要心还跳，我就得打鬼子，就得报仇！——我既然没死，就不能等死；我既然活着，就还得去打鬼子！没脚印，同志们找不着我，我得去找同志们。走！快走！只要有一口气，就得活着回到队伍里去!”

决心一下，小江立刻又翻过身去，用两手两腿往前爬——小江的决心大是真的；意志坚强是真的；可是，雪太大也是真的，小江浑身疼，伤口一动就流血也是真的啊！还是五分钟爬一步，小江着急地想，照这么爬，能爬回队伍去吗？恐怕爬不出狮子峰就会冻死饿死哩！——不行！这么爬不行！可是，光着急也不行！得想主意！大皮靴叔叔不是常给讲：“要勇敢还要机智”、“有勇又有谋才是真英雄哩!”——对！不能这么硬拚，得想主意！这时，他就干脆不“走”了，又翻过身，坐在雪地里想主意。

他已经把鬼子带到狮子头上去了，他现在才跳到了狮子的肩膀上，他要回队伍，就还得下了狮子峰，再上云头山……这也就是说：他虽然从崖上跳了一下子，可还是在大山上，他

要回队伍去，还得先往下走。他想：“满山是雪，一路要下山，……走不动，滑下去不行吗？——对！滑！”他立刻弄了两根粗树枝作撑棍，两手撑着坐着往下滑。可是，滑了一段，又停住了——这么坐着往下滑，一里半里行了，要滑回队伍，得什么时候能到呀？太慢，老摩擦着，伤口也实在疼得太厉害。不行！得想法弄个工具！弄什么工具呢？车，马，当然没有，他一样一样地想，就想到了“爬犁”，——作一个“爬犁”滑下去行不行？对！行！

山里树木有的是，他立刻爬着摸着找了几根木条条，可是怎么给捆到一块呢？地上满是雪，想找点结实的草也没办法找；想找点藤子也找不着；找了半天，实在没法儿啊！忽然，他一眼看见了身上刮破了的衣裳，眼睛一亮，立刻想：衣裳破了不要紧，身上冷点不要紧，赶快回队伍最要紧！他就把衣裳撕成了条条，捆了个“爬犁”，用两根小木棍撑着，象滑雪似地往下滑去了。

说是象“滑雪”，哪儿有真滑雪那么容易呀！他自作的这个“爬犁”，哪儿有真爬犁那么光滑呀！疙疙瘩瘩的，不平，滑着费劲；北风吹，雪花飘，身上冷，伤口疼，肚子又饿！……但，小江咬紧了牙关，心里想：“我是抗日战士，只要自己的意志不垮，就冻不垮、饿不垮！只要自己的意志坚强，就一定能克服一切困难，就一定能回到队伍里去！”

队伍里的同志们，见小江这次出去执行任务去，到该回来的时候还不回来，就估计：怕是出了什么事了！因为，小江的

组织性纪律性越来越强，如果不是出了意外，是决不会不按时回来的。过了一天还不见他回来，大队长就决定派人出去找。

这一带山路，老炊事员爷爷最熟，找了个同志代替他的工作，就叫他和几个同志一起跟副班长去找小江。

下了云头山，走出没有二十里地，就发现了鬼子大队人马的脚印。脚印很乱，有人的，有马的，看来还不少哩！看看形势，同志们就估计着小江可能遇上敌人了。就决定顺着这些脚印找找试试。找着找着，同志们就谈论起来了。

老炊事员爷爷说："这条路，是奔狮子峰去的呀。"

副班长说："是啊！鬼子这大队人马进山，明明就是'讨伐'咱们来的。可是，到狮子峰干什么去呢？难道说会以为咱们在狮子峰吗？"

老炊事员爷爷忽然说："嘿！准是这么回事儿！"

同志们都莫名其妙地问："怎么回事儿？"

老炊事员爷爷说："自从咱们转移到这边来，我不是常带小江一块到狮子峰去'打饭'吗？有一回，他看了狮子峰的地势，就跟我说：'要是把鬼子带进这迷魂阵里，管叫他一辈子也转不出去！'我看，这回准是遇上了鬼子，就真把他们带进迷魂阵里去了。"

一个同志一听，立刻兴奋地说："那咱就赶快上狮子峰找他去吧。"

老炊事员爷爷摇摇头说："就咱们这几个人，大摇大摆地上狮子峰？那不是找着当俘虏去吗？"

又一个同志说："我们成了俘虏还不算，我们的脚印还成

了敌人的向导了哩！——小江把鬼子引进迷魂阵，我们再把鬼子给引出来，那我们可成了什么人了呢？”

那个同志一听，不觉叫着：“哎呀！是啊！——那咱们怎么去找小江啊？”

副班长说：“现在咱们不光是要找小江，还得帮助小江完成这个任务哩！”

同志们没明白：“怎么帮助呢？”

副班长说：“一方面提高警惕顺着鬼子的脚印上去找，决不能叫鬼子发现了我们；同时，我们要把鬼子进山的脚印全部给消灭掉！”

于是，同志们拉长了距离，提高了警惕，踩着鬼子的脚印，一步一步地顺着狮子尾巴进了山。最后两个同志，就把身后所有的脚印都给消灭了。

可是找到第四天，就下起了雪，前边的脚印也都叫雪给盖上了。没有脚印，增加了很大的困难，可是，再困难，也一定非把他找着不可！自己的同志，比什么都宝贵呀！

路熟，决心大，找啊，找啊，又找了两天，才终于在狮子前脚底下，把我们的小马倌给找着了。

找着了！找着了！同志们终于找着小马倌了！小马倌终于找着队伍了！

同志们把小江抬到了云头山密营里，给他烧了水喝，做了饭吃，又给他盖上了麅子皮、缴获的军毯和大衣，把冻硬了的裤子给他化软了，慢慢脱了下来，然后给他用盐水洗伤，——

抗联队伍里没有药，受了伤怕化脓发炎，就是拿盐水洗洗——那有多疼啊！

小江可真有点忍受不住了。

忽然，他看见大皮靴叔叔架着双拐往这边走来。他立刻想起大皮靴叔叔脚被打断以后的情形：整只脚都剪掉了，也是拿盐水洗啊！大皮靴叔叔疼了好几个死，可他闭着眼，咬着牙，一声都不吭。他就想："我这算什么？不疼！不疼！"就也象大皮靴叔叔那样儿，咬着牙，一声也不吭。

副班长给他洗着伤，看他疼得头上直冒汗，真有点洗不下去了，就心疼地说："休息一会儿吧，瞧，你疼得头上直冒汗哩。"

小江反而安慰他说："不怕，出出汗才暖和哩。快洗吧！快点好了，就能快点起来跑去打鬼子啊！"

正说着，大皮靴叔叔已经走过来了，坐在他的"床"边，紧



紧地拉住了他的手，看着他，又心疼，又感动，眼睛里不觉含上了两眶热泪。只叫一了声："小江！"一时再不知说什么好了。

小马倌也紧紧地抱住了大皮靴叔叔，只是叫："大皮靴叔叔！大皮靴叔叔！……"想说好多好多话，可是一句也没说出来，却忍不住哭了起来。

大皮靴叔叔想说几句什么话来安慰安慰他，也是一句话说不出来了，只是一边给他擦着眼泪，一边连连说："别哭，别哭，好孩子，别哭，……"可是自己的眼泪也止不住簌簌地落了下来。

小马倌也连忙给大皮靴叔叔擦眼泪，一边说："对！我不哭！说真的，大皮靴叔叔！在山里那几天，没找着队伍的时候，我倒真想哭来着，可是，我没哭！——真的，一滴眼泪也没掉！我不是说过吗，'掉一滴眼泪就不算抗日战士啊！'——可是，今天也不知怎么了，我越不叫它哭，它偏哭！偏哭！……"说着说着，搂着大皮靴叔叔，呜呜咽咽，哭的更厉害了。

大皮靴叔叔一下想起了个办法，就忙岔开说："小江，你不想你的小马枪吗？我给你保管得很好哩。"

果然，小江一听，立刻擦了下眼泪就问："在哪儿？快给我吧。"

大皮靴叔叔说："等你能起来的时候，我立刻就给你。"

小马倌恳切地要求着："现在就给我吧，——我的小马枪，我的军装，我那叫鬼子给打了个眼儿的八角军帽，还有大个子班长留给我的手套，现在都给我吧！"

"好！我现在就去给你拿，不过，你这几天太累了，赶快休

息一会儿吧。”大皮靴叔叔说着又给他把头下面垫舒服了，把身上给他盖严了，看着他幸福地睡着了，才轻轻地架着双拐走开。

过了二十多天，小江已经恢复了健康，他扛着亲手缴获的小马枪，领着自己的队伍，再进狮子峰。在几十里长的狮子身上，到处可以看到冻饿而死的鬼子尸首，和奄奄一息的鬼子兵。我们队伍上去之后，很快地就全部消灭了敌人，缴获了好几百件武器。

回山之后，大队长宣布：给小马倌记一大功！

这以后，不论生活多么艰苦，战斗多么紧张，小江更是顽强地磨练自己。他果真象大皮靴叔叔所期望的那样，不仅成了抗日军中一名勇敢坚强的战士，而且成了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。

后　记

小朋友们:

你们好!《小马倌和大皮靴叔叔》这本书重新出版，这是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胜利。这我们可不能不感谢英明领袖华主席和咱们的党中央啊！要是没有华主席、党中央一举粉碎了万恶的“四人帮”，这本书也就会长期被打入冷宫，永世不能再和小朋友们见面了。

自从 1931 年 9.18，蒋介石抱着“不抵抗主义”，把东北双手送给日本帝国主义那天起，东北人民就一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，和日寇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斗争。在 1934 年正式组成“东北抗联”。我们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，对当时东北抗日游击战争是给予了充分肯定的。而万恶的“四人帮”却胡说什么东北抗联是特务土匪的部队，这完全是无耻的毁谤。

现在看到我国各条战线欣欣向荣的景象，我的心情跟你们是一样的。虽然我头上有白头发，脸上有皱纹，从这点上说，我这辈子永远也不会跟你们一样了。可是，我被“四人帮”长期强压在心底的革命激情，也跟你们一样在炽烈地燃烧着呵！小朋友们，让我们紧紧地携起手来，在英明领袖华主席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下，共同努力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，深揭狠批“四人帮”，在毛主席伟大旗帜下奋勇前进吧!

颜一烟　1978 新年

封面设计、插图：华克雄

小马倌和“大皮靴”叔叔

颜 一 烟

*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　各地新华书店经售

*

787×1092　1/32　5 印张　90 千字

1959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　1978 年 5 月北京第 7 次印刷

书号 R10056·241　定价 0.30 元

书号 R 10056 · 241
定价 0.30 元

书号 R 10056 · 241
定价 0.30 元

读书中文网
www.rbook.net

观者扫描、OCR、校对
2008 年 9 月 2 日星期二
14:56:37
Ljctt@263.net